

新聲  
浩然  
題



# 新聲雜誌第八期目次

## 封面

李浩然書 張光宇繪

## 新年特刊

狗國春秋	程瞻廬
狗年歌	朱楓隱
狗年打油詩	繆賊菌
狗年打油詩	許太和
太歲經彙編	漱星
鷄尾辭別狗頭書	繆賊菌
犬話會	高天棲
說狗	真庸
狗年之財神	陸律西
詩鐘	許瘦蝶 金南國

## 藝林

甬東懷古.....舜水居士

## 談薈

艸堂夢餘錄.....鄭逸梅

## 目次

徐節母傳	葛餘生
見心廬隨筆	高天棲
含犀罪玉軒筆記	陸律西
松海精舍筆錄	柴小梵

## 諧鐸

壬戌新測字	繆賊菌
壬戌年之預言	屠守拙
迎新財神文	許瘦蝶
嘲燕	繆賊菌
送竈賦	王澹香
送民國十年文	許瘦蝶
印花稅推廣法	夏耐庵
新或問	夏耐庵
穿窬被獲記	徐恥痕
討蠶蟹檄	愚痕
爆竹聲中一歲除說	穎川秋水

## 戲言

北京名伶羅百歲余玉琴之青石山  
 小楊月樓飭七擒孟獲之楊夫人  
 綠牡丹化裝一

綠牡丹化裝二

三十年來上海劇界見聞錄.....海上漱石生

霓裳影.....劉野驢

哀梨室戲談.....劉豁公

紀孫春恆.....姚民哀

徵求評戲的戲評.....哀梨老人

花語

花底滄桑錄.....花萼樓主

叢話

臨池餘話.....牟夢

个影廬詩話.....徐夢鷗

說書新評.....鄉下人

鼓話.....楊慶五

影戲

一星期中之七明星.....不濁

誰是盜.....施濟羣

說海

西楚公主墓.....馬天蹄

孤雛淚.....吳訥之

賣買式的婚姻.....顧明道

吟紅集本事.....趙眠雲

吃飯.....翁羽公

一粒珠.....海上漱石生

人海夢.....嚴獨鶴

素心蘭彈詞.....朱蘭庵

餘興

綠牡丹徵文三篇

花名新開篇十一篇

新聲詩鐘揭曉

消閒錄

碎琴樓作者何諷先生之近狀.....求幸福齋主人

樂陶陶齋小語.....朱天石

清閒集.....吳靈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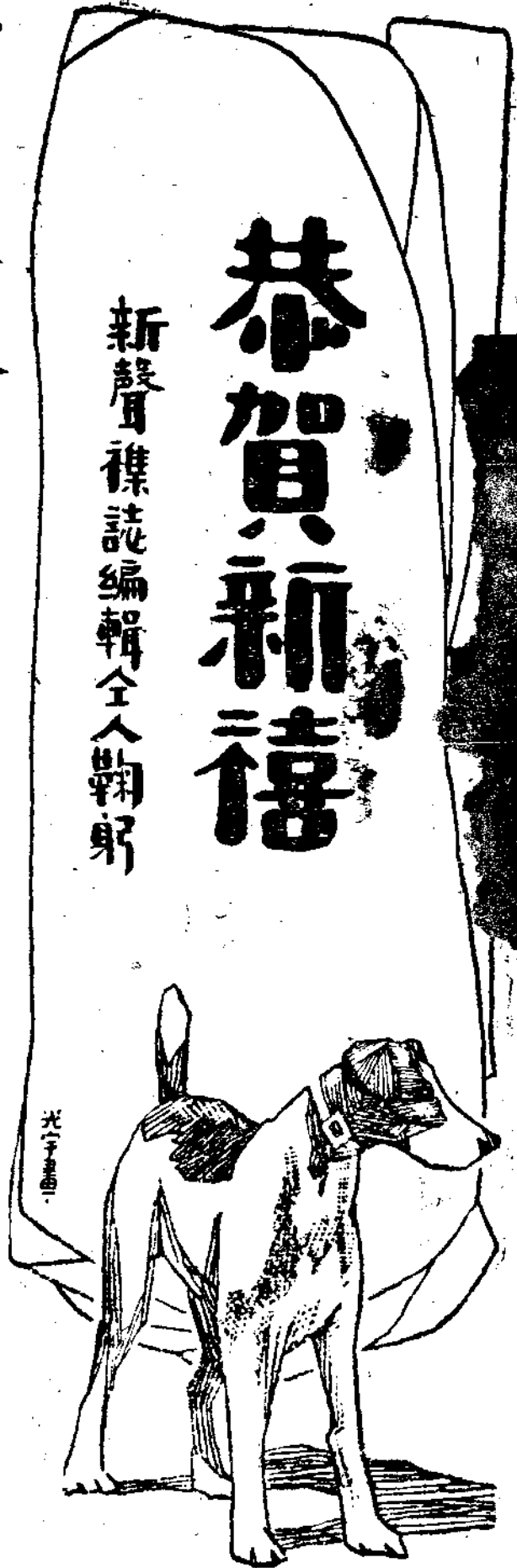
甕牖繩樞室筆記.....李永修

早烟袋.....鄧鈍鐵

儷渠室豔詞.....吳綺緣

# 恭賀新禧

新聲雜誌編輯全人鞠躬



光字畫

## 狗國春秋

瞻產

山海經言「犬封國狀如犬」郭注云「言狗國也」事物紺珠言「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語若嗥」晏子春秋言「晏子使楚以晏子短楚人爲小閨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入」狗國之稱言之鑿鑿意者六合之內無奇不有果有所謂狗國者在耶既有狗國必有狗史林之洋海外浮楂曾至其地攜歸彼都歷史一冊筆則筆削則削出於春秋時「史狗」手筆名曰狗國春秋傳至於今原書散佚者八九以下所載不過豹窺一斑狐存片腋柳作狗年之點綴品云爾

(經)元年春王狗正月若葵氏薨二月狗頭即位

(傳)初若葵氏娶於黃曰黃耳孕過期狗監占之曰將生一男一女男也豐首女也修尾及生名男曰狗頭女曰狗尾狗頭有寵而好兵從狗盜游潛自狗竇入盜宮中狗寶若葵氏覺欲鞭之狗頭踰牆而出奔犬丘(地名)夫人黃耳歎曰是子也

新年特刊

好勇而狂。遇急而跳。牆必滅。若葵氏矣。已而泣曰。鬼猶求食。若葵氏之鬼。不其餒而貂氏有丈夫子。美而醜。若葵氏說之。欲妻以女。謂之曰。苟納吾女。吾使而家富於公室。貂氏子辭曰。富以狗。苟不如貧。以譽。語見大戴禮。臣不敢也。公曰。子毋然。貂不足。狗尾續。固其所也。卒以狗尾妻之。盡與其狗。寶狗頭聞之。怒曰。母狗無禮哉。帥狗盜三百人。攻狗門。入焉。若葵氏。縱夫人黃耳。出奔黃。哭而過市曰。天乎。余之無罪也。若葵死。余爲未亡犬矣。狗頭既即位。徧索宮中。欲得狗尾。而甘心焉。狗尾先知之。與其良人越境。以免。君子曰。臨財母狗得臨難母狗。免其狗尾之謂乎。

（經）二年秋。狗頭及韓盧楚獮。宋鵠盟於犬邱。

（傳）狗頭在位。亟戰而弗已。民不堪命。諸大夫憂之。狗監諫曰。臣聞之。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象有齒以焚其身。而况君乎。狗頭曰。吾子過矣。象有齒。非寡人之所敢出也。謂狗嘴不出象牙也。狗監再拜稽首曰。君不納臣言。大懼社稷之傾覆。傳云。狗利社稷。死生以之。敢固以請。狗頭悟。乃召諸猴。以弭兵爲名。甲子。韓盧自韓至。乙丑。楚獮自楚至。丙寅。宋鵠自宋至。甲戌。同盟於犬丘。載書曰。凡我同盟。毋吠聲。毋吠影。毋越境。以擢骨。毋伺隙。以鑽。雖有隙。此盟以相侵害。狗祖狗宗。是糾是。殄其狗。裔勿使能活。既盟。狗頭棄信。違好。復與諸猴戰。國無甯歲。君子曰。狗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信誓旦旦。不思其反。狗頭之不獲善終也。宜哉。

（經）三年夏。韓盧楚獮。宋鵠。同伐狗頭。戰於犬邱。狗頭敗績。國遂亡。

（傳）犬邱之會。諸猴憤狗頭之背約也。於是韓盧楚獮。宋鵠合師。同伐狗頭。以黃狗將中軍。黑狗佐之。白狗將上軍。花狗佐之家。狗將下軍。野狗佐之。瓦狗御戎。芻狗爲右。狗皮道人爲行軍司馬。辛酉。師於犬邱。狗頭使人吧兒狗與師言曰。寡君聞君親舉狗腿。將辱於敵。邑敢煩犬夫。謂二三子。礪而狗牙。銛而狗爪。詰朝將見壬戌。戰於犬邱。狗頭敗績。師從之。盡殲其

類國遂亡之明年韓盧楚獫宋鵠爭地不決起而交鬪同歸於盡君子曰人道主義信爲貴狗道主義詐爲貴外和平而內戰爭陽修好而陰結讎狗之道也趙宣子有言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爲有國家者慎之哉

# 狗年歌

楓隱

雞年去狗年來我要唱隻新歌來頑頑或云狗兒值年恐非吉可把狗之故事一一說試觀仕途有狗官民間地皮都刮完閩有狗賊東家西舍鬧失竊鑽狗洞有狀元郎（見某說部）魁星菩薩削面光議員官場走狗做生祠落成紛趨賀雞鳴狗盜集侯邸真士聞之都却避狡兔死時走狗烹千秋壯士冤莫伸蠅營狗苟像官僚鑽頭覓縫運動勞鼠竊狗偷像國賊盜賣國士送鄰敵狗肺狼心是奸商偷運白飯販黑糧狗頭狗腦諸政客挑撥政爭礙統一狐羣狗黨結成淘拆梢敲槓恣咆哮打雞罵狗出閒氣家堂竈家都立起惡狗當路像武人地盤竊據肆橫行狗極跳梁像窮黎挺而走險蹈危機狗頭財主性吝嗇豈肯解囊助公益公府祕書擬命令狗屁文章臭難近劣貨冒充國貨鬻狗尾妄將貂尾續大好路礦抵外債羊肉當作狗肉賣狗口何能出象牙宛如潑婦來罵街狗眼看人最勢利洋奴恃勢鳴得意惡探栽賊害良民狗敲洞賓誣好人燕子組閣出盡醜畫虎不成反類狗華僑在外受欺凌打狗會不看主人弱國外交無公理叫化沒棒受狗氣客言滔滔汨汨尚未畢我急搖手止其說古來狗之掌故難悉數吉凶並列豈勝舉君今舍吉但言凶豈能折服人心胸君不見葵狗可以貢明堂功狗可以佐興王英雄往往出狗屠狗監能荐馬相如家狗防夜能盡職義狗報主載古籍淮南拔宅去成仙全家雞狗同昇天隱之賣狗來嫁女清風亮節高千古朱詹冬月抱狗臥家貧勵學令名播李斯終身牽黃狗何致五刑身備受南唐陳氏稱義門百狗共牢絕紛爭貓狗互乳見孔帖孝行所感事奇絕雞鳴狗吠達四境臨淄富庶三代並漁人誤入桃源裏雞狗桑麻含仙意

何况方。今世界。進化一日而千里。狗亦迥非古昔。比狗探可以偵敵情。狗警往往巨盜擒。乃知今狗既比古狗巧。狗年自比雞年好。狗聲喧喧雞聲絕。新年旭日東方出。諸公聽此狗年歌。何不同聲恭喜發財開口笑。呵呵。

# 狗年打油詩

## 賊菌

雞年甫過。又屆狗年。民國以來。十易寒暑。司歲之六十太歲。已經十試。無功值年之十二生肖。又換一副面目。往事不堪回首。前途更足驚心。鼠。倒油瓶。無人扶起。牛。喘吐舌。未變陰陽。虎。入羊羣。有白狼之猖獗。兔。遭鷹逐。恨青鳥之沈淪。龍。袍一襲。披身。曾有幾時。蛇。尾重拖。復辟易醒。幻夢借七年之外債。馬。蹄金到手。即空。逼三賊。今歸田。爛羊頭。懸棧。不得樹倒。猴。散安。福。解散於一時。鴨。鬪雞。爭湘鄂。戰爭之暫了。此皆狗之前輩。成績如斯。不堪回首者也。今者徘徊瑤圃。循繞金塘。貴既當王。功當守禦。未知將效劉安之犬。隨以登仙乎。抑如金門之狗。出則兵起。乎是則未可前知矣。新聲主人函索詩文。以實壬戌。

特刊因作狗之打油詩一打以寄之閱者幸勿笑為放狗屁也呵呵

百犬同牢說義風。今人不與古人同。鴻溝有界分南北。何日能收統一功。

犬吠相聞境即仙。桃源別有洞中天。欲安耕鑿難償願。歲歲頻加納稅錢。

狗頭忽發狗頭瘋。溢出風頭使館中。狂吠向天聲喧喧。求榮反辱走關東。  
(報載紅鬍往謁英使。大碰釘子。乃向天狂言。幾遭

攆逐。恐釀交涉。故行三十六計中之上計。匆匆出京。遁入關外。)

本來瘦骨無餘肉。衆犬紛爭未肯降。若把內爭移對外。中華勢力已無雙。

金○盆○玉○碗○貯○佳○肴○狗○矢○盛○來○受○笑○嘲○富○國○未○能○先○賣○國○尙○將○媚○語○騙○同○胞○  
狗○盜○雞○鳴○政○客○多○暗○中○挑○撥○起○風○波○朝○秦○暮○楚○原○無○定○只○索○黃○金○買○醉○歌○  
殺○狗○會○經○藉○勸○妻○而○今○舊○劇○不○須○提○婦○人○解○放○倡○新○說○能○令○鬚○眉○首○忽○低○  
狗○皮○膏○藥○賣○南○方○到○底○郎○中○有○藥○囊○可○惜○肉○剜○瘡○不○補○至○今○續○命○竟○無○湯○  
蠅○營○狗○苟○枉○垂○紳○用○盡○心○機○媚○武○人○一○輛○汽○車○雙○美○女○只○愁○富○貴○不○愁○貧○  
狗○嘴○何○能○吐○象○牙○謬○將○鳳○羽○飾○烏○鴉○導○淫○非○孝○倡○新○說○三○字○頭○銜○著○作○家○  
狗○歲○生○兒○阿○狗○呼○狗○頭○狗○腦○笑○呵○呵○祝○他○百○歲○無○知○識○免○得○聰○明○受○折○磨○  
白○雲○蒼○狗○變○無○常○賀○語○難○書○大○吉○祥○無○可○奈○何○花○落○去○談○諧○勉○強○學○東○方○

# 狗年打油詩

雞○年○已○去○狗○年○來○老○友○相○逢○笑○口○開○蜀○犬○從○知○能○吠○日○同○心○抵○制○莫○相○猜○  
強○鄰○狗○眼○看○人○低○堪○歎○中○華○運○不○齊○四○脚○狂○奔○跑○得○快○總○難○進○步○向○歐○西○  
裁○兵○統○一○話○連○篇○大○政○方○針○信○口○編○狗○向○毛○坑○休○罰○咒○實○行○須○隔○幾○千○年○  
百○犬○同○牢○尙○義○真○吠○堯○桀○犬○亦○忠○臣○官○場○個○個○能○如○狗○那○有○希○榮○賣○國○人○  
政○局○紛○紜○變○百○端○欺○凌○良○善○護○凶○殘○白○狗○偷○食○打○黃○狗○此○事○由○來○一○例○看○  
俚○諺○相○傳○信○有○之○尙○能○應○識○喜○難○支○雞○來○討○債○狗○來○富○且○看○今○年○結○局○時○

新年特刊

太和



# 太岁径彙編

# 傲星

發凡 年逢壬戌。太歲屬狗。考之說文。孔子謂狗叩也。叩氣發吠以守。從犬從苟。集韻韻會正韻等書。均作舉后切。音苟。唐韻從古后切。

狗爲國名 (汲冢周書) 崑崙正西有狗國。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語如犬嗥。其妻則皆人也。生男爲狗。生女爲人。自相婚嫁。穴居食生。五代史亦載其事。

狗爲星名 (史記天官書) 天狗狀如大奔星。

狗爲鳥名 (爾雅釋鳥) 鳩天狗。小鳥也。青似翠。食魚。江東呼爲水狗。

狗爲蟲名 (揚子方言) 螻蛄。南楚謂之杜狗。又 (正字通) 陳藏品曰。溪狗生南方溪澗卑處。狀如蝦蟆。尾長三四寸。治溪毒遊蠱。

狗爲草名 (爾雅釋草) 藝狗毒。註。藝一名狗毒草。

狗爲地名 (齊語) 以燕爲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註。柴夫吠狗。燕之二邑名。

狗爲人名 (左傳) 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適衛。說遽瑗史狗。

狗爲姓氏 (印藏) 漢築未央宮。命狗子守之。

狗之種類 木狗 (冀越集) 木狗生廣東左右江山中。其色黑。能登木。其皮可爲衣。運動脚氣。元世祖足疾。取其皮爲袴。毫狗 (爾雅釋獸) 未成毫狗。註。狗子未生。絳毛者。獠狗 (玉篇) 長毛之狗曰獠。獠狗 (淮南子) 獠狗之驚。以殺子。

揚註。囓人之狗。謂之獠。俗名猶獅狗。 獃狗（書經、旅獃）西旅底貢厥獃。註。狗滿四尺。毛短色黃曰獃。 狺狗（楚辭、九辯）  
猛犬狺狺以迎吠。註。身小尾長。善吠。色作灰色之狗。名狺狺。產南越。 狺狗（莊子、天下篇）其書雖瓌璋。而連狺無傷也。註。  
狺爲狗類。性野難馴。俗稱狗權。喜食人腦。 狺狗（詩經）將叔無狺。戒其傷女。按狺狗形似狐狸。善解人意。 招狗（集韻）  
招。犬之短尾者。俗作貂。 狺狗（玉篇）瘋狂之狗。必係狺種。 拾狗（晉語）馴良之狗。厥名爲拾。亦作獺。  
狗肉（南史、周山圖傳）義鄉縣長風廟神姓鄧。先經爲縣令。死遂發靈。山圖啓乞加神位。輔國將軍上答曰。足狗肉便了。  
事。何用階級爲。

狗吠（孟子）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

狗屎（五代史、孫晟傳）馮延巳爲相。孫晟輕之。常曰。金杯玉碗。爲貯狗屎可乎。

狗屠（史記、刺客傳）家貧。客游以爲狗屠。

狗盜（史記、孟嘗君傳）客有能爲狗盜者。註。如狗之盜。喻小偷也。

狗豕（本艸）胡麻一名狗豕。

狗豬（漢書、元后傳）人如此者。狗豬不食其餘。蓋喻惡人爲世所共棄也。一作狗彘。

狗尾續貂（晉書、趙王倫傳）趙王倫既用事。其黨雖奴卒位至卿相。時人譏之曰。貂不足。狗尾續。喻前後不相稱也。

狗面（齊東野語）與人交。喜怒不常。動輒反唇相譏。則爲狗面。蓋喻其類生毛也。

狗皮膏（本草）獺狗之皮爲膏。治跌打損傷。

狗肉紅（梨園見聞錄）東洋人能演中國劇。唱小丑。

結論 凡屬於狗字之出處。略盡於此。拾闕補遺。留待明哲。方今之世。握兵柄以凌人者。類於嚙人之獠狗。主張苛稅以虐人者。等於食腦之狝狗。好事政客。到處游說。依稀善吠。狴狴。私囊既飽。身家殷實。髣髴西裝之豐肥。嗟嗟吾民。不特似韓毛未生之毫狗。直成無皮之木狗矣。太會開幕。爲魯案而求援於人。厥狀與狗之搖尾乞憐。有以異乎。且有創議直接交涉。附和者亦屬不鮮。創議者是瘋狗。嚙人。贊成者是衆犬吠聲。今年太歲。暗與世合。烏可不紀哉。

# 鷄尾別狗頭書

則均

狗頭年弟大鑒。早君一歲。謬作年神。滿擬雄雞一鳴。東方開朗。足令豪傑英雄。聞聲起舞。澄清天下。不同於鼯鼠飲河。吳牛喘月。當道武人。不再虎食。狼吞轉輸。政客不復兔起。鷓落潛龍。勿用維虺。早催歸馬。南山干戈。永息牧羊。邊鄙使節。無虧收猴。戲之場。重雞林之價。庶足以稱不鳴則已。鳴則驚人也。孰知事與願違。每况愈下。雞蟲得失。爭無了時。戴雞冠者。勢欲愈張。坐雞窗者。茲誦幾歇。小民飢寒。瘦逾雞骨。官吏曠職。踞無雞人。世人異口同聲。共稱雞禍。冤蒙不白。早欲抽身。以去矣。陽歷年終。即思告退。乃官樣文章。雖用陽歷。社會習慣。仍待陰曆。除夕始爲責任終了之期。此二十七日中。望君如望歲。蓋已恨日長如小年矣。爆竹聲喧。盼到末夜。行矣。行矣。不可稍緩。須臾臨別。贈言敢留。數語以效楚子文之告新令尹也。非自詡老馬識途。心以爲危。不敢緘默。身受之苦。願他人勿更受之而已。邇來華人不。自振作。唯外人之是媚。碧眼胡兒。橫行國內。三尺之杖。出門必擲。余雖不知此物。在彼國爲何名。但聞市井中人。咸呼之爲打狗棒也。華人彷彿。效假裝文明。不着短衣也。攜此棒年弟狗也。脫爲彼輩所見。慘遭毒手。疼痛難當。趨而避之。是爲上計。胡兒畜狗。皆用鐵絲爲網。罩於嘴上。見破衣之人。而不可咬。見投地之

骨。而。不。可。食。自。由。之。權。喪。失。殆。盡。弟。若。遨。遊。絕。不。可。入。租。界。之。中。亦。不。可。受。養。於。旅。居。租。界。華。人。之。家。致。受。笞。口。之。刑。假。裝。避。疫。之。用。此。愚。兄。之。心。以。爲。危。不。敢。緘。默。者。也。至。於。文。武。官。僚。雖。聲。勢。赫。奕。然。形。雖。似。人。實。皆。學。我。輩。者。耳。何。者。世。人。咸。稱。彼。爲。雞。鳴。狗。盜。之。徒。徒。者。徒。弟。也。徒。弟。對。於。師。父。絕。無。不。恭。敬。之。禮。若。夫。被。兵。之。地。被。水。災。區。吾。輩。子。孫。已。無。瞧。類。未。知。何。日。始。能。雞。鳴。犬。吠。相。聞。此。則。言。之。傷。心。矣。更。有。女。界。中。人。對。於。吾。輩。尤。多。惡。感。打。雞。罵。狗。絕。無。甯。息。此。又。不。屑。與。之。計。較。矣。多。爲。身。受。之。苦。不。願。年。弟。受。之。也。願。年。弟。加。之。意。焉。書。不。盡。言。伏。惟。嗅。察。

年愚兄雞尾謹啼

# 犬話會

天棲

去年本雜誌新年增刊中有「雞的宣言」一篇寓莊於諧滑稽可喜詔光荏苒又屆新年翰音潛蹤黃耳當世搖頭擺尾犬張厥辭爰作犬話會一篇以博讀者諸君一笑

大學博士初從巨燹歸出其犬話會紀事一篇以示記者其文曰民國十一年元旦晨乘犬在守夜路防門里吠客花園開犬話大會嗥嗥狺狺頗極一時之盛惟諸犬演說辭類皆簡要幸余（大學博士自稱）深諳犬語另爲註釋俾讀斯篇者易於領會茲將演說辭錄之於下

甲犬護護護……黃……黃……黃……（註此犬大聲疾呼警告同種者切弗自相殘害致貽他種人之譏笑護黃云云卽保護黃種也）

乙犬防防防……防亡……防亡……（註此犬言慎防國之危亡語意甚明）

新年特刊

丙犬惡(去聲)惡惡……狂……狂……狂……(註此犬憤時嫉俗殆有心之犬歟惡狂者言最可惡者喪心病狂之軍閥與政客也)

丁犬慌慌慌……荒……荒……荒……(註此犬言最可恐慌者災荒也去年南省水荒北省旱荒痛定思痛故作是語)

戊犬望望望……望……望……望……(註望希望也吾國人民久處黑暗社會之中希望自今年始同登光明之域也)

# 說狗

真庸

歲逢壬戌新聲雜誌主人以狗年文字徵稿鄙人不文因取方言中之關於狗者綴以己意亦撫時感事之意也并博閱者一案

打狗看主面 此本愛屋及鳥之意但亦須雙方各盡其道若主人不恤人言所用者皆狐羣狗黨所行者皆雞鳴狗盜又豈能專怪打狗者耶

好狗不嘗道 可見當道者皆非好狗矣聚一羣瘦狗而與以發號施令之權其無良好結果可知無怪人皆有甯為治世狗不作亂離人之歎矣

年紀活在狗身上 此言人之虛生也然設僅虛度光陰其害猶淺若年紀既盡而猶貪戀高位雖四面楚歌悍然不顧則狗處不食其餘老而不死謂之賊可也

離牢狗不入 此言人須謹慎防閑以禦外侮也若編竹為籬固已萬乘一心乃有善鑽狗洞者自撤藩籬引狗入室則真不解是何居心矣

狗不嫌家貧。家畜中惟狗最爲馴良。然世之言人者。動稱爲狗。已不可解。而古人造字。如狼、狽、獾、獾、獾、獾、獾、獾等類。皆從犬。旁更應爲狗。叫屈其實。此等人何嘗如狗哉。

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此言得意者不再來也。乃令之再來者。必更得意。試觀罪魁禍首。迨其捲土重來。皆必高位厚祿。不可一世。則亦何妨多吃幾個肉包子耶。

狗嘴裏不出象牙。此言惡人不說好話也。但今之惡人。專喜用好話騙人。愈是說得天花亂墜。愈不可信。轉不如心口如一者。使人易於防備。不致受愚也。

# 狗年之財神

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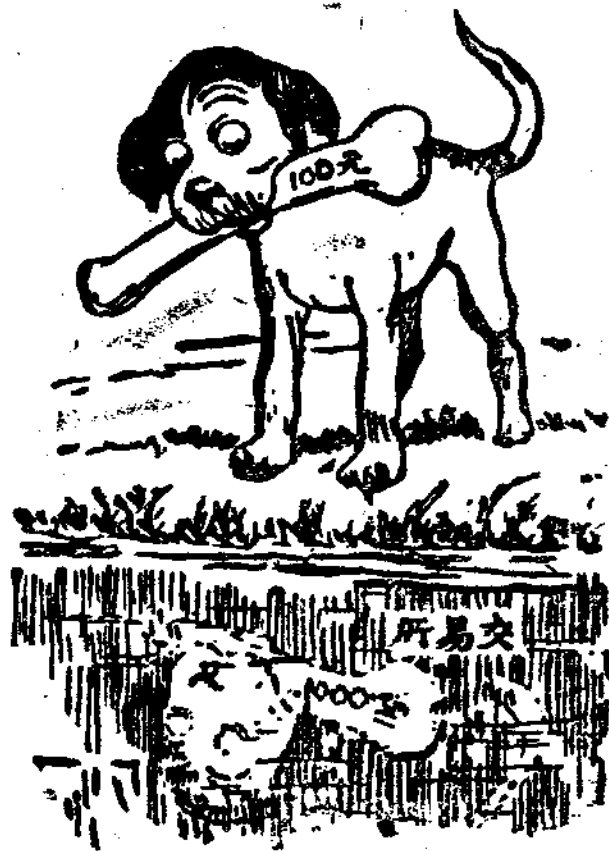
舊歷正月初四日。世俗向有接財神之舉。有買香燭紙馬的。有買豬頭三牲的。有敲起大鑼大鼓。出財神會的。所迎的不過一個泥財神。而且從來不肯光降。不過叫各盡心力罷了。且說中州地方。有一個姓黃的。名叫仲興。乃是當地世家。房屋不少。近年爲着家道中落。大半空閑。又因仲興不善經營。每年收進來的款項。總不夠用。支出却加幾倍。還不止。近來看見年關將到。心裏格外憂煎。想著照這現狀。非得活財神來不可。到了新年。接起財神來。須要竭誠致敬。或者玄壇見憐。可以度過難關。這原不過是癡人說夢的話。豈知財神消息靈通。正閒得不耐煩。想尋些事來做做。聽說有人歡迎。便不等他迎接。自己跑上門來。作個不速之客。

這天黃仲興晨起。正在廳上踱來踱去。想躊躇個避債法子。忽見閣子裏面。簾幙被風吹起。財神早已端坐在內。而且連財神

的妻子也都跟了來。原來北邊風氣。遇有狐狸精出現。人家都當活財神供著。為的是他可以將鄰居的財物搬運了來。幫助主人發財。所以仲興見了。毫不為怪。而且又竭誠供養。不敢得罪他。豈知這位活財神一朝得志。便威福自專。狐羣狗黨。布滿左右。久而久之。非但不能發財。反把黃氏的財產搬運出去。仲興終日愁悶。仔細一打聽。才曉得這財神乃是美猴王駕下的第一功臣。只曉得吮吸民

脂民膏。肥他自己。與蝙蝠精及東洋的幾條哈叭狗。都是一鼻孔出氣。當他們與妖作怪時。費盡多少精神。用了九牛二虎之力。纔一併拘禁起來的。現在聽說財神得志。都一個個從洞裏鑽了出來。爬上抬盤。然高坐。一概置之不睬。反倒嘵嘵聲辯。將過處都推在別人身上。自己却洗刷得乾乾淨淨。其實已是理屈詞窮。露出狐尾來了。

### 本末之犬 此字通



耀武揚威。弄得黃氏全家慄慄危懼。深恐連房屋都被他賣光了。自己沒有存身之所。仲興自此終日籌議驅逐財神的法子。今天延幾個道士。明天請幾個和尚。今天畫兩張符籙。明天念幾遍經咒。豈知這財神侍有張天師為護符。昂

仲興這天又要去請人設法。走在街上。為著心中有事。低了頭。只顧向前。忽見一人迎面走來。問道。仲兄何事悶悶。問了兩聲。仲興抬頭看時。認得是老友何志仁。當將前事告知。志仁道。新近東街上來了一個測字先生。說話狠是靈驗。你何不去試試。

看呢。仲興當邀志仁同往。果然一轉灣便到。見那招牌上大書李半仙三字。案旁坐一老者。仙風道骨。很是不俗。見仲興等走來。即掀髯笑道。諸君來意我已明白。但老夫在此賣卜多年。凡豪貴客惠顧。都是求財神的。從來沒有拒財神的。却是奇事。即請拈一字來。仲興向案上隨手拈一紙捲。展開看時。乃是一個鐵字。遞了過去。半仙接看說道。鐵字左旁爲金。此事當初一定由金錢起意。當中上面一個土字。下面一個呈字。應著捲土重來。又有將土地主權呈獻別人之意。仲興不等說完。忙接著問道。可能挽回麼。半仙道。儘可放心。照這字形看起來。正中乃是一口字。口爲吳字之頭。應有姓吳的出頭來。與他反對。右邊爲戈字。乃兵戈之象。應聯絡有兵力的武人。一致進行。財神勢力雖大。只怕也站不住。仲興問推翻的時期。半仙道。快了快了。今年歲逢壬戌。鐵字右旁戈字。乃是戌字的終點。一入新年。不上一月。管保你那關子裏。不再留財神踪跡了。這還是就字面而論。至於講到道理。古人說的。妖由人興。不能自作。又說是邪不勝正。財神雖利害。只要萬衆一致。同心協力。把年年迎財神的心理。用到拒財神上。勇往直前。百折不回。不要說是一個財神。就連他那些狐羣狗黨。又豈能不退避三舍呢。仲興恍然大悟。稱謝而退。

## 詩集

首出於中華民國壬戌元旦公學

度襟

中原。誰。建。千。秋。業。  
華。夏。高。舉。五。色。旗。

新年特刊



民氣發揚堅衆志  
國權拓展制羣雄  
壬林集福人心喜  
戊宿凝輝世道昌  
元談箇畔鷄方倦  
旦待簾前犬不驚

# 十一 狗

征從葛國皆無敵  
拾得毛詩零數在  
占將復卦陽生下  
推數既終又復始  
土成便可占財有  
數來恰合成豐帝

吠達齊邦俱有聞  
投將骨殖禮文疏  
畜必遵時孕在中  
當筵不叱爲尊前  
齒缺休教笑寶開  
殺處能規極悍妻

# 南國

藝林

甬東懷古

四明圖經等書

家住明州古洞天。精靈鍾毓幾何年。虞公錄在猶堪讀。任子書亡亦可憐。人物於今誰許繼。圖經終古幸能全。名山千載興衰事。仗有前賢付後賢。

越為吳楚所滅

何人首拓海邊疆。霸國山川此夕陽。退保原無安穩土。殘封賸有夏商長。東君賜後名初定。南楚誅來越已亡。天險分明原在眼。紅羊劫運總須防。

勾踐破吳

藝林



舜水居士

印

薪。膽。焦。勞。二。十。年。甬。東。終。唱。凱。歌。旋。復。讎。有。志。頻。看。劍。忍。恥。甘。心。且。執。鞭。越。水。精。靈。驅。怒。馬。吳。宮。花。草。怨。嘯。鷗。知。幾。恰。羨。鷗。夷。子。早。向。錢。湖。放。釣。船。

### 始皇東遊

地。處。東。南。天。盡。頭。秦。王。曾。作。此。勾。留。士。龍。集。在。文。堪。考。司。馬。書。成。事。未。收。一。邑。已。勞。親。萬。乘。三。旬。從。此。永。千。秋。輶。轅。載。去。終。王。氣。江。水。依。然。日。夜。流。

### 高宗渡海

誰。復。紛。紛。議。戰。爭。朝。廷。雖。小。局。難。成。一。京。幾。致。生。靈。盡。萬。乘。誰。教。海。舶。行。幸。有。皋。橋。傳。捷。報。不。然。絕。島。竟。孤。城。中。宵。風。雨。神。人。護。猶。說。將。軍。舊。姓。名。

### 方國珍割據

當。年。挑。動。苦。黃。河。競。說。方。家。割。據。多。此。輩。本。來。無。志。略。安。流。奚。自。起。風。波。賂。分。權。貴。真。無。奈。糧。沮。東。南。可。若。何。太。息。文。成。謀。不。用。憑。將。妙。術。靖。干。戈。

### 海警始於孫恩

蛟。門。形。勢。鬱。崔。嵬。誰。設。雄。關。兩。扇。開。恨。殺。孫。恩。真。禍。始。笑。他。謝。守。儘。豐。裁。從。軍。已。見。真。王。概。遣。戍。無。煩。內。禁。猜。天。塹。如。斯。頻。告。警。漫。誇。藥。採。海。中。來。

武肅王僭吳越

分置明州控浙東。開元遺事說齊公。一番建置規模具。五亂紛繁運數終。猶有真人爲世出。從教大筆表臣忠。時清足壯山河色。莫漫相譏僭竊雄。

明季倭患

五峯船主望偏尊。舟指重洋氣欲吞。狡兔謀生先聚窟。奸民揖盜本開門。更無片土堪容足。但聽虛聲亦斷魂。譚戚愈唐功蓋世。欲將舊事試重論。

賀知章

送行詩什作歸裝。如此清高不礙狂。臣力已衰難報國。君恩加厚許還鄉。平分一曲剡溪水。小築三椽逸老堂。不是先生能識李。何人爲國救汾陽。

王安石

本是詞臣侍從儔。翩然作宰到明州。善聽獄訟賢聲起。敦重農桑利澤流。治劇經綸堪一邑。報功俎豆自千秋。如何夙負多才譽。一秉鈞衡便不優。

# 實驗保腎固精丸

諸云用藥如用兵用兵不當足以覆國用藥不當足以戕身所以藥有萬能全視置配之得宜與否本會社發明之實驗保腎固精丸功專補益精血增長氣力凡男子職務操勞用心過度或縱情色慾不知節齋或誤犯手淫斷喪真元或年老氣虛命門火衰以致發生遺精腰酸潮熱咳嗽四肢疲乏夜眠不安及婦女經血不調經閉經痛赤白帶下小產血崩等病服之無不立見奇效因此藥曾經楊瑞傑先生詳加研究並無燥熱諸弊原方詳載仿單稍有醫學智識者決能洞悉配置之奇奧也茲將文學界泰斗戚飯牛先生紀功書錄下以徵信實

## 功同良相

瑞傑先生閣下直捷令人欽  
 術真遠瞻  
 醫強身之德哉年亦老而神氣  
 心身皆老老在病中發自所  
 覺發保腎固精丸遂頓覺精神  
 煥發且疾消陰散德之得藥也  
 中前時年十歲即以此丸功  
 道也 幸 飯牛 謹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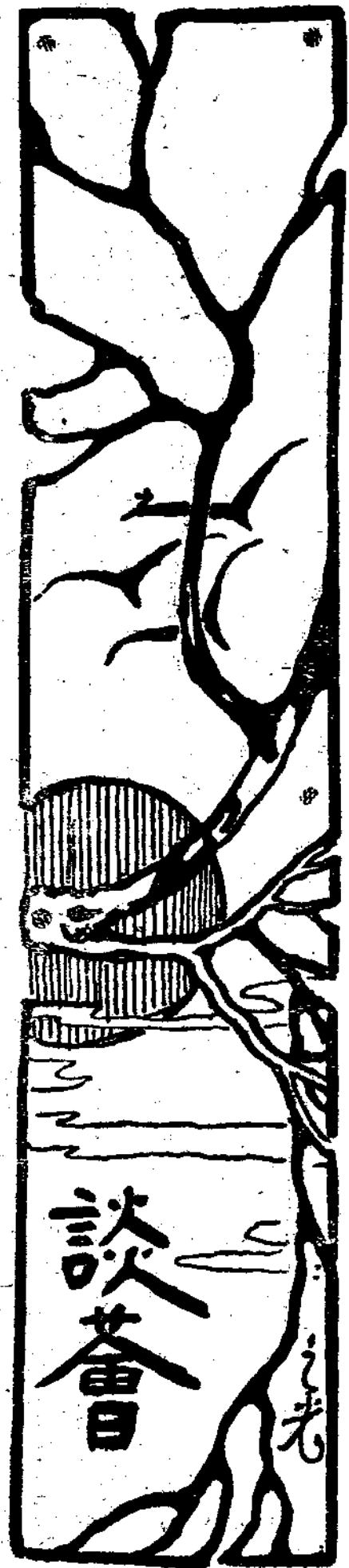
價目 每盒百粒大洋一元輕症一二盒即愈重症五六盒見效外埠函購原班回件匯款不便郵票通用

總發行所 上海南市裏 愛華製藥會社  
 馬路太平里



脚腫是最可厭的疾病。患者不但喪失步履自由，并且還有性命的出入。如其患了這種疾病。惟有服上海南市王家碼頭蔡陽弄東首濟羣製藥社的立退脚腫丸最有效果。一切詳載仿單。

每盒售大洋六角



# 中堂夢餘錄

遠村

## 明珠暗投

會稽章汝楫字作舟。少年登鄉榜。會試入京。至魯省。阻雨。投宿一莊。莊主黎姓。年六十餘。中年曾以明經任教職。家雄於貴。無子女。有妾數人。皆不育。黎翁精相人術。章生來莊。一見。即厚款之。館於廳事。左偏之書樓。額曰延春。陳設清雅。圖書滿架。精舍也。因謂章曰。雨殆未會。即晴。為時尙早。君留數日。無妨。僕任東道主可也。章稱謝。黎翁入語其第三妾名碧雲者曰。今有會稽章孝廉。少年豐才。余觀其相當。贈證一生。至晚年。乃始得意。然主有貴子。正在此時。我今當無後人。族人已多。覬覦爾可。僞託私奔。至延春樓。與之留連。一夕。當可一索得男。此事必無人知。異日得生貴子。爾自後福無窮也。碧雲有難色。強之。而後可。並以金授碧雲。屬私贈之一更之後。萬類無聲。章猶秉燭觀書。微聞有蓮步清音。蹀躞而至。啓戶視之。則一好女子。年約二十許。含羞掩燈。默無一語。章問何人。則曰。主翁之妾。聞主翁言。今日有南中章孝廉。少年多才。留宿吾家。延春樓主翁。今夕在他姊。

妹房我一人寂寞故願望見相公顏色幸得良覲語畢倚床而立章心動掖之坐問其名曰碧雲問其次曰第三妾也一夕繾綣兩情甚洽臨去碧雲出金贈之曰此所蓄脂粉之資願奉相公以壯行色章堅不受曰既蒙惠愛一時不能自持殆亦夙世餘緣若再貪金則成無賴浪子僕不忍爲也因道珍重而別明日天已晴章恐事露急辭黎翁而去是年下第與同郡者合伴南下心念黎莊卻又不敢探問遂不復再至章家本貧乏三試春闈不遇絕意進取託身蓮幕又連賦悼亡子女皆殤子然一身貧病相迫故宅亦棄斷梗浮萍漫無定在薄游西湖醉經古剎見一相士令觀氣色時年五十餘鬚髮頽白相士稱之曰封翁章怒曰我聞爾善柳莊術十得八九故來一問終身不知他年死於何地葬我何人誰不知章作舟一身之外別無長物爾以封翁呼我是擲揄我也起立欲走相士急挽之坐曰請公無惱我斷定公有雙生貴子今已連袂入詞林矣無我誑也公殆醉乎章力白一生贈贈狀相士大駭異因再請示八字爲之推命則拍案曰命與相內外同符我術必不爽也且謂得子當在某年章謂某年余尙未娶初次入京赴禮部試安得有是相士乃笑曰得無明珠暗投或有外遇乎章自念延春一夕尙竟斷送榮封因曰待我思之明日與君小敘某酒家再談至時章悉以黎莊所遇告相士相士曰是矣是當一乳兩男今年皆三十已兄弟同登數年矣章曰此事大奇前五年見會試題名錄有山東黎漢雲黎漢青二人同榜籍皆日照縣當是兄弟惟余前宿黎莊乃泗水縣籍貫不同且二縣相去千里當是姓之偶同何從揣測究竟相士曰我觀公氣色晚遇當佳盍重至黎莊一訪之若碧雲夫人尙在或可希冀分得一子則桑榆暮景猶可慶也章言辦裝之難相士曰願傾囊助公章感謝因謂此事無論如何只我兩人知之不可洩也相士曰是固宜然不勞多囑章遂行雖契友無或知者既至泗水探問二黎兄弟果黎翁子因再探訪或云翁已前死兩子雙生其母乃翁第三妾也於是章竟赴黎莊二黎在京供職惟太夫人在家太夫人者碧雲也搜刺入夫人延入內堂相見一別三十載夫人貌加豐如四十許人章則憔悴碧梧秋風葉落矣因問章近况何如章以實告

夫人側然憐之。章猶不敢述。西湖相士語。但云聞二少君翩翩入玉堂。惜太翁已不及見。夫人曰。然復曰。君可在寒舍盤桓數天。如入京當附書告小兒輩。俾相見也。章曰。諾。於是仍下榻。延春樓飲食供奉。頗極豐腴。章屬僕人請夫人再見。云有疾。稍緩。章疑慮甚計。無所出。姑待之。先是碧雲一產兩男。黎翁甚喜。稍長。甚聰慧。翁盡遣他姬。密謂碧雲曰。吾觀會稽章生。相止此。一索得男。能成立。異時縱有子女。亦必不育。我所以屬爾贈之多金者。爲蒙其惠。不可不報也。彼堅不受。人品自是可貴。且其相中年雖不佳。晚當得良好之收局。我良心不可昧。既乞得佳兒。而致彼斬澤。天亦不佑我死。後章生若來。當以一子還之。碧雲曰。此事關係重大。若何啓齒。翁言不害我。自當以遺囑付爾母子。他日照此行之。保無別生枝節也。又數年。翁病。卽命碧雲母子三人。至以一巾箱付之。曰。倘我死後。爾三人密啓視之。絕不可令第四人知也。時二子已游泮。尙未娶。翁死。如言發封視之。則遺屬二及契據在焉。遺屬將二子所從來事。一一說明之。並謂二子必貴。章君他日來。二子當承認爲余生前刎頸交。彼無子。以次子與之。認爲義父。此遺屬之一不能宣布者。又一紙言他日章君來。然後宣布。蓋託言余某年客中遇疾。將死。幸會稽章君救得全性命。遂與訂刎頸交。且許以次子爲之子。仍以家產之半歸次子。以章君貧。他年無遺產。故也。閱畢。二子始恍然於己之非黎氏種。碧雲則歎翁心地之良。處置之善。二子曰。父有遺命。兒等自當遵行。惟後來之事。安能一一逆料。而無變遷。母曰。爾父善相人。倘果如所囑。兒勿負父苦心可也。二子皆唯唯。服闋後。二子提秋闈入京。會試。冀遇章君。訪之。浙人亦多。後輩鮮有能知其詳者。既而登進士。入翰林。歸嘗與母言遺囑事。母言且待後日。至是章至。母遺急足持書入京。報與二子。知以供職不能私歸。說明俾到京邸。相會。迨得二子復書。乃命老僕持函封送。至延春樓與章閱之。老僕言。太夫人屬明日爲章老爺辦裝。送至北京。與二公子相見也。章啓視。則黎翁遺屬二及二子自京復母書。皆在閱畢。感極。泣下。乃命僕引至後堂。見夫人。章涕泣拜謝。夫人亦答禮。章以遺屬等還。夫人夫人收受。因召集家衆。檢第二遺囑。宣示之。謂章老爺乃先老爺結義弟兄。



曾救先老爺於死地者。今先老爺有遺屬在。俾次公子認爲義父。以報其德。明日入京相會也。既至京。二子以父禮待之。居數月。章欲歸。漢青勸止之。並謂父如必欲歸者。男當棄官同去。章謂不可。因語以西湖相士之術。且助我北游資。斧不可不有。以報之。漢青謂是不難。卽封銀二百。請父修書一函。遣僕邀之來京。彼挾是術。必到處春風也。既至觀漢雲。漢青相謂兄可。至監司弟中途。忍蹉跌。然林下福不薄也。其後漢青放某省學政。父隨任往。三年事畢。忽絀吏議。遂告歸。碧雲夫人割宅之半。處章章優游山水間。極春秋觴詠之樂。其沒也。孫有一人登賢書者。曰章士奇。亦占籍日照云。

### 四味詩

歎縣何耳山廣文。乾隆時人有才而奮於遇。生平能急人之急。不以貧困自恤。喜交游。尤喜與樵夫漁叟飲於山村野店。狂醉後。或偃臥月中林下。終以此得疾。早卒。有知之者。謂其不可一世之意。無從發洩。借酒杯澆壘塊。良可哀也。少時館鄰縣某富室。歲暮解館事。歸舟過某處。夜泊聞岸上人家哭聲。終宵不絕。平旦命舟子探問之。則人死無以爲殮也。舉所攜館穀五十餘金。悉以畀之。空手歸。以此遠近咸稱道之。嘗著甜酸苦辣四詩。自序云。徐錦江舅氏雅喜諧謔。冬日與黃秉乾汪繡谷及余小集豫章官舍。四人皆寒酸士也。而舅氏則有甜酸苦辣之別。囑同人各賦四詩。以規性情臭味之各見乎詞也。余時云。回味嘗來。獨讓君受和。慣抵酒家軍。錫簫喚賣剛。三月崖蜜爭傳占。十分好夢正酣惟。蝶覺巧言如有鶯。聞却嫌可啗。人輕視入世難。禁染指動右甜。一見眉皺入齒難。相逢使我不成懽。醜從鄰乞名。誣直梅指林。多計獨完味。變怕嘗千日。酒悲來愁對五辛盤。逼人有氣休相訝。范叔由來徹骨寒。右酸藥爐丹鼎入人深。此况曾教耐古今。嘗得熊丸因有膽。撫來蓮葯不除心。渡將業海三千拜。拔去煩冤第一鍼。若使回甘如諫果。此中吐茹半升沈。右苦熱不因人。性本溫教人。咋舌吐還吞。手中霹靂應相噏。芥裏鬚眉許共論。塗壁椒泥香最烈。受辛齏白味長存。驅邪辟惡推薑桂。藥裏珍藏遺子孫。右辣。

# 五色詩

詠物詩。書院考試最多。乾隆時。秀水汪如洋主講某書院。課士嚴。喜以詠物諸題試士。其黠者造爲歌謠以譏笑之。云。汪如洋。汪如羊。兩角短一尾長。能入水非山羊。羹聞諸嘉興友人所述。猶不止此。余僅記此六句。汪有詠五色詩五首。示諸生云。高天雲霧撥初開。芥拾休同紫貴猜。蟹入東君無俗眼。殺成汗簡豈凡才。美人玉案何心報。仙鳥瑤池有日來。聲價他年關鎖闔。子衿城闕慎栽培。右詠青。邯鄲梁熟感年華。十日眉開喜氣加。飽羨農人無菜色。愧憐舉子又槐花。曇修對面枯成蠟。姹術還丹嫩有芽。玉瓊流芳憑挹注。挑燈待草禁中麻。右詠黃。天台城郭暮霞濃。綠字成文玉檢封。漢幟奇勳爭壁壘。周刀寶氣壓鐘鏞。推心盛事方投棗。辟穀仙遊敢問松。入水元珠非易得。琴高鯉背願相從。右詠赤。郢雪吟成漫品題。吉祥虛室自天倪。才華地上明光錦。寤寐詩中有玷圭。頭變秦烏嗟已幻。眼空遼豕識終迷。不留吾輩存昭質。受采須教物性齊。右詠白。五千道德守非癡。攬髻何須相業期。閱歷貂裘蘇季篋。消磨繭紙右軍池。甜鄉欲笑浮生絆。漆障誰從理境披。慚愧客卿如子墨。東西黔突幾番移。右詠黑。

# 徐節母傳

高儒生

顧女士名慧娟。吳縣洞庭西山梅社人。年少能文。姿容絕。事父母能先意承志。曲盡孝道。以故賢名震遐邇。年十六。姑恃相繼。逝家寒甚。既無叔伯。終鮮兄弟。鄰村堂里。徐大章公聞其賢。聘爲側室。歸後。事姑以禮。期夫以敬。嫡庶同居。親愛若姊妹。家庭和。一室生春。無詬誶。勃谿聲也。未幾。大章服官粵東。任蒲田教諭職。嗣以水土不服。卒於任。結纒甫四載。遽成寡鵠。乃姑憐其年少無子。且家况式微。凍餒堪虞。擬遣嫁之。女士泣請曰。婦人從一爲貞。妾雖賤。幼承庭訓。讀書明禮。頗慕古貞婦風。

矢志柏舟願與吾姑偕守粗糲淡飯藉十指當能自活並願侍養吾姑終身弗渝姑弗聽卒令其遣嫁某氏婚有日矣女士聞之涕泣終日繼之以血哀毀骨立形神銷失不食亦不言一夕悲憤填膺不覺髮髮盡白某氏知其事力却其聘並予以金而謂其姑曰女士甘心守節精誠所至一宵髮白千古美談僕欽佩無既不敢犯也初公柩葬於舍後墓側有茅屋數椽前連居屋後接墓垣人跡所不至女士於是徙居其中紡績自給雖時時爐突不烟然一絲一粟終不向其姑索也歲時伏臘必百計措資購酒食具紙阡澆尊公墓晦風雨則繞墓哀號曰公弗憂無伴妾在此行道者聞之皆爲酸鼻久之姑亦欽其節數勸之歸女士堅不從竟終老於其室壽至六十有五而沒守節凡四十七年其墓屋即今洞庭西山堂里之孝嚴祠也祠中聯額甚多惜不能盡記茲猶記其兩聯曰（髮白一宵天助節）（汗青千古日爭光）（霜冰十九載餘片瓦寄生長依撮土清瑩一夜鎖具區水白）（風雨七百年膽半欄獨活載葺數椽老屋千秋同縹緲峯青）按女士本主已由其裔孫供奉石公山節烈祠（石公山爲洞庭名勝）第一位栗主即女士也嗚呼晚世近風日下廉恥道喪節義兩字尤泯焉無聞吾草此篇實抱有挽救頹風之旨事均紀實不假虛構嗟予不文未能悉將事實一一詳載以彰幽德爲可愧耳

# 見心廬隨筆

天棲

蘭亭爲吾越名勝之一。晉代王右軍修禊處也。騷人墨客遊其地者輒留題焉。斑駁滿壁。其中頗多佳構。屈映光長浙時命邑紳陶某重修。茸陶某本一市僧。不解風雅。所有題詩概遭粉飾。且其布置點綴均出己意。一木一石無不俗不可耐。古迹湮沒可概也夫。

大禹陵距越城五里而近。亦越中名勝之一也。殿宇巍峨。崇碑矗立。氣象宏偉。令人瞻仰不置。殿中多蝙蝠。千百成羣。飛鳴上下。亦奇觀也。每歲二月間。邑人至香鑪峯。佞佛順道遊覽。頗爲熱鬧。斯時小販麇集。玩具食物之攤羅列內外。殆遍其中最可異之玩具。卽花鴨子也。花鴨子者。鴨蛋之上。繪以彩色。春宮也。夫以此種淫穢之物。整千累萬。求售於大庭廣衆中。貽害青年。伊於胡底。去年教育會曾提出議案。呈請官廳禁止。誠屬美舉。然禁者自禁。售者自售。其奈之何。

出越城北門五十里。有小村曰丁家壩。山水明秀。風景頗勝。村有風王廟。在蒙池山。山麓建築平常。並不壯麗。惟有一異點。頗足供地理學家之研究。此廟係因山建屋。漸進漸高。其後殿已在山半。前清宣統二年。後殿餘屋改爲學校。時嚴君任該校教務。余隨往焉。初至時。正盛夏。泊舟登岸。汗流浹背。及入廟。曲折而上。至第二殿。左近之室。陡覺奇冷。如入冰窖。不禁寒戰。此室爲休息室。室外一小庭。右爲會客室。左爲石壁。壁有小洞。冷風從洞口出。置熱肺。洞口則立凍身。處其間。如在暮秋時節。前有石級十餘。歷級而上。則爲教室。膳廳。寢室等。尤可異者。纔登三四級。卽炎熱如常。據廟祝云。此斗室與小庭。至嚴冬時。反覺溫和。惜余居月餘。卽歸不及一試。室有額曰「別有天」。又一聯云「泉噴石罅。晴疑雨洞。轉風輪。夏作秋」。蓋紀實也。

錢清徐肅侯先生。余之忘年交也。別署天南畫隱。工詩善畫。尤擅鐵筆。近有芝園印林發刊。囑余題詞。爲填浪陶沙一闕。「搜

古入周秦。蝌蚪奇文。龍蛇蟠折。虎螭踞刻。玉鑄金才。卓絕運腕如神。鴻爪且留痕。蒼萃諸珍。芝園金石。一編存把卷。觀摩多古趣。瓊氣氤氳。

嘗見某報。以女人禪小癩子命題。徵分詠格詩鐘。某君集新名詞一聯云。「內容主意中心點。表面悲觀相手方。」對仗工切。滑稽可喜。

里中某甲。賽人也。略識之。無設館授徒。以糊口。又值米珠薪桂。竟致饑殍不繼。幸其妻頗賢。以十指佐夫度日。前月妻忽病。以無資醫藥。竟不起。某甲哀悼逾恆。自撰一聯輓之。聯云。「百事對你不住。一去叫我如何。」語雖鄙俚。然信口道來。情真意切。較之徒事雕琢。言不副實者。猶勝一籌。

魏塘余十眉。進社之同志也。有日暮七律一首。刊入進社第三集。當時耀梅絳雲鳳章諸子和之。余亦依韻勉和一首。後以進社出至三集。停版未獲發刊。今檢舊篋。此稿幸免蠹蝕。爰與原作並錄之。砥砭亂玉之譏。知不免也。十眉原作云。「日暮方知萬事非。抱琴無語掩柴扉。胸中紅淚或奇賞。世外青山與夢違。冷雨斜侵花奪色。春風噓拂草先肥。平生自笑蹉跎甚。猶有餘情慰落暉。」余詩云。「山河故國未全非。日暮蕭齋靜掩扉。風月滿懷洵可樂。性情入世總相違。詩如賈島甯嫌瘦。人比黃花尙覺肥。縱有橫塘萬株柳。柔條繫不住斜暉。」

謝祝齡余之中表兄也。善奕象棋。尤精凡與之戰者。謝自請讓去一馬。其將則用釘釘住。無論如何攻擊。謝總以他子攔架。措施裕如。而其將卒不動。且百戰百勝。從無一負。亦絕技也。

屬湖張蘭村。越中名士也。中年喪明。遂賣卜倉橋。工詩。目雖瞽。而吟咏不輟。每詩成。輒倩人錄投報紙。其詩以冲淡勝。近作如楊花有句云。「素影穿簾輕撲帳。芳心入硯暗催詩。」秋夜泛湖云。「秋風爲我開烟水。明月先人占釣磯。」皆清新可誦。噫。如蘭村者。殆所謂官於目而不自盲於心者歟。

# 金庫靈玉軒筆記

律西

## 荆道人

襄陽市中忽來一道人。衣裳藍襖。鼻涕垂數寸。終日行市中。未嘗見其飲食。因相與異之。目爲仙人。問其姓。曰。姓荆。問操何道。術不答。有無賴輩。問其事。共集視之。諱曰。此何仙。直惡。耳。粹而毆之。或溺其頂。竟默不與較。翌日。有貧人過市。荆忽問曰。汝欲富乎。遂拾道旁石塊。咒而與之。貧者方欲怒。詎視石已化爲黃金。乃歡喜拜謝。持去。市人見之。競來拜。荆求其點石。倏已失。荆所在。自是荆或一時見於數處。或數日杳無踪跡。人見之。輒拜而從之。輒不可得。無賴輩遍覓之一日。得於曠野。長跪謝。過荆笑曰。吾固不與若等較也。無賴喜。固乞荆。過其家。荆笑曰。吾飲啖非常人。比若等能供給耶。無賴曰。吾輩自願之。請盡力。遂相將至。一家具酒食。荆狂飲。大嚼酒肉數十斤。頃刻立盡。窺其意。似猶未足。明日。又易一家。飲啖如前。十數日。周而復始。無賴漸不能供。乃微露求金意。荆笑曰。此甚易事。明夜。月色大佳。可具酒饌。登城北高峯。吾當施術。使巨石盡爲黃金。以畀汝等。衆喜甚。終夜不寐。擁荆團坐。惟恐失之。至明日。乃以數人守荆。數人出假貸。具酒食。豐腆倍前。及夜。大雨。衆以荆爲不信。荆曰。無妨也。可從我來。既出門。月色皎然。行至山側。山固陡峭。至此。忽現梯級拾級而登。至山頂。寬廣容數十人。坐施榻。席布酒肉。飲啖良久。殊不言點金事。衆情急復環跪。荆前請作法。荆含酒左右噴。四山皆作黃金色。視山石盡爲金矣。衆喜躍。爭以手掬其細者。先納於懷。環視巨石。無術可以昇之。方共躊躇。荆曰。若等好爲之。我去矣。衆惟瞠目四顧。不暇置答。荆忽大吼。化爲猛虎。就地奮躍。衆大驚。顛仆。幸山頂平曠。不至墜崖。虎吼嘯良久。噉然一聲。化白光騰空而去。衆驚定。恐其復來。不暇他顧。尋路

急歸而月色已渺石齒嶮峻既險且滑非復來時故徑攀藤附葛手面俱傷既至山下大雨如注泥潦縱橫匍匐至城陰則城尙未啓相與露坐久之喘息略定天色亦曉取懷中金視之依然山石失聲驚嘆懊恨無已城門既闢始各狼狽歸家城中聞其事共相駭怪有以爲妖物弄人者有謂荆實真仙但諸無賴先侮之故受此報耳然余以爲使諸無賴不求金何至如此則皆貪之一念誤之也爲妖爲仙又何庸多辯乎

### 神仙粉

同治十年梁斗南殿撰耀樞大魁天下粵東謠言謂本年出狀元百姓必多災癘卽有奸民故神其說沿門送藥其藥乃粉一盒丸一包其粉名曰神仙粉云以此和米粉作糕祀神食之卽可免難其丸水下一粒可消百病民人皆喜而受之如其言製食每粉一盒重不過兩許而和入米粉中粉卽暴長糕既熟味極香美祀神既畢闔門飽啖並餽親友彼此歡慶謂難可免矣不二三日腹漸脹足漸腫百藥不效未逾一月卽腹穿足爛而死自其穿爛處撥視之內有惡蟲無數臙臙肌膚並皆咬爛其丸藥一粒亦不過梧桐子大味頗清香而嚥後一炊時許卽周身腫脹腹大如鼓心痛不可忍呼號陪床而死剖視其腹內有蛇數條皆長八九寸或以其丸置水中越一宿卽大如西瓜剖視之亦有數蛇在內於是居民大譁相戒不食而中毒死者已不可勝數且市中食物及井內多有其藥誤食而死者乃相繼不絕民人憤怒遇送藥者卽執送有司有司置不問由是奸匪無所忌憚流毒益熾百姓憤極捕得之立卽毆死不復送官官又出示禁嚇之衆情益怒或傳奸匪皆洋人主使佛山河南之人遂拆毀西洋禮拜堂南海九十六鄉共議起義師與洋人決戰有司莫能禁止大府懼激變乃捕奸匪數人戮於市人心始稍定然毒藥之患則仍未之能絕市中食物皆不能售人家皆謹護其井莫敢少懈焉

### 某宮保

清同治時直隸總督某官保以父蔭得官貴爲連帥有傳其軼事者云公本淮南貧家子其父母居一僻村公誕生之日適有  
旗下達官某解任將歸泊舟淮下夜中與夫人對飲偶推窗遠望於時星光黯淡一望昏黑方欲掩窗忽見紅光燭天疑爲火  
起徐察之則在一家屋上心異之遣僕探問隨紅光而往既近一無所覩因蹤跡至其家乃一布屋有男子出應門問頃間有  
何變異則其家初未見火但其妻產子甫落地耳索而觀之體貌異常啼聲甚壯僕歸述于達官達官私謂夫人曰我年老無  
子欲嗣一人而未得今據所云此子必貴盍以爲螟蛉乎夫人曰諾但恐其家不肯耳遂召其父至語之父甚喜於是達官爲  
留數日抱其子入舟中覓乳媪哺之厚贈其父而去公既長材武多智能達官既死遂以蔭生得官禁近洊升卿貳持節數省  
封侯爵其家初無知者後乘鉞直隸其本生父自淮來謁具言其事公心憐之而勢不可認乃佯怒拒之謂其詐設以語兩司  
令遞解回籍兩司窺其意指遂與府道釀金數千厚贈其父遣之回淮而公云已遞解去矣公已偵知之但唯諾而已別無  
言此事保定人皆能言之

### 畏雞子

凡人各有所畏由於性生不可解也居易錄言有王生者飲茶輒死二三日始甦章介人畏豆樽俎間偶有是物卽懼而逃卽  
覆之坐亦不能舉著問其故已亦不能言也浙中有一人性畏雞子卽囹圄者亦不敢見並不敢聞其名或有招飲者必再四  
諄囑而後往一日有人以雞子塗於掌往訪之遇於橋擊拳給使視驟開掌黃白淋漓此人一見大怒奮臂毆其人仆於地面  
已則憑橋欄一吐鮮血斗餘頃刻而斃此真不可以理解若太平廣記所載有畏醬者見醬卽仆誠不足怪矣

### 索債鬼

浙中某翁年八十餘恆述一事爲欠債者警蓋翁年十五六時胆大好事聞城隍廟中每夜有拷掠聲因往宿窺下覘之三更



後見城隍神高坐堂皇更胥環侍一如人世法庭有甲訟乙者云我爲商賈三十餘年積資數萬始還鄉里此人託爲營運乾沒無餘致我全家凍餒無依氣憤而歿往索彼命而彼先病死請神判令來世償我神卽判甲來世爲乙子如數取償甲不肯曰我受被害已深矣反呼彼爲父彼債償滿仍安然無事我恨豈得解乎必令其來世辛苦所得之財不得自有衣食之外絲粟皆歸於我我父母親族皆仰給於彼而彼則於父母不得盡其子職於兄弟不得全其友愛於親友不得遂其敦睦之情終其身如是我恨差可消爾城隍沈思良久舉筆判畢不知作何語兩造皆無言而出翁隨出觀之甲入於城西王氏家乙則入王之東鄰李氏家就問之兩家皆無所見未幾王生一女李生一男由冰人說合兩姓遂結爲婚媾翁心訝之謂旣爲伉儷前債當已勾消矣旣而李氏子長爲商賈頗善經營年甫逾冠家業已豐始娶婦婦亦靜婉舉室相安翁益以爲與甲乙事無涉矣逾年婦性忽變頓改常度衣必鮮華食必珍異婢媪環侍猶嫌岑寂日夕邀女伴至家爲樗蒲之戲或出入劇場餐館招搖過市假輒呼號詬聲徹四隣於家政一無所問李則因愛生畏惟婦言是聽已之父母弟妹以及外姻戚族欲求一文之沾潤而不可得妻黨則舉室盤踞不去婚喪衣食悉惟李氏子是賴婦猶終日絮聒逼索不休必使其夫囊無一文而後快如是者三十年其婦乃死計所剝蝕之資已不下數萬李氏子計算雖工但爲王氏作牛馬而已翁歷歷目覩始歎冥冥中布置之巧蓋悍入悍出理固宜然未可概以迷信目之也

# 松海精舍筆錄

柴小梵

前年六月在日本明石郡之櫻町。見人家產一嬰兒。具男女二體。陽具生於陰道之中。二物頗分明。見者以爲異。一時報章喧騰。議論百出。或謂係子宮塞外突。或謂係陰道中生有贅肉。然經十數之醫學博士。理學博士。所細察。俱確認爲男女兩形人。今此兒尙健在。飲啖無異常人。吁。可異矣。憶宋趙忠惠帥維陽日。幕僚趙參議。有婢慧黠。盡得儕輩歡。趙昵之。堅拒不從。疑有異。強卽之。則男子也。聞於有司。蓋身二形。前後姦狀不一。遂寘之法。明崇禎初。毗陵一縉紳夫人。從子至午。則男。從未至亥。則女。其夫亦爲寘妾。屢數輩待之。有伎親承枕席。出語人曰。無殊男子。但陽具少弱耳。清光緒中葉。上海有名伎楊韻蘭者。兩形人也。自朔及望。爲女身。自既望及晦。爲男身。同院之娼。無不被其毒者。後鴆。知而逐之。遂流落不知所終。按褚氏遺書曰。非男非女之身。精血散分。感以婦人。則男脈應。胎動以男子。則女脈順。指皆天地不正之氣也。異物志曰。靈猩一體。自爲陰陽。故能媚人。大般若經載五種黃門云。梵言扇攬半釋迦。唐言黃門。其類有五。一曰半釋迦。總名也。有男根而不生子。二曰伊利沙半釋迦。唐言妬。謂行欲卽發不見。卽無亦具男根而不生子。三曰扇攬半釋迦。謂本來男根不滿。亦不能生子。四曰博又半釋迦。謂半月能男。半月能女。五曰智擊半釋迦。唐言割。謂被割形者。此五種黃門。名爲人中惡趣。據上諸事觀之。則同是兩形。尙有判異。或一日兩變。或半月一變。或兩形並著而不變。茫茫世界。無奇不有人。智浮淺。可思議耶。

孔林不生荆棘。嚴陵獨產白赤。孝女拖色草。皆偃仆。漢王牧馬草。有齧痕。塞上醉草。聞琵琶而顛。唐人賞牡丹。後夜聞花有歎。

息聲胡麻必夫婦同種方茂盛。下芫萎種須說穢語。蘭名女兒花。須姣好處。女手植開花始滿。而香嗚呼。雖草木乎。而有情有。讓如此人。將何以堪之。

郡中楊啓堂觀察。髮匪亂時。在上海爲常勝軍籌餉。合肥李傅相之倚畀觀察。一若何桂清之於王有齡也。其後匪平。積貲數百萬。聲威隆赫。而其子葆鏞。獨放僻邪侈。無所不爲。觀察私計之。以爲若我厚產。宿妓侈衣食。皆不妨。惟千六博瓊筵。則傾此積累。尙慮不敷。由是懸厚聘。求此道新輪手。以誨葆鏞。不半年而麻雀牌九擲骰搖灘。無不通會。與之對壘者。皆敗。北人畏其能。相率勸戒。不與之角。觀察殫葆鏞無聊時。涉足勾欄。久之。中無所主。擲金錢。若泥沙。不十年。室廬田地。店鋪什物。蕩焉如潞。願善六書。日爲人作柱銘五副。售銀餅一枚。足一日煙酒之需。過此便爾。指不動。雖困頓乎。而狷介自尊若此。未幾下世。人皆歎積貲之不如積德也。往讀雜著。清初萊陽有宋姓者。荔裳先生族子也。家素封。而二子癖於博。百計勸懲。弗之聽。因出重幣。遍訪江浙之精於博者。延至家。使二子受業焉。年餘。盡得其秘。自是博必勝。人無與博者。竟絕博而保其家。噫。不龜手之藥一也。或以爲或不免於泝泝。統此之謂乎。

同治間。吾鄉有裘東明者。務農爲業。與隣村蔣友仁善。蔣溫飽而裘貧窶。時津潤之。不望報也。裘有弟名西明。素行無賴。一日博而負。藉乃兄名。向蔣貸五十金。蔣婉辭之。須一詢東明。再定許否。西明以爲輕侮之。恨恨而返。東明固絕未知之也。他日蔣詣東明家。東明殺鷄烹豚款之。命西明掌廚。蔣飽食返。忽覺脹悶。氣塞腹痛。便閉。反側床褥。不二日而死。蔣有子名友三。以父死由東明毒殺。時正嚴冬。將屍昇東明家。而控之縣。縣尊爲棲霞牟溫典。赴鄉檢驗。驗得蔣某口鼻等竅。並無血水流。出。身體各部。亦無血瘡傷損。認爲友三挾屍誣詐。下之獄。性命蓋岌岌矣。後牟令解任去。新令陽湖趙曾達。至讀爰書而疑之。適友三之叔亦上縣稟請復驗。批狀照准。卽日下鄉。則屍體已腐。眼目臍孔囊門。無不脹凸。腸胃中有黃蠟和鷄未化。取出洗去。他穢

以水煎之。蠟浮水面。冷則自凝。成片仍作黃色。趙令喟然曰。友三之冤。吾得之矣。命即開釋。而轉繫西明。連夜研鞠。供用黃蠟。炒雞俾蔣某食之。脹悶氣塞而死。死後無他毒。可驗。爰決西明如律。而合邑無不頌趙令爲神明者。予讀史。明誠意伯劉基。飲於胡惟庸家。歸而腹中如有拳石。築塞而死。初不解何謂。今乃恍然矣。

今人羣推唐吳道子爲畫聖。而不知其人品頗可訾。取長安酒務酒二百罇。不給值。無論矣。皇甫軫畫鬼神及鵬鵠。若脫壁與道子同時。道子以其藝逼己。募人刺殺之。其陰很蓋如此。

孔叢子。子思告齊君。先君生無須眉。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今像多須實。誤語見陳眉公羣碎錄。予謂眉公未深釋耳。如孔叢子說。豈孔子亦無眉耶。

一蒙師處館。主人時供薄粥。怨之。因作詩曰。粒米煎成粥一甌。天風吹去浪悠悠。看來絕似西湖景。少個漁翁在裏頭。吟成頗自得。爲一丐者所聞。嗤之曰。米微嫌太少。不中理。以天風西湖爲言。無乃夸而無當。因援筆改之云。撮米煎成粥一甌。鼻風吹去浪悠悠。看來好似菱花鏡。照見先生在裏頭。蒙師鼓掌大噱。桌粥傾翻。狼藉滿地。

李幼梅觀察。藏陸孟珠瓜硯。長三寸許。作瓜式。葉間鑄孟珠二篆文。匣上編琴瓜蔓繫繞。中鑄一詩云。是否黃臺摘得來。濡毫難寫。故候哀。冰心剖出寒。應透墨染塵。污漬不開。暑款紅。衲道人係陸姬之別號也。姬名燕燕。又字綠珠。膠城大家女。作侯門寵伎。侯裁於法。姬不得志。流落江湖間。凄然擁髻。有東京夢華想。著有詩一。身見嬪人集。本事詩。硯舊爲黃丹同所藏。綾袱上題字猶存。後歸於李。

泉唐汪穉卿康年。作名士說。極意詆譏俞曲園。謂俞以翰林放學差。被劾罷官。求復無術。則一變而爲名士。時軍務事竣。湘中將帥頗占聲勢。俞乃極意阿附。自謂曾文正目之爲拚命著書。以比合肥李少荃之拚命做官。其實文正何嘗有此言也。又不

知如何龍得一彭剛直而一生遂恃此爲活。自以經學爲標幟。然羣經平議諸子平議。則人皆謂稿出某寒士。某將死以稿賤售於俞。俞遂據爲著述之基。而附益以他著述。遂成巨帙。其實除一二考證書略有可采。餘皆無足取。詩文亦庸濫至袖中書（皆刺貴人與彼手札）則此老心術之鄙陋不啻掬而示諸人人矣。尤可恥者。則一生步趨隨園。而書中多詆隨園。亦見其用心之回邪也。嘗逝世前。先印訃告。特闢新樣。頁首印己之歪詩數十首。大略言世緣已盡。順化歸真。其列辭某辭某。至辭西湖辭俞園。而殿以辭俞榭。又夾一片於名之旁。印卽辭行三字。其訃亦怪誕不經。不知者必以爲此實能灑脫。一切合僊佛。而一之者實則一生卑諂。籠絡之伎倆。不如此不足與其平日所言相互印證。欺人生前不足。又欺人死後。此老誠黯矣哉。

清光緒中有無恥者三人。一張佩綸。一吳大澂。一唐景崧。張爲名翰林。以直言敢諫。魁其曹。後值張靜達署北洋。則嗾人說靜達。奏己爲北洋練兵大臣。已而知事不諧。則又嗾其黨劾靜達。以掩其迹。中法事起。絕不自揣量。遽受督師之命。馬江喪師。自到謝天下可矣。而竟偷生以迄於終。吳大澂解小學工篆籀。而不肯以文人自居。志立邊功。嘗閱邊遠寒所。至刻石欲比漢班超。唐李靖。甲午之後。大爲天下僂笑。而猶覘焉回湖南巡撫任。唐景崧爲臺灣藩司時。臺已岌岌。唐方幸邵撫筱村內渡。己得爲巡撫。遂乘機位置私人。無所不至。臺既割讓。唐忽奇想天開。輒爲總統署置官職。徵集兵餉。且以義舉扇動內國。既不揣事之宜否。亦絕不自量能辦。到與否。逮至大潰敗。決裂。則括庫中金。揚風。竟去。而在臺之兵民枕藉死者。若干萬。勿卹也。願猶有大異者。此等人若在他國。卽不被人刺死。亦必媚縮一隅。無人顧及矣。乃張得赦回。猶贊相府稱姑大人。出入大有光耀。優游江湖。以終。吳以喪師之帥。猶使回巡撫任。議和時。忽發奇想。謀諸文襄。欲以所藏漢印抵若干賠款。爲文襄阻。尼而止。後回籍作大紳。以終。唐以括金既多。回家居然作富翁。其家宅甲於桂林。後某黨以得丐餘瀝推崇之。甚至亦不顧其前此之醜也。語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傷哉。

袁子才作隨園詩話。特爲半生喫着之資。其溢收無擇。好表己長。足當穢書之目。聞當日所收之原稿。日月積累。皮置如山。至專建詩世界一糧以儲之。其中有雖遭屏棄而確屬佳作者無慮數百萬言。惜乎粵寇之亂。與小倉山中亭臺樓閣同付劫灰。無片字之存矣。子才初解組。囊囊蕭然。祇三千六百金。卜隱清涼山。五十年中。賣文爲活。竟有一篇墓誌。贈銀萬兩者。以故。可以擴充園圃。結構亭臺。種竹栽花。命僮傭。侶泊乎晚年。隨園中得名景勝至三十有八。優游自得之趣。有王侯所不能希冀者。卽出山游歷。足跡幾徧天下。凡宗室貴胄。青山林隱。遜閣。榮秀。北里。倡伎無不贈帛。投繯爭先。恐後擔簦。裹糧可無須耳。故趙甌北爲文譏之。江右蔣心餘先生九種曲中之臨川夢。雖詬陳眉公。實罵子才。及當時諸名士。可謂朝陽鳴鳳。姚惜抱先生於子才亦頗致不滿。已而子才死。杭人多起而議論者。惜抱大不謂然。謂不聲之於生前而言。諸死後足見杭俗之薄。予謂惜抱之言。似是而非也。彼欺世之人生前。既無人言死後言之。又受薄俗之誚。則欺世者永無人發其覆。爲計得矣。况乎爲世道計。則是非必欲其明白。襮著猶之干紀之徒。爲國家計。必以早發早治爲責。不必問其發之之人。出何意也。

宋莫者。身小而勇健。善手搏。以便捷取勝。吳下目爲小虎。自言遇灌口二郎。授以法。明文皇時。外國進江人。曰海衰。膂力絕倫。詔募能制之者。或以小虎荐。召見。令與角技。上臨觀焉。海衰身長踰丈。聲鳴如鐘。殿下見者皆辟易。顧小虎渺然。一夫耳。海衰固弱視之前。提其髻。去地數尺。曰爾欲何等死。小虎伴作啞嚶狀。曰任公死。生乘其不意。徑捉其腎囊。力碎之。海衰不勝痛。偃於地。爲小虎拳。獻至死。上喜厚賞之。見枝山野記。按今小說金臺傳。有擊蠻貢石猴事。與此大類。蓋卽演繹錯綜爲之耳。

前年戊午十一月二十一日。午至申酉之間。有三日並出。光芒四垂。熱亦加酷。義甯陳三立有詩云。九日曾傳落羿弓。忽成鼎足。蒼穹癡兒。那問黃天事。看作歌筵。列炬紅。因日出時。三立方攜家人行園。一備立岸步。徘徊瞻眺。避去不告。未及仰視。失此奇景。故詩意云。然未諳信否。

山西五臺山太平興國寺西廡。供楊五郎像。聞卽其肉身。像旁有五郎所用鐵棍。重八十一斤。見蔣維喬五臺山紀游。俗傳楊家將小說有五郎出家五臺山一段故事。而未見史乘及宋人稗說。恐禿奴以俗語爲丹青傳會誑人也。

新建陳弘緒字士業。清初與黃俞邵周櫟園共研經史之學。著有石莊初集二集。鴻翰集。恆山存稿。數十身。其他所輯有明文類抄一書。三十年訪求於南北詩文。網羅幾盡。卷袞與文苑英華相等。倏遭兵燹。付之馬蹄矣。又以諸經自大全註疏以外。凡文集語錄類書小說與歷代史傳發明經旨爲先儒所未及者。廣搜旁摭。蒼爲一書。易則附以占法。詩則附以鳥獸草木考證。春秋則附以傳錄異同。如陸淳以克段於鄆爲鄆石經。以齊崔氏出奔爲崔天之類。禮則補所未備。如汪寬禮經補逸之類。已有所見。亦論次於後。綜其部頭不下數百身。而亦隨明文類抄以同盡矣。烏乎。士君子黷生孜孜。注蟲疏魚。揚藻攬芬。思欲播之天下。傳之後世。以免沒世而名不稱。而詎知碧翁妬才。及其身已擢之以去矣。概念及此。孤憤何極。

著述之荒。至於近世。而極。古人雖鈔碁成書。如北堂書鈔。初學記。太平御覽。太平廣記等。亦必於每條下尾。詳註采錄之書。一便覽者。可以取證原書。一免掠人之美。以爲己長。道固應爾也。至潘永因輯宋稗類鈔。明稗類鈔。甄采精核。體例清佳。惟不註自出。早爲通人所譏。邇時杭縣徐仲珂編清稗類鈔。判分門類。明審博瞻。端勝宋稗十倍。而掩名掠美。猶是宋稗之舊。甚至原書稱予。仍予稱之。儼若珂之自云。原書稱是時。仍是時之儼若珂之目擊。他若人物參錯。時朝乖悞。細碎鱗雜。眯人眼目。尤其小者。語云。東告東方朔。西告西方朔。直是委巷中人夢寐耳。著述云乎哉。

滿洲北部人。皆以口銜銅錢一枚。云能防止熱病。試之。果不謬。而最好者爲寬永錢。其銅色純赤。不雜他質。敲之不甚易碎。猶有古代泉刀遺意。錢背或范一馬。或范龜文。亦有古風。凡夏季患瀉羅痧者。以此錢六七文。入病者口。令嚼絕碎。若一錢能碎。至十數片者。其痧大劇。急令將碎片吐出。煎湯灌之。得奇效。錢唐丁立誠小槐籛陰彙。有一錢嚼古詩一首。詠此事云。一病卒。

起不可醫。四肢厥冷。口有糜。醫者無法。生妙法。選一錢。嚼甘如飴。我笑。鑿錘在口。齒銅臭。自知病有喜。以毒攻毒。磁引鍼。病根太深。在骨髓。阮囊羞澀。賸一文。放膽治人。起生死。昔有以開元通寶治跌打損傷。三陰大瘡。及產難者。今此錢不易得。

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詩。予前嘗數錄之矣。今又搜得六章。亟登於此。詩云。曾摘芹香入泮宮。更攀桂蕊趁秋風。少年落拓雲中鶴。陳跡飄零雪裏鴻。聲價敢云空冀北。文章今日徧江東。儒林異代應知我。祇合名山一卷終。不策天人在廟堂。生慙名位揜文章。清時將相無傳例。末造乾坤有主張。况復仕途多幻境。幾多苦海少歡場。何如著作千秋業。宇宙長留一瓣香。揚鞭慷慨。泣中原。不爲仇讎。不爲恩。祇覺蒼天方憤憤。莫憑赤手拯元元。三年攬轡悲羸馬。萬衆梯山似病猿。我志未酬人亦苦。東南到處有啼痕。若個將才圖衛霍。幾人佐命等蕭曹。男兒欲畫麒麟閣。早夜當嫻虎豹韜。滿眼河山增歷數。到頭功業屬英豪。每看一代風雲會。濟濟從龍畢。竟高大帝勳。華多頌美皇。王家世盡鴻。濛賈人居貨。移神鼎。亭長還鄉唱大風。起自匹夫方見異。遇非天子不爲隆。醴泉芝草無根脈。劉裕當年田舍翁。又一絕云。吳山立馬十年豪。撐柱青天一杵高。今日雄心消欲盡。夕陽紅上赫連刀。語氣沈鬱。足與李秀成虎邱望月詩相匹敵。

小人讀書不成。適以濟其奸。古今殆若一轍。黃巢屢舉進士。不第。忿而作賊。張榮屢舉進士。不第。遂歸。阡能儂志高。三解不得志。起兵兩廣。張元因殿試落第。徑往西夏。牛金星磨勘被斥。遂爲李闖主謀。誰謂士類中無梟獍哉。然原其涉獵詩書。總以爲利。求利不遂。遂忿而與家國爲仇。學術不正。充其量爲盜賊。而不辭孟子所謂孽孽爲利者。跖之徒也。

鄭仲夔耳新云。萬歷初年。上於內府得雲長公家訓書。遺失一版。命寺人求之。時有一老商。專收廢書。得其一版。藏之。已四十餘年。至是以應得賞百金。據此則關雲長曾有家訓之作也。未知其書若何。惜不得一讀之。

涪陵有張飛刁斗銘。文字甚工。飛所書也。張士環詩云。天下英雄只豫州。阿瞞不共戴天雠。山河割據三分國。宇宙威名丈八



矛江上祠堂嚴劍佩人間刁斗見銀鈎空餘諸葛秦州表左袒何人復爲劉按雲長家訓桓侯刁斗銘可謂藝林環寶

(松海精舍筆錄卷一完)

# 文選

## 碧葡萄館遺集跋

瘦蝶

藝者吾友馮子壯公過予每道戈君文蝶之爲人心竊慕之方欲倩其紹介訂交而文蝶遽赴修文之召因歎縞紵之歎翰墨之誼此中亦有緣法存焉今壯公以文蝶遺著行將付刊不鄙譎陋猥以選詩相屬得窺全豹深佩君之詩筆清拔饒有英氣而雄奇恣肆樂府尤工吉光片羽彌可寶貴爰竟一夕之力爲之審定以報壯公噫予與文蝶雖未嘗識面於生前而獲訂遺詩於身後亦足以彌此大憾矣意者蓬蓬雙蝶一死一生煩惱世界中固尙有一重文字因緣在耶



## 壬戌新測字

賊菌

壬戌元旦某地邑廟中有測字先生小管輅者卦筮擺定即有兩人行近其側小管輅起向之揖歲首例作吉祥語兩人者一中年一少年亦含笑領之既肅就坐乃磨墨吮筆喃喃誦吉祥語然後向客言曰推命乎測字乎若測字請隨意報一字以便推測中年人曰歲在壬戌請即以壬字測之少年曰某即用一戌字余兩人所問之事相同不問妻財不問子祿只問中華民國流年行運否泰也小管輅舉筆書壬戌兩字於粉板之上凝思俄頃曰恕某直言然後敢語少年曰某非達官富人受人拍馬者中年曰國家之事四萬萬人共之否泰非獨關於問者奚隱為小管輅曰壬字上為千下為一恐千變萬變如出一轍上為一撇下為一橫中為十字恐當道者一口撇清言語胸中含借外債畫十字以外無理財之政策也一撇有似乎一橫則上類干戈之干字若將壬字倒閱除去一撇亦為干字兩干顛倒今歲恐有干戈相接之憂上為一撇下為士字當兵者曰兵士學校生徒為士子一撇有似乎兵士所荷之鎗荷鎗在肩有戰事也撇下學生不給教育費也壬字中一橫短除去上撇則為

土字。梁燕。脚土。爲其舊技。今年烟禁更無肅清之望。壬字彷彿王字。關外王側首東望。更恐獻媚外人。若以戊字測之。戊加一。方爲成字。今既無一。乃不能成功之像。戊字易短橫爲剔。乃兵戎之戎字。戎裝相見。難望太平。戊字易一爲卅。乃警戒之戒字。世事危險。人有戒心。若易一爲未。又爲哀戚之戚字。時難年荒。小民憂心戚戚。更以戊字分析觀之。則左爲一。右爲戈。一則類乎十一之數碼。民國十一年。恐干戈擾攘。無甯日矣。合觀兩字。難以吉祥之語附會之。但余信口開河。惟願所言不驗。所謂姑妄言之。姑妄聽之。則中華民國之幸也。兩人默然不能作一語。解囊出錢。互相蹙額而去。

### 壬戌年之預言

屠守拙

歲末年初。報章雜誌。例必摭拾種種吉祥詞句。以預頌來日之進步。習俗相沿。大都爾爾。推其結果。恆適相反。故余謂與其如此。甯不如此。爰易新意。藉破舊套。辦香默祝。唯願一如往年。諸家之言而不中焉。

壬戌年之府院暗潮。必不能消滅。

壬戌年之外交前途。必不能勝利。

壬戌年之內政成績。必不能清明。

壬戌年之南北雙方。必不能統一。

壬戌年之文官。必不能不要錢。

壬戌年之武將。必不能不要命。

壬戌年之理財家。必不能不借債。

壬戌年之野心家。必不能不活動。

壬戌年之虛業。必不能發達。

壬戌年之頑民。必不能減少。

壬戌年之劣貨。必不能肅清。

壬戌年之苛脫。必不能蠲免。

壬戌年之物價。必不能低賤。

壬戌年之風俗。必不能樸實。

壬戌年之男女青年。其平日天良。必多出若干人。為各種罪惡製造廠所泯滅。發生種種趣史慘劇。

壬戌年之社會服裝。必更加考究。想出許多非中非西不滿不瀆之超超等特別奇怪新花樣。

壬戌年之中外報章。必常有罷工鬧事。殺人越貨之事實刊載。

壬戌年之新聞記者。必常有長吁短嘆。冷嘲熱諷之言論發表。

### 祭新財神文

瘦蝶

舊歷正月初五日。俗例有迎財神之舉。所迎乃舊財神也。今新財神登臺矣。是宜於新歷一月五日祭之。以邀福也。

新財神登臺既浹旬矣。雖新猷之未布。而新歲之方來。許子謹以清酌庶羞。揖而進之曰。大財神之名。如雷灌耳。我儕蓋已習聞之矣。今也何期。不南走粵。富其梓鄉。而乃北入燕。以嘉惠我窮極無量之政府。神之心。其真公而忘私歟。抑別有作用存乎。其間也。吾聞神之氏曰梁。梁山泊為好漢所居。大碗盛魚肉。大秤稱金銀。想見神之神通。當不遜於梁山泊也。神之字為燕。燕子善於銜泥。拂柳分花。營巢合土。又可徵神之刮地皮手段。必不亞於玄鳥也。雖然神固嘗為洪憲功臣矣。譬萬姓救國之儲。

金供獨夫盜國之費用縱怨聲載道而悍然不顧卒釀成不兌現之風潮厥後新華夢冷神亦佗僚無聊特某國爲通逃藪道遙海外得保首領以優游亦云幸矣今茲靜極思動蟄久則通鴻運大來棄舊時王謝之堂一飛冲天而竟入高閣迴翔審視絮語呢喃其快心爲何如彼振翼青雲之大鵬當自慨其活動力之遠不若也神既抱整頓金融之志願爲救濟財政之明星以神之智固綽有餘裕果能好自爲之我國未嘗不可受天之祐而蒙神之福特恐利令智昏徒知肥己而或爲剝肉醫瘡之計迄無開源節流之方則入閣而閣難支持理財而財終竭蹶殆如麗居士之車金入東海亦復何濟於事耶嗟乎神名士詰其詰厥嘉猷乎抑自貽伊戚乎是在神之自爲而非吾人所敢預斷者也燕安我邦神其圖之

嘲燕

賊 菌

燕燕燕汝爲信鳥秋去春來趨炎附熱而汝何以當殘冬之候野草皆枯木葉盡落寒風砭骨雪花撲面之時飛向北方老馬力疲猶能識途雄雞斷羽尙知報曉爾去來錯亂時序顛倒洪憲時代財政爾操紙幣停兌信失中交窮官小民哭聲號陶爾爾曰信誰其信之

燕燕燕汝爲智鳥燕窩所在人取實難而汝何以於百級債臺之上更築高閣雕梁畫棟怡然自樂索債之人紛集臺下此拆屋瓦彼取棟樑債臺一倒高閣隨之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謂汝曰智誰其信之

燕燕燕汝善高飛爾前度之來曾受玉釵之擲大名鼎鼎爲罪之魁養之數年羽翼雖滿然而奉汝爲意而子者有人彈丸在手伺汝之側者亦有人王謝門庭堂宇雖高復假而門簾均閉火勢上炎棟折榱崩燕將安逃

燕燕燕交通之路爲鳥所佔脚泥脚土汝有舊跡捲土重來當爲汝之祕密理財政策然而西鄰責言已非一日脫有劣跡爲人所窺賠償損失必釀交涉投汝西鄙任人宰割汝肉受剝汝骨被折

燕燕燕。汝爲鳥類。古人有言。狐假虎威。未之前聞。燕假狐威。汝之造閻。惟狐是恃。狐埋狐瘠之語。汝何以獨未聞之。狐能禍人。何況於鳥。汝知獻媚於妖狐之前。獨不慮乎。鱗鱗在樹。蜈蚣當道。引直奉之爭。汝罪又將焉逃。

燕燕燕。東方毒日。衆所共嫉。青鳥不遠。密約廿一五族。同胞心痛。首疾華府。會議衆目。睽睽誓不承認。直接交涉。汝何以甘冒不韙。民意大違。巧借通電。大錯自掩。

燕燕燕。安福之魚。罪魁通緝。庸儒大鵬。本同一氣。特赦之令。未敢署名。汝甫得志。急下赦令。阿瞞麋鹿。見棄國人。商民協力。罷市請願。汝甫就職。拔擢起用。汝既無事。不違反乎。民意忍汝。將無術以自全。

嗚呼燕子。以危爲安。汝方以處堂爲幸。人己以汝與雀而同譏矣。

### 送竈賦

以竈皇經典安鎮東廚爲韻

辭香

臘鼓敲殘。年關報到。法衆皈依。虔誠禱告。拈來蘇合之香。脫却瓜皮之帽。長此朝炊。暮爨。受盡麻煩。些微淡飯。清茶敢云慰勞。個個伸要錢之手。難爲周赧。登臺人人懷求福之心。不是王孫媚竈。原夫竈君之話別也。纏腰頗多元寶。適口酷嗜大糖。握手依依。燭也垂淚。飢腸漉漉。亦盛湯喜。藐躬正笏。垂紳道原。尊孔恨若輩。騷鬚大辯。譜却聯張。預防火燭。小心臨岐。誥誡宛爾。迷花笑眼。高坐堂皇。惟天尊之庇佑。卜家宅之安甯。復舊稱今。實行廢督。某報有竈君改稱竈督。諸文。度新年而預祝。添丁。錢可通神。灰飛紙白。與原乘客。葉綴冬青。爲因此老上天。虔拜九皇之懺。轉瞬諸佛。舊地亂說三官之經。於是疎具辭。呈筵開祖。餞煨竈洞。不再迎貓。宿竈口。莫來小犬。從此耳根清淨。免聽兒啼。管教眼界光明。怕看婢跳。七顛八倒。堪笑爾錯認。良辰。俗諺七顛八倒。廿四送竈。瞎四話三。一任他別翻新典。則有武人軍閥。政客飯團。鋪張驕馬。羅列杯盤。祝年年之如意。代九九之消寒。準備千金。不兌換儘多紙幣。和調五味。慣還湯膾。有腐乾。只知勢。餓凌人。徒滋罪戾也。盼神靈佑我。永保平。

安』至若失敗投機流亡待賑糧絕三餐愁添兩鬢鍋內之水不溫釜底之薪常燼試覓油鹽醬醋空教打破壺瓶飽嘗烟霧塵灰只索繳還金印絕無供養劇憐苦况難熬怕聽挽留幾欲終身坐鎮』嬰鑠是翁其行御風暫離塵世直抵蒼穹非偷寒而送暖非迎富以送窮渾疑巾幗鬚眉食稱太太預備錢糧香燭移贈公公早將奏疏披宣戴冕旒而朝北仵待春光漏洩瞻斗柄之指東』是宜恪守祀竈之禮時存倒竈之虞竈下養中郎之將竈前多酒肉之徒燒火却需婆子扒灰焉用老夫自己苦經儘管從頭告訴人家閒事何妨到底糊塗但求百罪消除上達清虛之府惟願一心頂禮常依香積之廚

### 送民國十年文

瘦蝶

歲月不居烏兔競走民國之十年已束裝待發矣許子瘦蝶以與之有一歲周旋之雅乃吮筆濡墨爲文以送之曰昔嘗讀莊子送君者自崖而返君自此遠矣之兩語別離之感油然而生不自知其所以然也顧今於君之去也則又不然殊恐君行之不速去之不遠推其原因亦復莫名其妙靜言思之所以厭惡於君者乃人民之公意固非我個人之私見也請詳言之以瀆清聽溯君之初蒞也薄海羣生無不歡迎恐後竭誠以待所以然者實希望君之來能大有造於我中華民國也君自就職以還其意非不欲維持我祖國整頓我華邦而無如以時勢之關係軍閥之牽掣政客之播弄財政之困難遂至抱宏願以來卒失望而去且大爲社會所憎當非初意所及料吾知君之對此當亦悵然自失也雖然君來我華其果無成績可觀耶是又不然湘鄂以陝之戰爭硝煙彈雨塗炭生靈受其福者雙玉而已(玉祥子玉)各省之水災迭次見告哀鴻徧地誰能出之水火而登諸衽席國會省會之金錢運動明目張胆較昔愈烈甚至議長風潮騰笑萬口中交擠兌幾至不可收拾學堂罷課教育成停頓之象府院鬧意見而斬閣推倒營業利用投機而社會恐慌兵匪到處橫行武人依然跋扈是皆君之成績也然吾人對之卒皆痛心疾首日斬君之速去希望後來者或能嘉惠羣倫使華府會議可得圓滿之解決以慰人望區區苦衷諒蒙鑒

察送君西士快如之何。後會有期勿以爲念。

## 印花稅之推廣法

耐菴

嗚呼。我國之貧。至於今而極矣。以一元當票之微。而猶貼印花之稅。所謂叫化身上剝綿襖者。非乎。雖然。吾以爲尙未盡其道也。倘本其義而類推之。則可以貼印花之紙類。正自不少。請分述如左。

名片。遞小兮。今一張書大名兮三字。不勞動。問儘許。相知交際場中。幾視爲必要之品矣。倘令於名片後分貼印花。普通名片一分。中等片三分。上等片五分。特等片一角。吾知印花稅票其銷場必日見增多矣。

照片。照片之流行於今。爲最烈。學校之畢業也。則攝影矣。議場之開會也。則攝影矣。機關人員中團聚也。則攝影矣。他如妓女之贈所歡名伶之留紀念。亦莫不各有影片。而雪鴻留迹。不忘故舊之情。風雅宜人。好覽名山之景。藉照片以影印者。亦所在多有。倘以片之大小分稅之。重輕令貼印花。俾毋偷漏。豈非暢銷之一法也乎。

彩票。捷報遙傳。中來頭彩。得主儘誇鴻福。小號亦與有榮。一般財迷醉心於發財。票者幾所在。而皆是倘於彩票上加貼印花。以彩票價值之多寡。爲印花票數之等差。如每張四元者貼四分。五元者貼五分是也。如此辦法。則一月之中。如利濟券。慈善券。義賑券。或來自綏遠。或來自甯波。或發於鄂。或發於申。其銷售之票。殆不下數十萬張。卽不得數千百元。而副券猶不在其例。非又暢銷印花之要法乎。

傳票。傳票所以傳人質訊者也。每一票出。吏役恆藉爲需索之資。吾謂辦理印花者。可以利用此機會。銷售印花。每一票貼印花若干。由被傳人承認。但先需責成吏役購貼。許其向被傳人如數追繳。或俟訟費結果。依訟費之多寡。而更倍科其稅。亦無不可。但求印稅之加增。奚恤人民之疾苦。或謂傳票乃地方官出。印花稅當由地方官承認。殊不知一般官僚。固以括地皮。



爲事者若令貼印花於傳票。不幾括括皮者之皮歟。此必不能行之事也。

草紙、草紙爲拭臂之具。因人人所必需。統四萬萬造糞機器言之。每日所用。實非少數。倘每紙貼印花一分。法既新鮮。銷場亦廣。理財家幸無忽視之也。

箔紙、一串紙焚也。作青蚨之用。半空灰舞。有如白蝶之飛。箔紙之銷行。固甚廣矣。倘於箔上貼以印花。俾堂堂國稅鬼也。難逃得不謂之慮周而藻密乎。

傳單、幾人聚會。居然大出風頭。一紙傳單。好似飛來雪片。此固常有之事也。若每一傳單。貼印花一分。如學會。如商會。如農會。以及其他之機關。開談話會。開議事會。皆用傳單。即皆收印花稅。每年所入。當有可觀。

藥單、中國人民向稱病夫。患病之人。不一而足。尤以夏令爲甚。是以時髦醫生。每日所開之藥單。積之幾能成軸。設令每單一張。貼印花一分。責成醫生。代貼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其爲數。當不在少。惟患梅毒者。多富貴子弟。應加倍貼之。六零六藥劑。開來。包他消毒。一上。一算盤。打得許我抽釐印花稅之加收。固不爲慮也。

戲單、歌喉宛轉。絲竹嗷嘈。年少周郎。咸來顧曲。試一入大舞台。新舞台。天蟾舞台。之門。幾無一不座爲之滿。戲單一紙。紛置案頭。細意品評。賞心悅目。此亦人生之樂事也。倘於戲單上加貼印花。銷場亦復不少。否則於入場券上。就頭等二等官廳客座之分。以爲印花多寡之標準。辦法亦甚周到。

捐冊、邇來各地災荒。飢民紛集。一般慈善家。莫不盡力募捐。以爲資助。倘每一捐冊。貼印花三分。積少成多。豈云小補。吁。心無妨。辣儘堪奪食於哀鴻。政不嫌苛。却好齊名於猛虎。捐冊也。而加以印花焉。又何不可之有哉。

樣本、新書未出。樣本先傳。在商家以此爲招徠。而一般討小便宜者。無買書之力。每冀得樣本。以爲管豹之窺。故有贈送樣本。

本者莫不紛紛索閱是宜乘機銷售印花無論書價幾何每樣本一冊必貼印花一分俾索書者承認或亦可以補助於萬一也。

試卷、自交易所創興以來某所招考事務員某所招考練習生累牘連篇登諸報紙其所用試卷之多概可想見倘於此時令試卷上貼以印花方許應考其所銷售者必多彼也作投機之事業而我即乘機而取其利焉未始非刮財之一道也。

以上所述計十二則皆可以黏貼印花者此外尚有一項可行即我輩投稿家之稿件是也笑相如之落拓儘許買文作呂氏之春秋都因懸賞寄來一稿賺得幾文雖為清苦生涯抑亦快活事業倘令於稿件之上黏貼印花每千字貼印花一分所得當亦不少然而作法自斃我投稿諸同志得毋怪我曉舌乎哈哈（閣下既有此議應當以身作則何以來稿未曾照章黏貼實屬荒謬之至鄙人謹代行政長官判斷將此篇應得稿費全數充公以儆效尤濟羣戲注）

## 新或問

耐菴

或問太平洋會議其結果我中國有無利益能預測之乎曰是會開於華盛頓為中華頓然興盛之兆固自可喜然而盛之下繫以頓安見非興盛之機長此停頓之意乎固未可引為樂觀也且就施願王伍四使之姓測之施從方從側人從也也為地字之半又為他字之半隱隱有地方半屬他人之意青島一案或者其失敗乎願從戶從佳從頁戶為辰字之首佳為難字之旁橫逆拂戾之事恐所難免頁無彥不成為顏又即無顏見人之意王為三橫一直去其上之橫為領土之士去其下之橫為干涉之干中國領土其不免受人干涉乎咄咄強鄰橫衝直撞吾恐太平其名而不太平其實矣且王出頭為主今不出頭是為喪失主權之兆伍為五人二字組織而成五大強國兀然居中吾人側立於旁權力固不能相敵也然則太平洋會議之開與吾國有無利益殆未可預必乎。

或問鳥嶼之鳥其初從鳥從山今則去鳥之四點而爲鳥其義如何曰鳥有翼能飛鳥嶼也而附以羽翼焉得不飛向東洋大海去乎缺其點而不成爲鳥或者不致飛去其義如此然而青島之案迄今虛懸太平洋之會雖開未必即能補救吾仍恐其不翼而飛耳

或問人有恆言張長李短於何證之曰不觀夫南北兩張互相爭長乎此爭彼奪一若非姓張者不能當此議長一席故曰張長長讀去聲皖省李兆珍面皮忒厚不拍擋駕偷摸摸而到任到任未久以各方攻擊未能安於其所而去在任之期甚促謂爲短命省長無不可也故曰李短

或問藥科大辭典中有蘇打之名可作他解否曰蘇打二字可作爲蘇人好打解試觀其開省議會於甯已大打出手矣而開同鄉會於京又大打特打不一打摩拳擦掌頭破血流演一齣全武行怪劇是劇也即爲之曰蘇打亦無不可

或問俗有錢能通神之說其義云何曰黃金時代金錢萬能無論何項事業有錢則無不成議員有神聖之稱尤爲尊貴彼遂逐於議長一席者當買通神聖之議員財神菩薩歟善財童子歟及是時而出其萬能之手段自可壓倒夫羣才故曰錢能通神也

### 穿窬被獲記 (仿桃花源記)

恥痕

太平鄉中安民子穿窬爲業深夜行默誌路遠近忽逢杏花村隱約數百家中有巨第粉牆高聳樓閣連雲穿窬心竊喜緣牆行欲得其間迤邐數武始至後園園門虛掩推之若未鍵更掘壁從竇入竇甚小僅容身蛇行而後進摸索登樓牀榻妝台縱橫羅列有箱櫥櫥篋筒之屬試投以匙應手而關其中積藏纍纍男女裙衫悉皆綺羅取攜未竟忽主人呼有賊穿窬懼竄下適遇健僕擒獲之便縛庭柱褫衣儘力鞭笞家人聞聲畢集交杖毒打自云先世曾作劇賊其妻子僕役盡是內行後發

橫財始肯棄。此舊業問爾。是何人乃敢班門弄斧。宜乎破獲穿窬。苦苦哀求。主人置不顧。黠者復於其衣袋中搜得竊具。至翌日解去。主人語僕云。不可使中途逃也。既行登於船。帆飽舟輕。半日即達。入警廳。向廳長說情。由廳長即開庭審口供。證據確鑿。遂直認不少諱。中山侯氏子。其同夥也。聞之潛謀劫救。事泄亦被逮。後遂無作賊者。

### 討蠶蟹檄

愚痕

聞智者思患而預防。勇者臨變以製敵。是以京觀之築。不貸鯨鯢。步代之齊。尤資貔虎。維彼蠶蟹。者名號負盤。形同有蜚。蠢茲小醜。敢肆跳梁。殘雪我肌膚。憑陵我肢體。情關痛癢。何堪目滿瘡痍。體貴安舒。偏使背生芒刺。既性情之饜饕。復臭味之差池。加以計善逃藏。性真狡獪。暗中摸索。已無影而無蹤。夢裏營騰。又爲鬼而爲域。比辛螫之有毒。爲害更深。較狂獗之噬人。其禍尤烈。此誠軍法之所不宥。而非種之所宜鋤者。也是用怒奮雷霆。志安衽席。滋蔓之圖。難及臥榻。之側。不容爰布腹心。用申號召。槐安境內。螻蟻之陣。齊來。蝸角國中。蠻觸之師。畢集。雖或處種蠱。蝨利其爪牙。成市蠶。資爲羽翼。不妨赦彼脅從。命爲向導。或剔抉於衾裯之內。或爬蹤於戶壁之中。倘能殲厥渠魁。掃其巢穴。凡諸爵賞。同指山河。若其志切徘徊。意存觀望。虫沙大敵。致來逼處之嫌。蠕動么麼。復肆橫行之擾。必當懲其退縮。徇彼戎行。何去何從。孰得孰失。多士多方。實圖利之。嗚呼。禍噬臍而難追。及烈膚而切近。孰非骨肉。忍令傷殘。其各迅奏膚功。勳思搏戰。毋惜一捻之紅。致令十年之臭。廣爲布告。咸使周知。謹馳檄以聞。

### 爆竹聲中一歲除說

穎川秋水

桃符彩煥。爆竹聲喧。舊既除而新是謀。自當別有一番新景象也。故能從成湯銘盤之苟。則義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新不已。我中華民國以新造邦。得新國民。值此新年。一新民德。當令吾亞西亞洲五族共和。各邦舊染汚俗。咸與維新。而萬古常新矣。

豈不懿歟。豈不懿歟。而回憶去年之舊事。當爆竹聲未響以前。囂囂者則國民力爭二十一條聲也。喧喧者則國民索還東魯聖地聲也。堂堂正正侃侃而談者則珠槃玉敦問我太平洋會上代表團不甘放棄權利聲也。而且戰爭未息。放礮之聲轟轟然。函電紛馳。倒閉之聲格格然。泊乎嘉平伊始。則更諸聲雜作。琴琴者是為臘鼓聲。逢逢者是為敲門索債聲。騾騾者是為奏刀宰雞豕聲。噉噉者是為乞兒沿街跳灶王聲。其餘則啼飢號寒者之聲。嗷嗷購年貨送歲禮者之聲。嚶嚶焉及聞爆竹一聲。而以上諸聲。遽寂。此真王荊公詩所謂爆竹聲中一歲除矣。雖然舊聲既去。新聲即來。側耳靜聽。則又投瓊之聲。鏘鏘然。抹牌之聲。丁丁然。兒童喇叭之聲。嗚嗚然。人家鑼鼓之聲。鏗鏗然。猶未已也。賀新歲則恭喜發財之聲。驪然。飲春酒則猜拳行令之聲。哄然。一登舞臺有繁絃急管聲。更啞啞其怡情也。有紅腔紫韻聲。亦幽揚而動聽也。一入游戲場有南詞北曲聲。雖雅俗不同。而皆洋洋乎其盈耳也。有崑腔京調聲。雖精麤迥異。而皆颯颯乎其移人也。嗟此諸聲也。果皆何為乎。來哉。曰。時當歲首。律中太簇。及時行樂。為此春聲。以冀鼓吹昇平耳。然尙不及吾新聲雜誌諸聲之雜然並作。尤為興會淋漓焉。蓋新聲雜誌之中。有戲言焉。不啼聆鸞笙鳳笛。也有花語焉。不啻助燕語鶯啼。也有叢話焉。不啻聞仙音法曲。也有談蒼焉。不啻奏雅樂清歌。也有諧鐸焉。不啻適人之以木鐸。徇於路也。有說海焉。不啻萬頃波濤。洶湧澎湃於滄溟渤海也。語有之曰。此之謂夏聲。能夏則大新聲雜誌合諸聲以爲聲。洵不愧夏聲矣。哉。鄙人無似。雖未嘗龍吟虎嘯得意狂。嗥亦不甘狗盜鷄鳴味良肆惡。而獨於報界及雜誌界上。濫廁一席焉。今者戲泐蕪文。此非惡聲實新春以來之一片承平雅頌聲也。

# 北京名伶



余玉琴羅百歲之青石山

花衫小楊月樓



七禽孟獲已楊夫人

# 名伶綠牡丹



最近北裝小景之一



名伶綵粧牡丹



最近化粧小景之二

# 戲言

病在醉筆



## 三十年來上海劇界見聞錄

### 張黑楊四立

海上漱石生

開口跳張黑即二十年前之滿天飛。工演盜銀壺雙跑馬小磨房偷更雞等劇。彼時已技藝純熟。工候到家。惟賞識者稀。故其名猶不甚顯。著會即北上。始名張黑。與內城各名伶配戲。其造詣益進。開口跳固貴。身手敏捷。而演施公案彭公案中之賈亮。朱光祖楊香武等劇。口齒宜流利。更宜斬截。尤須字字明哲。語語個個。演來方分外生色。張黑深得此中三昧。故中年後所演各劇。開口跳中實屬無與抗手。前年與李吉瑞同時至滬。隸新新舞台。頗受滬人士歡迎。非偶然也。楊四立亦武丑中之卓卓者。東三省薄有名譽。抵滬後亦哄動一時。以能連演十八齣盜魂鈴戲。迷傳諸劇。微諳鬚生各調。儼然以鬚生自居。喜唱葫蘆谷。洪羊洞。空城計。各戲。一意專使花腔。於是非驢非馬。大為識者所詆。而聲名亦因是日墮。屈計至滬。凡三四次。而每次皆失意而去。近則一落千丈。各舞台幾無邀聘之者。其實平心而論。楊於開口跳諸戲。張黑外當首屈一指。惜乎其自作聰明。乃致弄巧成拙也。

戲言

## 高誌操藏書

### 何金壽何家聲

何金壽何家聲。俱蘇州小花面中卓卓者。惟二人俱非崑班出身。故台步聲口純乎京派。何金壽係徽班著名老生四麻子（另詳）之子。自幼即習丑脚。談諧入妙。演乞兒小竊等戲。最佳以狀貌枯瘠。頗形似也。亂彈中之探親相罵。送親演禮等丑旦。演來亦淋漓盡緻。令觀者忍雋不禁。腹中脚本甚豐。能排種種新戲。在滬演劇最久。頗受社會歡迎者。職是故也。何家聲善伸縮。其頸作鷺鷥狀。博台下發笑。今小丑之以頸作態者。自何始。演劇以滑稽爲工。妙語環生。俯拾即是。看香叫喜之丑婆子。堂樓詳夢之瞎子描摹。尤曲盡其妙。幼年並未讀書。素不識字。而天分極高。記憶力更加人一等。故凡排演新戲。祇須有人口授。出台時原原本本。可以一字無訛。且臨場更善於穿插。以是演來尤臻神化。

### 劉永春劉永奎

大面劉永春。中氣充足。嗓音宏亮。字眼明。哲聲調。雄厚爲黑頭中之最臻純正者。工探陰山。劍判官。草橋關。劍包勉。劍美案。打龍袍。審七長亭等劇。爲人仁厚。有長者風。涉獵柳莊。麻衣鐵關刀。諸相書。略知風鑑。然與人言。不肯作休咎語。一若不知也者。謂相隨心。轉休咎之說。乃術士愚人語。豈足爲憑。其言頗有見地。暇時好畫金魚。龍種獅頭。活潑潑地。殊得游泳之趣。未始非伶界中雅人也。劉永奎。本架子花臉。亦唱銅錘。工盜御馬。取洛陽。三國志之張飛。岳傳之牛皋。水滸之李逵。各劇。而有時演草橋關。黑風帕。斷密澗。審李七等唱工戲。亦高亢得宜。疾徐合度。口齒沈着。句調雄渾。並非率爾操觚之作。前歲在新新舞台。與李吉瑞配戲。可云銛鏘悉稱。蓋能得清剛雋永四字訣者。近改唱鬚生。其技我不欲言矣。

### 大奎官小奎官董三雄

大奎官。小奎官。董三雄。皆架子花臉之表表者。而大奎官以沈着著。小奎官兼工武。二花以翻跌著。董三雄兼工白臉。以奸狠。

著三人之技。又各不同。故奪小沛。蘆花蕩。取洛陽等劇。以大奎官爲最。白水灘。紅桃山。草上坡。蘆林坡等劇。以小奎官爲最。若下河東。寶蓮燈。及楊家將之潘仁美等劇。以董三雄爲最。然董有時或演楊七郎。氣度昂藏。表情周密。亦殊不弱也。小奎官幼年本業皮匠。至弱冠後始習戲。故武工雖臻勇猛。而跌撲時。每以兩臂肘着地。致肘跟易傷。試觀其演白水灘。青面虎。演後輒見肘間皮破。血痕殷然。此爲幼時未經練工之明證。然以皮匠而一躍竟成名伶。亦可謂有志意矣。董三雄工白臉。各劇妙在相本凶惡。一勾臉更咄咄逼人。且又善摹戲情。從不敷衍了事之故。而演張飛。馬武。楊七郎諸劇。則又得力於身材雄偉。台步堅凝。頗具大將風度。惟暮年爲芙蓉城主所困。狀貌日瘦。中氣日衰。殊一憾事。子壽兒後名長清。雖不如父。而胸中劇本豐富。兼能間演小丑。亦以誤於煙。竟致窮困。終煙之爲害烈矣哉。

### 六月鮮自來紅水上飄天娥日

秦腔中之青衣。且其聲哀以殺。故初時歡迎者絕鮮。且有指爲亡國之音。不祥莫大者。然西幫及北幫皆重之。六月鮮自來紅。開其先。彼時有祭塔。烏王帶等專重唱工之劇。而自來紅之對銀杯。尤悲感淒涼。令人聞而腸斷。茲三伶俱貌不甚。麗所恃。僅係陳子遠水上飄。抵滬而色藝乃冠絕一時。最工者爲蘆花絮一劇。卽鞭打蘆花古事。小生小金紅。飾閔子騫。老生達子紅。飾閔員外。配合得宜。堪稱三絕。其表情之周密。演來能使人怒。能使人悲。能使人感。而且悟。此種戲實有功世道。不淺。惜近日竟成絕唱。無一排演之者。殊爲憾事。他若十萬金。桑園會。算糧檢柴。忠孝牌等演來。亦各有精采。有時間演三疑記。等花衫。亦殊楚楚。生姿而舉止。幽嫻。一洗飛揚浮躁之習。尤爲難能可貴。天娥日卽張玉金。初至滬。隸六馬路天福部。時天福適汪桂芬。輟演。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天娥日登臺後。排新劇。燒骨記全本。（彼時確係新劇。滬上從未演過。且劇本甚長。能演三點餘鐘。有王文龍。征蠻團圓等節目。）賣座驟擁。且燒骨。募金時。劇情悲慘。臺下有擲以鈔票。洋蚨。一若真有此事。看幾於每演皆然。

殊爲見所鮮見而天娥旦之名譽亦由是一躍而起惜此劇外之各戲僅望鄉裏等悲劇尙佳餘殊無甚出色處耳

### 小金虎小金寶小桂林小桂枝

小金虎章姓吳王臺畔人大雅崑班中名旦也沈靜得閨閣氣息演折柳喬醋等劇最佳蒞申後隸老天仙亦勉強配演京劇然祇鳳凰山等吹腔戲尙可餘則敷衍而已貌整齊而氣尾微凸亦一缺憾後借京伶赴都余曾於大柵欄廣德見之班中不甚重視排戲必在第三四碼南伶不能得志於北何況崑班余惜其不應有此一行也小金寶姓徐名介玉貌殊冶蕩態更風騷以是演五旦最宜彼時淫戲尙未申例禁齋飯來唱等劇其浪態足與吳蘭仙相埒（蘭仙亦蘇人出身亂彈并非崑旦貌雖於花以善演浪劇著惟已在三十年前故不另詳其巔末）凡嗜觀劇者俱賞之第未幾即去滬不知所終小桂林姓陳字瞻仙幼年時端莊流利兼而有之而演劇則純以沈靜勝雖有時亦演齋飯等戲從不以色身淫態示人見者或譏其過於莊嚴幾乎不類花旦然演閨閣戲則儀態萬方表情細膩非常人所能望其項背也惜中年嗜阿芙蓉太過以致其貌遽衰聲亦嘶啞旋即輟演小桂枝姓田出身亦係崑班書齡即兼習京劇故胸中脚本甚多記其初出臺時老天仙三麻子排野叟曝言演謝紅頭一種秀麗嬌媚之態使人之意也消余因決其將來非池中物後果名譽日起今隸大舞臺雖所演之劇配脚居多然誠班中所謂不可多得之硬裏子也

### 霓裳影

野 隱

### 海上之旦角談

#### 劉慧琴

劉慧琴爲劉培山之子執贖於任長海門下長海弟子雖多學成以藝鳴於時者金景萍外祇慧琴一人而已而慧琴學藝之

成先於景萍。故景萍之戲。長海教之者。半慧琴。教之者。亦半。今景萍已。蜚聲於時。慧琴之藝。可知。已。慧琴秀外。慧中。不染時下。伶人惡習。惟古來。喻美人之體態。苗條者。必曰。長頸細腰。奈慧琴。腰固細矣。頸亦隨之。而長反失。美觀。臺步。一以毛韻珂爲法。趙君玉。以武生。改旦角。上曉後。舉步一頓。一躡。隸天蟾舞臺。久。劉玉琴。沙香玉。輩效之。慧琴隸大舞臺。久。遂效法。韻珂。然畢竟。韻珂臺步。勝君玉。多多。故慧琴之臺步。亦視玉琴。香玉爲勝。取法乎上。僅得乎中。玉琴有焉。

### 林靈卿

林靈卿爲林連桂之孫。寶恆之子。樹勛樹森之同堂弟也。靈卿初名小芬。演鬚生。嗣因倒嗓。改花旦。貌亦韶秀。惜鼻準太高。足損其美。其最盛時代。在出新劇場之後。（即今之共舞臺舊址）漫游京津福建等處。頗著盛名。今則年事已非。大有淪落之感。辛酉秋間。隸亦舞臺。猶以妻黨同。惡報及木蘭從軍。諸劇相號。召座客對之。已視爲無足重輕。余嘗建議。凡梨園子弟。無論習何角色。靡不藝與日進。年華正不妨。老大惟習花旦者。其色稍衰。即爲人所厭視。故習練花旦。戲時最妙。兼習小生。戲他日。易且而生。仍能立足於紅氍氈上。且花旦與小生。兼習殊易。值此小生界人材零落之時。習旦角者。何不急起直追哉。

### 小楊月樓

小楊月樓。父天保。無藉藉名。在甬搭班。久暇時。親教月樓。以鬚生。戲三年。藝成。即至海上。隸丹桂第一臺。時年祇十三。嫩臉羞花。圓姿替月。實已具花旦姿首。而笑時。梨渦雙溢。婉豔可愛。唱鬚生。戲引吭高歌。梁塵爲落。如李陵碑。空城計。諸戲。名淨劉壽峯。爲之配。楊七郎。司馬懿。至今傳爲好戲。究以童年。運用丹田。氣過分年。十六。倒嗓。幸與毛韻珂。爲郎舅。親從韻珂。改習花旦。兼習青衫。越一年。遂以花衫名於時。然其藝之成。實在隸大世界大劇場之一年中。余因是作兩種感想。一。凡在童年習戲時。代萬不可使之。貿然登臺。而鬚生。更甚。蓋童年。衷氣有限。上臺時。又祇知盡力。唱去。不知運用。規避之法。勢必斷喪元氣。其或。

天賦獨厚。倒倉之後。尚能圖存者。亦如昔日之小桂芬（張桂芬）今日之吳鐵庵等而上之。亦如余叔岩之祇存音韻而已。故余謂使童伶登臺唱鬚生戲。是謂戕賊人道。奈何近今舞臺上。戕賊人道者之多耶。小楊月樓之得能由鬚生而改旦。角誠月樓之大幸也。一海上舞臺林立。自大世界大劇場與小楊月樓。即為大劇場之臺柱子。其近日種種唱工武藝。悉在隸大劇場中時磨鍊而出。以余所知。月樓在大劇場時。月薪祇八百元。今則已達千元以外矣。餘如坤角馬金鳳。月薪祇五十元。今一躍入小呂宋。聞包銀月以五百計矣。汪碧雲月薪與金鳳同。今亦加至二百元以上矣。人苟向上。則荆棘中固未嘗無蘭也。余歲首介紹綠牡丹入大劇場。綠黨中人羣謂大劇場係附屬於大世界俱樂部。為身價問題。綠未免委曲。甚至羣相詰責。實則明春亦舞臺。聞將以千六百元爭聘矣。大劇場何負於綠哉。因述小楊月樓事。連類及之。

汪鳳奎

汪鳳奎為碧雲胞妹。年十三。碧雲見崑曲中與悉以己所能者授於妹。聞鳳奎崑曲戲能上口者已四五十支。是他日碧雲衣鉢有傳人矣。本雜誌第六期。余傳碧雲事。陳丈亦陶許以碧雲百韻詩見贈。惜不及茲。特補錄此於陳逸石丈詩云。名士美人本雙絕。碧娘色藝亦陶詩。可謂確論。百韻詩云。塵世知音少。風詩好色詳。小家生碧玉。舊巷在金門。自是幃房秀。原殊時也。妝行堪劉淑。並姓競絳。僂芳（或謂碧娘本姓吳。亦云姓胡。不知孰是）門外吹簫市。庭前響屨廊。從軍難代父。壓線且隨娘。忽地椿萱萎。終天葛藟傷。桃潭依水活。菊部逐塵颺。教曲諧金縷。流音繞畫梁。舞裙風細膩。歌扇月輝煌。蓬梗辭香水。桃根寄上洋。碧城符綺歲。黃浦近春坊。故事談天寶。（碧娘幼學小宴等崑劇）新妝效壽陽。亭亭花影弄。嬌嬈篋聲揚。世界開游地。乾坤隸劇場。氍毹工蹀躞。環珮益淒涼。庭儻春暉駐。閨應弱質藏。慧心能詠絮。慘手解縫裳。盈握珠珍室。迴文錦貯腸。屏開才中雀。琴鼓曲求凰。宴罷停燒燭。紅餘事執篋。畫眉花管試。洗手絮羹嘗。衣辭歸甯便。香添侍讀常。妬教紅粉徧。吟耐白頭長。倦繡依

瓊樹清眠倚玉牀。有才生白鳳。無命卜黃羊。秀麗朝霞。靨澄鮮。秋水。匪纖腰。束蠻素。雞額上。鷓黃。櫻顆。朱唇綻。瓠犀皓。齒。鑲眉。  
添山黛。遠肩。繡玉樓。香霧鬢。翻新樣。雲鬢。學古裝。青衣。俄侍女。稿袂。宛僂僂。姜壓臂。金纏。扁搔頭。玉。夏。鏘。淡妝。濃抹。稱殘月。曉風。  
當飾貌。超歌院。傳神肖。繡房。顏開。浴霽。月容。斂。凜秋。霜。嬈娜。搖隄柳。朦朧。睡海棠。風流。兼。蘊藉。流利。難。端莊。裁扇。羞難。掩。投梭。  
怒亦伴。凌波。神賦。洛。灑。竹女。啼湘。善表。情哀。豔工。摹意。悚。惶。回頭。生百媚。舞態。幻。多方。風過。僂。留。罷。雲行。響。遏。剛。音。清。調。鳳。管。  
歌。脆。轉。鶯。簧。按。板。分。徐。疾。彈。絲。叶。徵。商。陶。情。宜。謝。傅。顧。曲。有。周。郎。珠。履。三。千。客。金。釵。十。二。行。遲。歌。頻。漏。盡。片。舞。輒。餐。忘。交。口。轟。  
雷。響。迴。身。閃。電。光。掌。聲。爭。擊。賞。色。相。遠。延。望。起。草。文。聯。社。災。梨。錦。集。囊。傾。城。邀。一。顧。嘔。血。搆。千。章。眼。魄。花。看。霧。容。殊。玉。在。牆。旅。  
銷。良。夜。永。隊。逐。少。年。忙。紅。袖。憐。才。甚。青。衫。溼。淚。滂。靈。心。通。彼。美。偷。眼。覷。詩。狂。初。見。瑤。臺。下。重。逢。玉。鏡。旁。花。容。希。越。女。絮。語。出。吳。  
鄉。匿。笑。姿。尤。媚。含。顰。體。未。康。兼。葭。雖。慕。切。瓜。李。各。嫌。弱。不。勝。羅。綺。謀。難。足。稻。梁。幾。遭。艾。沒。李。或。代。桃。僂。冠。世。名。猶。斬。連。城。  
價。孰。昂。龍。分。官。府。絹。華。助。女。兒。箱。屋。儘。千。金。築。珠。誰。十。斛。量。綠。梅。輪。聘。早。紅。葉。託。謀。良。影。顧。驚。鴻。若。才。憑。繡。虎。彰。問。年。瓜。字。破。  
垂。老。硯。田。荒。豔。體。詞。填。宋。香。奩。句。集。唐。新。詩。分。近。古。小。傳。感。興。亡。西。抹。東。塗。筆。春。花。秋。月。觴。使。難。通。蛟。蝶。夢。不。到。鴛。鴦。落。雁。驚。  
寒。浦。嗽。鴻。憫。遠。疆。管。絃。皆。義。響。脂。粉。亦。仁。漿。輪。粟。風。先。滬。同。車。女。赴。杭。名。花。偕。姊。妹。秋。菊。裹。餽。糧。指。女。伶。粉。菊。花。峯。似。佳。人。  
笑。碧。孃。女。弟。笑。峯。髻。齡。妙。藝。湖。宜。西。子。航。陳。平。懷。故。里。蘇。小。近。錢。塘。報。合。貽。瓊。玖。鄉。應。話。梓。桑。律。吹。葭。管。動。舞。願。柘。枝。憤。力。  
竭。東。人。杼。功。資。織。女。襄。某。省。義。賑。初。擬。假。座。煩。演。而。未。果。額。題。綠。表。聖。余。擬。額。字。曰。海。風。碧。雲。聯。撰。爲。思。王。謎。典。同。萍。社。  
詩。詞。集。草。堂。林。屋。山。人。爲。集。杜。浣。花。聯。句。竿。頭。劫。日。進。筆。底。羨。雲。驥。增。價。金。聲。重。加。餐。玉。體。強。梨。園。推。領。袖。蕊。闕。任。徜徉。或。擬。贈。以。碧。城。僂。史。之。名。聞。有。遷。喬。計。還。須。擇。翔。芙蓉。稱。豔。絕。芍。藥。恨。離。將。白。雪。歌。盈。耳。黃。河。句。引。吭。佩。要。留。漢。女。怕。  
獻。王。嬌。阮。眼。知。非。白。潘。絲。碧。已。蒼。徵。歌。經。北。地。駐。景。謝。東。皇。後。約。重。歸。權。臨。歧。暫。折。楊。綺。餘。霞。散。易。筆。潤。露。垂。浪。花。裏。春。長。在。



林間樂未央。彩鸞清且婉。飛燕頰。還頰嫁。誤風傳。杏吟先露。盟蒼綠。仍聯翰。墨名豈等優。倡鈴擊。將花護。輒拋引。玉瑋風懷詩。百韻露布紙千張。

### 哀梨室戲談

豁公

本書主撰施濟羣嘗和我說看文字無異食菜必須酸甜苦辣鹹時常更換方覺有味假如你抱着一個味兒吃到底便是山珍海錯也是味同嚼蠟的我因此便聯想到我們做戲談差不多十有八九總是抱定了程(長庚)余(三勝)王(九齡)張(二奎)汪(桂芬)譚(鑫培)孫(菊仙)徐(小香)時(小福)楊(小朵)侯(俊山)朱(蓮芬)何(桂山)金(秀山)俞(菊笙)楊(月樓)小樓蘭芳叔岩豔秋小雲慧生一班有名的角兒論他的「白話」「唱」「做」或「武工」再不然便把「紅鬃鬚馬」「三國志」「五彩輿」「大名府」那些本戲的「戲情」「戲詞」和「穿插」批評一番談來談去老不改樣未免要討諸君的厭惡所以我現在對於伶人的技藝以及劇本的情節詞句概不談論祇把梨園中諱莫如深的趣事拉雜寫來給諸位做個酒後茶餘的談助想諸位一定是同意的。

伶人的代名詞統叫做「角」分開來便有「生」「旦」「淨」「末」「丑」「副」「外」「雜」種種的名目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此外還有「神仙」「老虎」「狗」三種名色大概諸位知道的就不多了現在我且把他記在下面大凡盛名遠播技藝過人隨便貼什麼戲都能假號召看客的「角兒」事事可以自由誰也不敢干涉這種「角兒」(如譚鑫培陳德林楊小樓之類)就叫做「神仙」還有一種角色「頑藝兒」並不見好名譽也不甚佳(如麒麟童三麻子王德全之類)但有一種特別的勢力(或是後臺管事或是伶界前輩一般的伶人大半是他的徒子徒孫或有特別關係)能假指揮羣伶此等「角兒」就叫做「老虎」其餘庸庸碌碌的「小角」事事聽人驅策一點不能自做主張的便叫做「狗」我想「神仙」「二」字非常清高「老虎」名目也

很威武。只有叫做「狗」的未免可憐些兒。但是諸葛、三公、龍虎、狗、千古傳爲美談。人生在世，能設與武侯兄弟同享美名，也可謂不幸中之大幸了。

「神仙」「老虎」「狗」之外，另有一種「角色」，名字叫做「中平籤」。這種「角兒」的「頑藝」說好也不見好，說壞又不算壞。「戲碼兒」常常排在中三路。上園子裏有他不多，無他不少。他要保持所居的地位，並希望將來「走紅」。大概非拚命的聯絡「老板」（台主）和「擋手」（管事的）不行。聯絡的方法雖不一定，但也不外乎「投師」（拜老師）、「拜把」（換帖）、「拜乾老」（過繼）幾樣。他那唯一的目的就是要「老板」「擋手」「捧」他。那是不消說的。（切記得前年二月有一天，我和老伶熊文通逛大世界，忽然有個少年人趕着叫他爸爸，我心裏很爲詫異，因爲文通只有一個令郎，我是常見的。這少年既非文通之子，爲什麼也來叫爸爸的？後來私下一打聽，才知是十年前文通開館子時候認的兒子。據說這種兒子或徒弟，最靠不住，因爲他在背時的當兒才肯謂他人父，謂他人母，假如他「唱紅」了，便要變過一個人來。遇事都要「挑眼」（就是找又頭），又是「包銀」少了，又是「名牌」小了，又是「戲碼」低了，稍爲有點不高興，就拿「不唱」嚇人。到那時做「老板」或「擋手」的，除了自行取消「乾老」的資格不算，還要拍拍他的馬屁去才行。你說好笑不好笑？呢年關在，卽小可的私事，很忙。這篇戲談只好就此中止。等過了年，再和諸位暢談罷。

### 紀孫春恆

姚民哀

孫春恆，天津人行六，爲老張勝奎之愛徒。初搭嵩祝辰班，唱零碎。老生後，就劉維忠之聘，來滬隸丹桂茶園。名在周春奎下，譽無聞。月餘卽去。迨第二次至滬，係應杜蝶雲之招，仍在丹桂。則懸正牌，而負時譽矣。常倒串丑角，趣語風生，好閱報。無日不持申報在手，自首至尾，讀一過無雙。字遺翌日出台，卽將新聞插入科白。中海派鬚生之說，滑頭話，孫實始作俑者。當其十六

戲在京唱零碎時一夕余三勝與大奎官唱捉放曹余因有要事臨期請假管事遂以孫代余春恆白付輩晚藝弱恐大奎官之不悅故特趨至大奎官前致禮曰（劉大爺侄兒伺候大爺望大爺照應）大奎官鈎臉甫畢正欲換衣聞孫語回眸略視勃然曰汝輩誰亦可與余配戲遂詢管事知三勝告假事劉洗臉拂袖竟去春恆大窘未幾即去津以避同人之譏彈及至春恆重隸丹桂之時大奎官適亦在是不過名譽大不如前春恆則方凌霄直上與同隸嵩祝辰時代適成反比例第一夕孫登台打泡即指明唱中牟縣帶落店自飾陳宮大奎官之曹操周春奎之呂伯奢是夕孫分外加勁幾無字不有彩聲大奎官舉動失措大為座客椰揄戲完之後至後台大奎官問孫頭一天何以即如此擠我春恆笑對曰（劉大爺侄兒見若不好唱去大爺又要洗臉）大奎官恍然大悟曰（在京那一回就是你虧你十年前的事還記得清楚但是你今天這樣逼我可曉得老頭子當場下不去麼）春恆對曰（劉大爺那回在京許多大老班在後台大爺洗臉一走真教我尋死嫌遲比較今天更下不去麼）大奎官默然無以難不一月大奎官即託故他去孫之名譽日盛一日但孫之嗜好甚深烟酒色三字無一不好晏起遲眠嗓音驟倒雖以作工輔之然與今近之麒麟童鬚沙不成聲毫無瞭曉之音也一日逢星期鐘鳴三下猶擁被高臥跟包催促再三始興不及盥漱忽至後台一面上裝一面吐沫擦牙臨出台時吸高梁一杯然後舉簾唱未及半酒性上湧兩頰發赧望之神光奕奕神采煥然較他伶之以脂粉塗面活潑多多老鄉親見之自歎不如私語人曰（孫小六頭是真會頑忍於壽命有關）或以告孫孫歎為知己然雖知過而未改也與譚英秀頗有交情在京時彼此攻錯不稍苟且迨後究以邊幅不修戕賊其生死於石路天仙茶園間壁之馬棚衙年僅三十有八時清德宗十年甲甲夏論者惜之

### 徵求評戲的戲評

哀黎老人

唱戲的角色一天少似一天評戲的角色一天多似一天現在我把諸位評戲的當做唱戲的合成一副班子聘請南北名角

請閱本雜誌的衆位先生照着東林點將錄的法則評他們一評或是點古人（須在一個時代）或是點小說上的人名（如水滸紅樓夢三國志等）最好本地風光就點唱戲的姓名點得好我預備幾種新出版的書籍奉送這位戲評大家稿子寄本雜誌編輯部先請看特聘南北名角的海報

馮小隱 馮叔鸞 春覺生 穆詩樵 楊塵因 周劍雲 蘇少卿 劉豁公 鄭正秋 鄭鷓鴣 鄭子褒 趙伯蘇  
 袁寒雲 步章五 侯疑始 何海鳴 梅健庵 周瘦碧 林老拙 劉少少 管義華 楊山山 徐凌霄 張繆子  
 張非禪 周瘦廬 陳優優 張亞庸 惲秋星 汪俠公 姚民哀 舒舍予 徐半梅 穆辰公 尤半狂 韓天受  
 劉醉蝶 孫漱石 劉鐵仙 詹脈脈 辻聽花 沈芳塵 稚圭閣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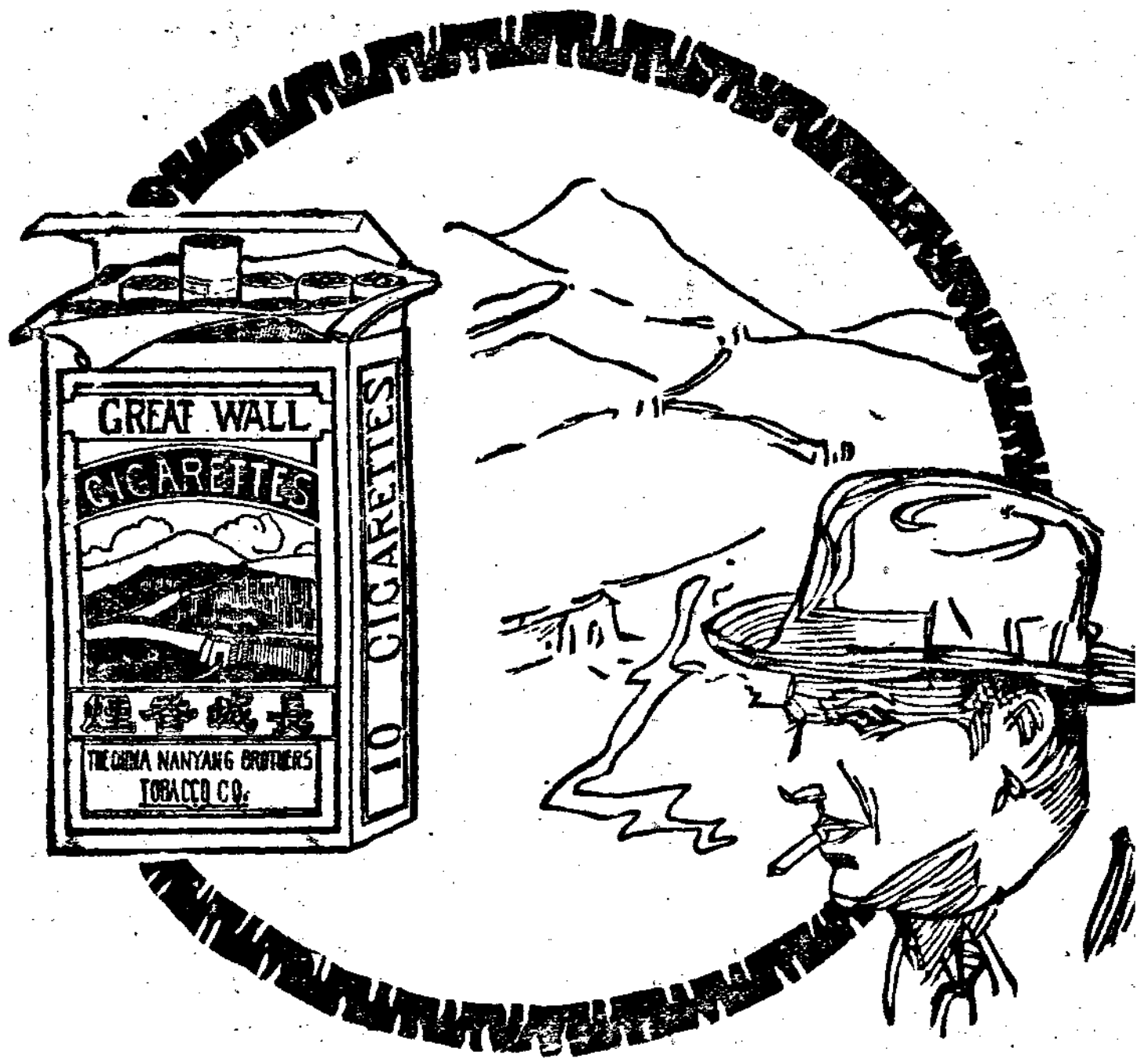
## 詞選

浣溪紗

題粉豔親王倩影

亦陶

澹到無言意亦香。迴風舞罷月昏黃。聲聲夏玉出歌場。  
 瘦影驚鴻頻自顧。天然佳色傲秋霜。花封不讓牡丹王。



先哲有名言 長城國之寶  
 今有長城烟 足令人傾倒  
 色嬌味更佳 完全國貨造  
 物美價復廉 遠近馳名早  
 諸君吸此烟 可以除煩惱  
 實業賴以興 權利賴以保  
 寄語愛國人 勿忘此烟草  
 每罐五十支附贈獎券一紙  
 積存多張可換各種貴重贈  
 品

中國南洋烟草公司啓



花底滄桑錄

花蕓樓主

第九節 第二屆花國大總統略歷及其他重要人物

第二屆花國選出之人物。大總統爲福祥里徐第。副總統爲小花園沿馬路王寶玉與寶琴。花務總理三馬路笑意。(即第一次之才部總長)才部總長會樂里金湘娥。(即第一次之參政員)次長居仁里朱筱芳。(第一次亦係次長)會樂里引鳳樓。貌部總長居仁里枕霞。次長久安里娥影。民慶里花雲玉。品部總長精勤坊花媛媛。(即第一次亦係總長髮髻爲官之連任)次長福裕里蘇第。(即第一次之參政員)久安里青鳳。(即第一次之新清和庭筠里都督首先反對花務總理連英者)藝部總長小花園月月紅。次長小花園素香樓。民慶里雲樓。政參院正院長小花園蕙勤。(即第一次之樂餘里都督)副院長三馬路花娟娟。參政員民慶里月貞。居仁里小洪穉香。(即第一次之清和坊都督)三馬路筱王照鳳。(即第一次之三馬路花政長)小花園蕊芳。(第一次亦係參政員)老民和韻玉。小花園問素。福祥里薛寶釵。汕頭路張彩寶。會樂里天香別墅。樂餘里孫織雲。會樂里良慈珍。(第一次亦係參政員)和心坊蔡詠春。(即第一次之和心坊花政長)小花園雲霞。民和右梅寄。三馬路億情。民慶里高齊雲。三馬路筱文仙。(第一次亦係參政員)鼎豐里謝湘君。福裕里賽鶯鶯。花園沿瀛蘭。(即第一次之藝

部次長張瀛仙之改名。三馬路林素雲。久安里林雲仙。小花園情媚。民和右憶春紅。福祥里花鳳雲。清和沿亭亭。會樂里清河張。清和坊雅仙等二十八人。四路交際使四人。則爲民和里高雅雲。即第一次之日新里都督。福裕里曼君。即第一次之樂餘里花政長。民和里黛語樓。即第一次清和坊迎春坊巡閱使。會樂里明霞。福祥里都督龍楣。花政長賽昭雲。即第一次之福致里花政長。護花使蘋香館。花尹媚蘭。即第一次之參政員。小花園及小花園沿都督金第。花政長綠波。護花使真月影。第一次亦係小花園之花政長。花尹情娥。福裕里都督樂宅。第一次亦係福裕里都督。花政長驚鴻。護花使蘇台春。花尹圓雲。樂餘里都督願盼。花政長情花。護花使荷花仙館。花尹桂雲。會樂里都督花菊仙。即第一次之參政員。惟彼時居福裕里。花政長情約。護花使張紅玉。花尹浣香。清和坊都督馮可卿。花政長美在。護花使洪寶寶。花尹荷亭。和心坊迎春坊都督洪第。即第一次之和心坊都督。花政長田金花。護花使金大嬌。即第一次之迎春坊花政長。花尹紅拂。新清和庭筠里都督翠娟。花政長陳小鳳。護花使陳雅雲。花尹憶笑。民慶里福甯里都督花想容。花政長愛顰卿。護花使瓊花。即第一次鼎豐里民慶里都督。花尹梅素。三馬路都督鑑冰。第一次亦係三馬路都督。花政長夜明珠。即第一次之貌部次長。護花使徐蓉如。花尹元春。汕頭路都督王巧雲。即第一次汕頭路之花政長。花政長楊寓。護花使花美玉。花尹好第。即第一次特別區之副都統。同春坊同春沿都督春鏡樓。花政長洛妃。護花使客串紅。花尹春錦。即第一次之參政員。惟彼時居福祥里。壽康里精勤坊都督高翠玉。花政長謝麗娟。護花使翠霞軒。即第一次之精勤坊都督。花尹情第。老民和都督花月痕。即一次亦係老民和都督。花政長趙蘭舫。護花使如卿。花尹吟鴻。新清和都督張第。花政長姚第。第一次亦係新清和花政長。護花使飛鴻仙館。花尹天籟。東福致里都督蘋姑。花政長若花。護花使竹第。花尹青青。西福致里都督幽情。花政長薛琴。護花使錦月閣。花尹薛第。清和沿都督情真。花政長月緣。護花使寶玉。花尹賽春。久安里日新坊都督時鴻。

(卽第一次之安樂里吉慶坊都督)花政長夢樓。護花使麗春。花尹張寶寶。安樂里安樂沿都督小金鋼鑽。花政長小金鐘。護花使金寶寶。花尹金花。居仁里鴻興里特別區域正都統蘇第。副都統鳳第。此次選出壹百三十二人。僅三十四人爲花國舊人。當時輿論紛歧。有謂不應復將第一次當選者。重行選入。與中華民國之仍用亡清餘孽。犯同樣弊病。有謂是係倒閣組閣。留用一部份之舊人。亦不爲過。此種議論。良因極峯徐第。不孚人望。故議論騰起。幸是年督軍團勢盛。安福部成立。黎黃陂被迫去位。徐東海以三朝元老資格。出爲兩朝領袖。適於此時御極。上海之花國總統徐。亦於此時發現。游戲三昧中。含諷刺時事之意味。亦有一部份憤世士子所激賞。故謠詠漸安云。

大總統徐第逸事 欲治一代之史。首編開國之君。自民爲政。總統尙矣。大端固在必書。逸事最難盡弋。不得已而求諸野。亦采風者之苦心矣。徐總統第二任之元首也。既以三代廟在不祧。拾遺補闕。既不設官。吾儕咕哩小儒。當仁奚讓。應時著文。固其所矣。今之元首。來自田間。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多有足備甄錄者。南虎嘗作捫壁之談。(徐南虎曰。徐大總統在京師時。余忝爲不宿之客。一夕酒闌。乃淳于我。固却不獲。稍引手。豈特武鄉侯五月渡瀘之地。直是林教頭擡刀誤入之堂。彼虎我亦虎。兩虎相鬥。必有一傷。其焉敢交。倉皇不及浣指而遁。事隔數稔矣。今茲在滬。蔡生者。公府新羽林也。爲予言曩之楊朱。拔一而利天下者。所不爲。近則蚌壳沾苔。丈夫初蓄清髭。無此柔膩也。予曰。噫嘻。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東風怨未開。茸茸乎。芊芊乎。遲遲吾行之歎。如爲此物而設也。悲夫。)老吃曾爲吞金之說。(憚老吃曰。徐總統張幟會樂里時。去今三載矣。憶否筵間作客。薄嘗熊掌。吞金鈕三。幾與世長辭。一自號後崔護者。拯之獲甦。既登極峯。一夕。崔護重來。總統餉以三圓和菜。崔引前事謂之曰。日者朱少卿相卿一世其昌。意者終身總統乎。卽正色曰。惡。是何言。替人現在。非笑意則夜明珠。崔曰。然則卿已預貯金匱石室中乎。我不解所謂。崔亦笑置之。)然皆小小一節耳。如是我聞。更僕莫數。偶爾志之。有何不可。徐產於常熟東鄉之虹。



橋鎖扶床之歲。至無足觀。賤日豈殊衆。貴來方悟稀。稍長貌中而膚滯。有小寡孀之目。初淪樂籍。居會樂里。名虹橋老三。不幸爲莽男子所窘迫。負創北去。易名情鬪。隸韓家潭雙鳳院。懸榜未久。得識吾友適庵破園。拾金之始。亦大恢奇。一日破園踏春。腹痛急切。莫得廁所。適庵偕行。指一小門。謂曰。此伎寮也。姑擲一金開菓盤。不難方便如廁耳。破園可其說。同入妝閣。諸伎陳肉屏。無意中得情鬪。破園告以更衣。情鬪爲綢繆甚豐。尋問破園。得無囊貯十餅銀乎。破園異焉。應曰。有。奚問爲。則曰。中交紙幣。祇六折。願以幣博現金可乎。言時稍送情。初不報。然破園曰。可。遽出十佛。置几鏗然。情鬪遍搜婢役。紙幣只七。破園視適庵。以目。靜坐不動。以觀其何術。處此三佛。適庵默云。其却下矣。情鬪迺不然。猥曰。客明日來。後日再來。合今日一盤之費。適如數。明後客請不費一錢來可耳。破園大笑。默計質成。遽損四金八錢。較上海工部局所定罰章。蓋尤昂貴。識者早相此女終成大器矣。(汪破園曰。讀花叢樓此著。覺白宮生氣虎。依然紙上。且涉小臣。千載下有餘榮矣。所錄未盡。敢貢所知。儻亦史宸所深許乎。極峯初來海上。厥名洪嬌。居樂餘里。賃一攤應客。而自爲青衣。予友某君識之。某君亦曾奪極峯權。夫方甲之席。第非四上亭長後人耳。一日某君招飲其家。他客未至。極峯方試新衣。赤身着半臂。雙藕畢露。微窺其胸。某君笑謂予曰。老三(徐第行三)誠憨癡。肩窩所蔽。暇時當一一拔之去。予欲詳窺。極峯笑訶不許。及今思之。某君或飾詞。南虎所言殆有徵也。予一遺之值。巨於捕房之罰鍰。事誠匪輕。但所易者非現金。以予方從海上來。求易海上紙幣耳。予能輸金於總統徵時。可云有福。然今亦稍稍償矣。極峯於戊午夏來海上。予遇之於大世界冰場。素袂長裙。儀容端謹。予疑依然銀行經理夫人。不敢驟卽。而極峯紆尊降貴。向予叩起居。予微詢方氏子來否。則微搖其首。尋相蘇台春爲房侍。月圓時候。卽以徐第鳴於時矣。歌筵偶值。每要予補寫紅牋。予何人斯。敢冀匪分。坐是一局之資。不得不流爲漂匪。同座楊寓。知予影事。微語曰。君債得償矣。旋嫁方甲。備員小妻。方屏物也。私劉乙。(方爲銀行總理。劉名寶賡。係北京新世界總理。夙以販骨董爲業者。)事聞方解婚約。大

總統迺復入青樓爲伎。其意欲舍方而就劉。時劉有愛妾曰張第老四。一時未易離異。且與方有相知之雅。礙於情面。未便即娶。徐返家。因勸之南下謀婚嫁事。張第聞此事。與劉反目。稔知其將護徐南下也。日夕監視其行篋。意謂權夫無行李。可以無慮。殊不知劉隻身至海上。蓋徐已先行。劉恐其妻子無所依。故急南來爲之設置焉。蘇台春爲灶下婢時。劉曾刮目待之。故交誼甚厚。時方在樂餘里張榜。劉乃以徐託之。復北上與張第離異。得如願。遂欣然來滬。擬與徐諧老矣。爾時徐已與其妹香妃老四。張榜於福祥里。會新世界第二屆花選發動。迺懇劉爲之助。謀總統席。劉因已欲娶之。爲之爭元首。不啻爲己增虛聲。於是不惜鉅資。爲之運動。當安福部在京拉攏議員。劉亦在滬極力鑽營也。迨花榜揭曉。徐第一躍而登極峯。南北兩東海相映成趣。時有謂倪丹忱之愛婿王郎。爲左右民意。其實誣妄。徐東海之得爲民國總統。安福部之力也。徐東海之得爲花國總統。劉寶賡之力也。換言之。劉寶賡者。花國安福部也。徐既獲登首座。擇日履新。臨期忽失一鑽圈。且係從姊妹行處假來者。驚魂幾斷。劉又爲之彌補。行加冕儀時。復飽嘗橘皮諫果風味。繼聞北總統於居仁堂宴南北報業中人。亦起而効之。故小報界得能輿論翕然。時新世界主持花選諸人。聞徐有劉寶賡其人在。則等於魚行老班之可持也。故預約除夕之晚。在徐處張燕。徐誤爲若輩係獻壽來者。飭龜奴賃器於寶成銀樓。如盂燈筭杯之屬。皆須銀製。肆人因係除夕。不肯賃。勉其購。龜奴歸告總統。總統怒。立擲千四百三十二金八錢。負氣買之初。尙以謂今晚所獲。當可償此半數。殊不知若輩以功臣自負。狼吞虎嚥。不名一錢。在彼徒飲食以去。在此則債可等身矣。已未元旦。猶作高隱。姊妹行兜迎喜神。初不逢極峯之駕。幸仍賴劉寶賡之力。得稍稍彌縫。難關勉度。是月月抄。赴江灣觀賽馬。購香賓票。得二千四百番。屬人勿揚。蓋避索通者之耳目。仲春之月。如杭晉香。劉復賡以二百金。劉之遇徐。可謂至矣。迨徐杭游返申。劉提前議。徐謂風塵滋味尙不惡。姑再越一時。隨公以去。劉默然北歸。知徐之野性難馴。且嫌其染阿芙蓉癖。故別娶一坤伶名阿鰲者爲貳室。是年秋。徐生涯落寞。迺北上招劉。至則已晚。劉復贈

以一千金。遣之南歸。自此徐長淪樂籍矣。客歲夏間。因與新劇家林雍容往還。爲人鄙棄。不得已如漢皋。亦不見佳。且失去鑽飾若干事。謠傳因是急死矣。實未死。復還海上謀生活。幸賴神祐。竊物之客。爲其偵得。誘之來滬。以刑事起訴於公廨。物始得璧。趙工部局第一次伎院抽籤。徐名又爲第一。識者謂徐大總統遇事居先。福真不淺。然大總統並不倦勤。至今張轍於福致里。不過人是而名非耳。（張丹斧曰。徐總統。余嘗於太和園竊窺聖顏。言笑溫雅。有林下風。而花萼樓主所言如此。又未敢據吾酒邊一面。卽指爲誣。抑或付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吾嘗聞伶人陸紅冰。徵總統於新華川菜館。總統大垂白眼。友人韓天受。爲陸代抱不平。余謂苟爲信史。卽此一節。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豈第區區中國領袖而已哉。宋小坡亦嘗爲我盛贊元首功德。惟花萼樓主如護法軍之堂堂正正。師出有名。亦未容埋沒。姑爲跋尾。以待五百年後之知者。丹斧又曰。總統爲破園拾遺（指京師遺矢事）破園爲總統補闕（指破園之總統逸事補文）可謂兩全其美。惟破園之文。落墨淵雅。誠小臣之能。發物輕薄。又賢者之過。南虎老吃。啓覺於前。花萼樓主與師於後。破園乃忍爲推波助瀾耶。徐總統蓋義人也。宋君小坡。今世所謂清流。身負絕藝。貧無立錫。獲於受知總統。嘗於酒間徵總統。慨然謂曰。吾所設肆歇業矣。衣食或且不供。徐聞之初。無鄙夷之意。敬禮有加。而伶工美如陸紅冰。見徵則不假以顏色。以視菊第之徒。好蓄面首。有上下床之別矣。惟總統不愛陸紅冰。而喜林雍容。則百思不解焉。雖然。比長較短。汎愛親仁。北東海對南東海。仍有遜色。我終不願深責之。蓋亦師夫子忠恕之微意也。副總統寶琴逸事。琴川之山靈水秀。誠如楊簡鴛鴦樓記所云。不鍾於男子。而獨鍾於婦人。自遜清光緒中葉始。迄今三十餘年。其間以監名著香城色海者。代不乏人。最今石大（卽湘雲爲寒雲主人下堂婦。至今在北部營賣笑業）之後。又出徐第。而與徐第齊驅並駕者。則有寶琴。蓋均爲第二屆花國選舉所拔之人才。一則儼然元首。一則副座也。寶琴初來海上。習歌未成。迺降列青衣隊內。爲蘇菲霞之助手。不久與龜山後人結不解緣。同居觀盛里者有年。初擬諧白首之盟矣。殊不知龜山後

人忽遭意外之變。家道中落。寶琴漸生厭惡之意。會龜山後人徇友人之請。在福祥里要衝。設粥肆一所。蓋有作用。非真倚之以博蠅頭利者。寶琴即藉此爲由。怫然謂之曰。吾豈甘爲粥肆女東耶。遂與之絕。出張豔幟於花園沿。榜曰寶琴。居然廁身校書之列。誠所謂婢學夫人者也。寶琴好收豬奴戲。與同春坊之春鏡樓（即負一時盛名之甯波老大）堪稱伯仲。惟春鏡樓好牌九。寶琴則喜押灘。未雖異而本同。故嘗相借至虹口某總會。總會協理。或曰俞四。或曰俞八。總之名姓從略。係樗蒲好手。而生平好色。寶琴嘗媚之。故寶之得列副座。俞之力居多也。寶琴夙無私蓄。首飾亦絕少貴重者。既得副座。爲門面計。不得不稍事鋪張。迺由花園沿之房主某搗介紹。向一楊姓婦人。租賃價值四千金之珠飾。迨至歲闌。楊姓婦人欲收回所有物。寶琴初謂租金未欠。烏可擅自索歸耶。楊婦云。物各有主。萬無霸佔不還之理。寶琴見勢不敵。乃改容婉告曰。新年點綴。萬不可少。容度上元節後。當以原璧歸趙。庸知元宵節度。寶琴忽失蹤。楊婦即向介紹人追索珠飾。某搗大恐慌。偵騎四出。輾轉始得見副座於俞協理之寓邸。爲提楊婦索飾事。寶琴遽然曰。媼何恐之甚耶。余非騙人財物者。因彼婦咄咄逼人。余聊以此相戲耳。乃歸院還珠。遂遷香巢於汕頭路。試按之花園年鑑。已未春節。進場最遲者。厥維寶琴。蓋其中有此一段淵源故耳。進場之後。恐爲好事者發其隱私。於是亦倣徐大總統前例。遍宴各小報記者於妝閣。（閣下諒未入座。故發其隱耳。一笑。羣戲注。）不知者意爲總統宴報界事之常也。殊不知區區一宴。大有作用。不特藉酒壺之力。以塞滔滔之口。且賴茲以扛如椽之筆也。寶琴雖遷地爲良。而好賭如故。同院張彩寶之阿母。暨青青老三等。均有劉盤龍癖。嗜賭若命者。我道不寡。寶琴遂無夕不至虹口入局。喝雉呼盧。往往連日。客過其妝閣。生人面桃花之感。詢其芳蹤於房侍。必曰。遠堂差去矣。實則正與高烈彩。從事于白虎青龍也。但寶琴究係女流。未稔此中利弊。且久賭必輸。一定之理。夏歷三四兩月。負二千餘金。雖間有小勝。不過四五百番。而負則每次必千餘金。因是龍舟競渡之節。具有露肘捉襟之狀。節後。自知長此以往。終非常理。於是覓索浴堂主人。冀一洗債

務。白克路顧二者。與寶琴爲鄰。親蘇小。憫其境遇。費八千金歸。殊不知娶歸三日。寶琴即假作發瘋。出居小婦孀家。間接下堂。與顧二絕。考花國史上。恣浴之伎多矣。而從未有如寶琴之迅速者。副座魔力。畢竟高人一等也。寶琴既三墮風塵。客皆憚其身手。遠而避之。門可羅雀。釜飢生塵。會有第一屆國會秘書湯漪。赴粵開會。道經海上。與寶琴酒邊邂逅。遂締星盟。寶琴草草收場。隨湯赴粵。始而人疑其一洗債務。當即還滬。然寶琴至今在粵。與湯安居。雖曾一度遊春申江。匝月即去。如此人物。乃能收放心。殊出人意料之外。或者湯具馴象降龍之手段。故寶琴得能自此安分也。

其他要人之略歷。副座王寶玉。平山堂畔之麗姝也。是次得躍人上。端賴富商業山濤之力。外傳以二千金易得此位。實非謬。可靠消息。葉爲代費六百元票價。爭得此席。海上伎流。恥言廣陵產。因淮安清江浦一帶之苦人家兒女。來申爲雉。輒曰。揚州籍。亦猶常太之人。僞稱蘇產。然因此人以揚產目。長三中。人長三。伎必怒。謂客有意污蔑之。以雉目我矣。其實此亦鬻皮肉爲生。彼亦鬻皮肉爲生。相去僅寸。有何污蔑之有。但百步笑五十步。相沿已久。比比皆然。王寶玉獨能於衆芳頭上佔一席地。實足爲平山堂二十四橋諸名勝吐氣。不過寶玉自有微病。瑕不掩瑜。此子登壇。外間雖不致生獨眼龍之謠。與李克用湘東王相提並論。而不免金眼貓之譚。（金眼貓爲貓中僞名）與雪裏拖鎗鐵棒打雙桃共傳不朽。（雪裏拖鎗鐵棒打雙桃均佳貓名）時有大斫廂長者。冀北土著。別有嗜痴。謂王寶玉目雖有病。而不減其媚。當其側坐斜睇。風韻別饒。較之玉環之回頭一笑。無多讓也。因是獨眷之若性命。且時伎與時伶。咸有推食解衣之惠。寶玉獨能免之。又爲廂長所嘉許。其實寶玉非不思於此。鼎一染指。伶人均憎其貌。寢而遠之。因此適成寶玉名。殆亦衛青不敗。天意使然耳。寶玉雖能伊啞幾句皮簧。但揚州小調。天下聞名。揚州京調。未必勝於蘇州京調。寶玉偏不善藏拙。喜登台客串。玉堂春之蘇三。武家坡之王三。寶玉自命優爲之。亦有一部份人。稱其媲美德霖。比肩梅（蘭芳）王（瑤卿）寶玉與更高烈。無論善舉或公益。有邀之者。輒如命。以至五百

年以後。恐將指寶玉爲優而伎者也。惟優劣究有公論。是非畢竟可眞。寶玉初挾副座頭銜。以蔽世人。世人爲其所蔽。久則力衰。會有挾正論以攻其謬者。寶玉聲價驟自層樓而墮平地。寶玉對鏡自顧。亦如武家坡內寶川所云。「老了老了眞老了。十八年老了王寶川。」迺決計擇人以侍。初擬嫁廂長。後因廂長多內嬖。不愜意。且廂長性暴。一言不合。便欲揮拳。故別適一如意郎君以去。但所謂如意郎者。亦非薰香韓椽。傅粉何郎之疇。曾於遊戲場中一見個郎。已于思于思矣。此第二屆之副座之收場。若花總理笑意爲第一屆之才部總長。重重影事。傳遍春江。另有專載。才部總長金湘娥。亦爲花國舊人。半生事蹟。雖未若笑總理之夥。而第三屆花國事。有較重於斯者。故當後述。次長朱筱芳。前曾紀述。茲不復贅。引鳳樓出處未詳。事跡亦未有可紀之價值。貌部總長枕霞。亦若是耳。次長蛾影。昔居西安坊。榜曰怡情樓。行四。嫁人復出。始易今名。花雲玉。係第一屆花國貌部總長雲蘭閣之義妹。行六。貌較弱於姊氏。而佚蕩不羈。較之乃姊。有過無不及。初見其人。覘其舉止。竟欲媿德於周文王妃。不負幽閑貞靜四字。實則大不然。書渠兩事。便可度其行焉。初與越人王某。交頗親密。日黷其至。共舞臺觀劇。王未稔底裏。從之。是時雲玉名猶未顯。其往共舞臺觀劇。人皆不之注意。無何聲譽日隆。有小宋文章。勝乃兄之目。冶遊之子。漸矚目於此兒。是時王客爲某案關係。被捕入西牢。雲玉乃與一何姓者交好。而每夕亦必如鸞王者。鸞何。偕至共舞臺去。何非王比。精明伶俐。默察雲玉之志。屬意於伶人小寶義。非眞觀劇也。遂與之絕交。雲玉又與前大總統冠芳。權夫陶之猶子往還。如磁引鐵。相得甚歡。日間則潛入私第。與小寶義幽會。此一事也。金陵大學高材生某甲。囊挾多金。逍遙海上。而其面首嬌好。身材矯健。游塔中之唐僧肉也。凡伎之善淫者。固各欲從而禁樹之。高雅雲老四。對於此道。夙具好身手。捷足先登。首爲獵得。殊未知張密網而太息於旁者。大有人在。醫同人。蓋卽花雲玉老六也。論雲玉逐鹿之能。初不弱於高。而所以不敵高者。因故歎（小陶）虎視。亦自眈眈。急無閒以圖貳。己未六月十五。觴政既完。與三馬路花紫娟。攜手蒞一天香。開七號房。碧月猶圓。夜涼如水。設

筵召佳侶。以電匣通辭。達某學生臥所。某方浴。竟擬獨尋幽夢。遽聞鈴震。屬耳於垣。盡聆妮語。姑難之。期以來日。花促行者。再  
 某遂飛車如約而來。雲玉一見委心。拾金恨晚。數更漏而將盡。申情款於酒邊。此爲何等幽致。雖紫娟側坐。亦復忍俊不禁。孰  
 意肘腋之間。頓生巨變。一莽少年持械闖入。叱咤風生。雲玉瞥視之。駭戰不止。蓋故歡陶公之友。自命黃衫客。專以好勇鬥狠  
 爲事者。本挾雉鄰屋。以永今夕。曾受陶公之託。有以瞰花狹路相遭。其間殆有天焉。某學生亦久知孰人之蠻橫。倉猝圖逸。不  
 得其門而出。誤入太平梯。扉闔鍵下。祇可却返。自命黃衫者。讓以輕薄。勢將下械。某長跽乞饒。自命黃衫客。嗤之以鼻。固早  
 知汝爲孱夫也。賊之令行。某踉蹌遁去。自命黃衫客亦返身就所狎雉。紫娟稚氣未脫。涕不可仰。雲玉忍痛挈之歸院。而其柔  
 腸寸寸斷矣。明日各報披露真相。始知彼自命黃衫客。不特爲友鳴不平。且受高四之賄也。潑醋一天香。幾遍聞於十里洋場。  
 此又一事也。據此二事。則花雲玉之爲伎。亦非安分守己者。但一天香之事。髣髴塞翁失馬。安知匪福。蓋某生因是怨高。而就  
 雲玉。雖怨雲玉初次之孟浪。終憐而暱之。於是並駕雲耕。四垂羅幕。雲馳騰舉。晝夜兼卜。久之。某生由壯而羸。雲玉爲廣購參  
 茸。盡心調補。高雅雲雖百計媚某生。某生終棄之。雲玉之手段。亦足稱也。然雲玉雖戰勝高四。而其生涯。則不堪問。故不久  
 卽嫁川人童某爲外室。初嫁之時。與某生往來如故。且嫌居家之束縛。擬重墮風塵。擬北遊圖事。而某生忽以癆疾離海上。雲  
 玉遂泯貳心。至今居威海衛路某號屋也。品部總長花媛媛。位係聯任。前已略志。不必重言申明。次長蘇第。好好先生耳。祇有  
 一事可傳。足見其不愧爲品部次長。有徐姓子者。儂薄少年也。愛蘇心切。日夕求歡。蘇與之貌合神離。三年不失身。徐知蘇之  
 不愛己也。迺別就清和坊一老伎名紅雲。老大青年伴。半老徐娘。自詡甚得紅雲所入。則盡供徐揮霍。蘇之不允。彼請。蓋早覘  
 來意不善也。次長青鳳。亦花國舊人。韻事頗夥。當另傳。藝部總長月月紅。老三。爲杭省農人家婦。因不愜於所天。且見憎於翁  
 姑。背人潛遁者二次。卒爲夫家弋獲。迺自以利刃割面。覓死者再。夫家知不可留。訟於官廳。月月紅挺身對質。問官持斷合不

斷離之旨。卒令翁姑嚴加管束。月月紅大恚。子身投一鄭姓門下。求其爲主離婚。且認鄭爲義父。鄭諱名蘇米老頭兒。爲武陵有名人物。規月月紅志不在甯家創業。遂招其夫家人來。諭之曰。此女如逸驢之馬。終不能就厩。君家阿郎。後業正長。留之匪福。不如縱之去。月月紅始得自由。不久卽入伶界爲優。後來海上。隸胡家宅羣仙茶園。與一汪姓者相識。從之去。未幾入青樓爲倡。渠本女伶。故是次得長藝部。雖類於張遠伯之長交通。議者謂非專門。然尙不爲過。月月紅既長藝部之後。聲譽稍起。當五四風潮之際。亦曾代表伎界。發布對外宣言於新聞紙上。後與汪姓絕交。別適雲林後人爲妾。月月紅生性暴戾。尤喜博取細人之財。雲林後人服務公家。月月紅卽倚仗其勢。與外界交接。雲林後人知久居不利於己。遂設法疏遠之。月月紅又別隨一人去。今不知作何狀矣。次長素香樓。與雲樓畫爲主司夾袋人物。無善足紀。參政院長蕙勤。姓高行三。小名阿彌。亦杭垣土倡。吳門天笑生極賞識之。憶秋波館主杭州雜事詩云。蕙娘已去王稽嫁。魯殿靈光小桂英。又曰。近來總統多於鯽。數到杭城已有三。皆及高三。蓋高曾爲杭州城站總統也。高之父業商。不幸生母遭疾卒。父納小家蠢婦爲繼室。婦見高三明慧。日以享安逸謀之夫。卒如其願。因挈之來滬。居牯嶺路。與北里老宿花九同居。花本個中老手。高初出茅廬。隔院春光。相形見絀。乃返里營斯業。居然得城站總統位置。會識一客。相愛甚殷。客遊學旅滬。高亦隨之。客倩友人道地。綠珠金谷之藏。議有成矣。忽因事中梗。高再返虎林者半載餘。三來海上。嫁某富商子爲貳室。高清秀飄逸。眉宇嫺靜。好作男子妝。禿袖疊襟。軒軒獨立。不亞三河俠少年。或云其先世爲杭省之駐防旗人。故高雖南部烟花。而含北地蕙芝之慨况云。參政院副院長花娟娟。爲袁海觀次子之下堂妾。工唱青衫。貌殊冶麗。當時傳說娟娟淫甚。夕非壯男不歡。而腹以下卽蒙蒙茸茸。令人色駭。祇此爲其好淫鐵證。然此說能證明者稀。雖言者鑿鑿。終不敢信。不過娟娟外表極媚。望而知爲呂雉武墨之亞。或者人因之而造言誹謗。今則又嫁矣。參政員二十八人。以及交際使。都督。花政長。護花使。花尹等八十六人。事迹繁者。自當另傳。而中有花面鴉頭。偶然微



得列蕊榜。欲記而無從記者。祇可從略矣。

第十節 花總理之重重影事

笑意爲第一屆花國之才部總長。第二屆花國之花務總理。但並非以善笑得名。如蒲叟所傳嬰甯。亦非刻意銜笑。求工如西家施。第自稱笑意。人亦從而笑意之耳。笑意本毘陵產。初來海上。爲迎春坊問娟之代表。人稱之爲六妹妹。繼以一百二十番一節之代價。包與富搗愛林姐。居三馬路。卽以笑意名。滬上爲東南樂土。豪客輦金盡室而至者。輿服之奉。奢華甲亞土。青樓尤不卽物力。惟新式是創。笑規同輩皆御綢緞。而已獨御毛織品。個幅無華。矜異於衆。因此人均樸儉稱之。其實六家有衰父病母。幼年且訂婚。其未婚夫爲雍髮匠。不長進。喪父母。乃仰賴岳家以度活。試問六烏可不儉。苟亦恣情揮霍。則一家數口。將爲哀鴻。當第一屆花選動議。六忽有所悟。四出運動。欲得副座。或總揆。榜發落人後。僅爲才部長。六爲不進飲食。鬱鬱不歡者累日。蓋六與愛林姐有成議。如得爲總揆。包銀須加至二百番。并須拆三分賬目。至是總揆不得。要求條件亦隨之失敗。僅加四十番包銀。迨行授任典禮。總長例得一金質徽誌。六雅不欲此。會有恩客名紅土星者在側。盛道其榮。六卽以章贈之。曰。將去留紀念也。天性崇尚如此。其儉匪本意可知。蘇老泉辨奸論云。惟天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君子於此等處。覘笑六卽決其非溫潤靜穆。沒世無聞之伎矣。後果有破天荒之盛舉。流傳人口。直至第二屆花選。始獲如願。得總理花務。於是包銀增至二百。而帳目則拆一分。衣飾可任其指揮。或賃或購。皆由愛林姐代辦。惟六如嫁人。則飾由愛林姐收回。衣則時值估價。折扣售去。不則亦仍由愛收去。或爲六鳴不平。六反私謂之曰。苟不得總揆席。并此亦無也。今若是。已遂我欲。噫。昔人言鳳陽朱氏。有小家氣。六行亦類是。但六雖爲總揆。猶未著盛名於春申江畔。繼民慶里魏娥。虐待其養女魏紫娟。六聞而大不謂然。私說紫娟稔客老雷爲之脫籍。并引紫娟爲己輔。易名曰花紫娟。(後襲花娟娟芳標者)雖資由老雷破囊。而交涉則由六一手辦。

理。因是得沽俠名。聲價漸高。民國八年春夏之交。笑六忽與三馬路之老林黛玉。鑑冰。和心坊之洪第。鼎豐里之鴻雲蘭。會樂里之王寶玉。民慶里之月貞。及花雲玉。汕頭路之寶琴。及金書玉。清和沿之寶玉。及鑿冰。謝寶寶。福裕里之曼君。同春坊之春鏡樓。民和里之占春。同院之花紫娟。及老林黛玉之義弟四阿哥。組織一新同盟會。宗旨以不狎優伶。不與拆白黨交接。事洩於外人爭異之。蓋十七老少伎流中。忽雜一男子。而又以不狎伶。不親近拆白黨自期。豈非冰炭。因是人咸呼爲羅漢黨。而羅漢黨中幹事最熱心者。莫若笑六。不過羅漢黨成立不滿一月。民慶里之月貞。首先脫黨。由其母出面。遍登申新時各大報。封而廣告。黨員中之王寶玉（卽第二屆之副座）亦爲大斫廂長所禁約。該黨無形取消。而笑六之名。經此一度之波折。又加一倍。會南北議和之說起。隨朱桂莘氏南來之分代表中。有買辦總長王克敏者。夙有嫖賭癖。經人介紹。遂識笑六。昵之等小阿鳳。（小阿鳳爲黃陂三傑之一。民國元二之交。王以全力爭娶而得者。）且有某隨員力爲撮合。笑六嫁人之說。沸騰一時。一夕。所謂自居冰上人之某隨員。微笑六與商此事。笑六嗤之以鼻。且曰。老奴臉似周倉。乃作此癡想。某隨員曉以代表之身分。一若舍此不適。世間將無有佳丈夫。笑六聞之。但嘖嘖而不答。某隨員更詁以甘言。以嫖毒尊代表。謂嫁之必稱旨。笑六報以一粲。徐徐曰。是殆蔣竹山之流亞歟。烏足與老孃訂攻守同盟之約。議遂罷。同時有名陶四者。爲曾任長蘆鹽運使第二屆國會議員陶家瑤之猶子。行貌殊翩翩。笑六戀之若性命。情花娟娟。老三爲證盟者。訂交於新旅社五十三號。笑六之所以拒某隨員之請。實因於是。然陶終嬉笑六貌。寢舍之與花雲玉老六。及高雅雲老四遊。笑六大號。目盡爲腫。自此之後。益放誕不經。與金銀樓。鑑冰。鏡花樓。美雲等四人。自稱爲花界五虎將。佗係異常。是年陰歷年節。卽與愛林姐分手。旅居大東旅社者半月。餘。至九年陰歷正月。忽忽北上。同行者有鑑冰老七。去未一月。卽返滬。濱居一品香十號。北行之初。外間推測笑六與北人李其恩同水乳。此次必嫁北李焉。實則笑六與南錢之情感。較北李爲甚。行香政策。流播人口。漱六山房主人張春風。曾有詩記。

其事曰。黑夜行香走電車。堂堂總理亦堪誇。三郎不是郎當客。儘把金鈴護落花。詩中所云三郎。卽南錢也。南錢身價雖未足。她現在之馮（耿光）張（岱杉）汪（士元）一般人物。然亦爲海上銀行界之要人。設笑六由三馬路撤榜後卽入錢宅。未免招搖太甚。人將議南錢之荒唐過分矣。笑既北遊歸來。復適之去。較在三馬路時代娶歸。隱約多多。故笑六之北行。等於現在之大老。聞被特任之命。有意離京赴津。以候總統之派人勸駕。同語所謂欲擒故縱。半推半就也。笑固二次花國之閣員。深明官僚秘訣。有意爲此。不過送行送至蘇州之曼情老六。未免太癡矣。笑既返申。適值新世界第三屆花選。且有舉行授任大典。爲兩次花選所無者。笑雖已下台。對於花國一切政治。久已倦勤。且又一度爲仙子（大世界舉行廣寒選豔。笑六亦爲霓裳仙樂部仙子之一）而一聞此舉。未免雄心勃勃。自身不能成問題。暗中則極力推荐夾袋人物。如好第。如琴樓。曼君等等。均爲笑六所援引。以故人以研究系及新交通系等目笑六。雖然在野。依然操縱政局。識者悉云此喻得當。直至第三屆花國全體閣員恭賀大總統行加冕禮成。笑六始入宅。爲南錢抱衾裯。輿綬亦可云豪矣。笑六貌非絕豔。不過其言語舉止。足以欺世盜名。適遇客皆晉惠帝之疇。以故益得成全其爲一世之雄耳。

# 臨地餘話

半夢



封禪國山碑在余鄉之張渚鎮左近高丈餘三國孫吳時所立蘇建所書年代已模糊不可辨認其體似篆而有隸意風骨迥雋爲秦分中之極圓美者碑尾另刻有小隸書一行已剝蝕無餘在山半榻之殊不易中有月正革命郊天祭地等語月正二字似不可解或非月字談古碑者每重視之顧其筆意向可尋索而得當爲秦分由圓變方之一種也書學之鑒別固各有不同董華亭少時目無趙吳興歷年既多則其顛倒於吳興也益甚唐之欲爲魏晉不可得矣宋之欲爲唐明之欲爲宋以及清代名家之欲爲明皆不可得非書學之退化然也時代愈近人之思想愈紛而工力愈淺工力淺則氣味自薄鄧完白之摹古碑以數十過至數百過爲率清代之專精於此殆無有上於此老者而所成祇如是其他蓋可知矣余病於識見儉陋又若乏恆念未能深入古奧沈浸而涵泳之顧嘗謂歷朝書家其姓氏傳播遠久者率有驚人之工力驟窺其一二片段或少年之作摘爲無當往往失之膚淺以其可傳者在彼不在此也蓋靡論何氏若萃聚其畢生精氣凝湛之作

更番研究之。至久必產生一種無形覺悟。卽用筆之馳驟。自某家胎乳而來之剖析也。近世王楚樓氏之寫淨慈寺蔭公塔銘。圖茂處乃似衛茂漪有宛然芳桂穆若清風之意。他人所未省也。

南北朝碑中之石門銘。其超逸不可思議。處有足多者。余嘗以太白之詩目之。謂與瘞鶴銘同爲千古書家之傑。然太白天才始詣。平仄者固不能與語於此。然則初學塗鴉。卽令規摹瘞鶴石門等銘。宜其格格不相入耳。

書體之久遠。風行實不免引起後人輾轉鈎摹之念。唐碑之足貴者。在此其不足貴者。亦在此。顧未能視同一例也。近世之搜藏家。實有宋元佳搨。足以滿閱者之望。惜未能陳列公共之地。爲無力置碑帖而有深思者一鑿之耳。

張伯英崔子玉之草書。其墜緒乃衍至王百穀王覺斯兩氏而止耳。清代之工此者。殊少也。余鄉盧忠肅公象昇。以青年而精是詣。慧力可謂天授。姜西溟之周規折矩。殆不能及之。

唐碑之所以可貴者。以其接近晉人也。吾輩生古人後。欲於數千年下。揣摹古人之心思。面目本屬不可必得之數。然苟獲一二階梯。層累遞上。當有迹象可尋。唐碑者。入晉之階梯也。欲棄唐碑而求進於魏晉。是無異去階梯而欲層累遞上。以求躋乎至高之境也。

余書偏於姿態。於漢隸最喜。郃陽令曹全碑。以其秀韻獨絕。神妙欲到秋毫。顛也。東海廟殘碑。奇古深茂。孔宙及魯相乙瑛。皆與曹全爲近。而間架疏宕。則大似圭峯。禪師之與皇甫九成。不可同年語也。

南北朝碑之新出土者。其事跡完好。爲賞鑑家之所爭購。一石或值至數千金。偶有得者。方以爲連城不易也。余友葉君精於各體書。而南北朝碑尤所深究。偶擬一小品。作北魏體泥版。而刻之以示人。識者詫爲精絕。若移而刊石埋泮。省土中數載。出之。必有以重價得之者。殊可爲獲利之券也。雖然。近世之所出者。安知非皆葉君之所爲耶。

# 个影盧詩話

夢鷗

敦厚堂詩爲寶山錢西巖所著。西巖詩頗富。遭兵燹散佚。裔孫遠石搜羅遺稿。僅得十一頁。如留別補庵主人云。關山魂夢裏。兒女死喪餘。字字有力。又白雪我殘鬢。青雲君遠程。用字勁練不苟。又送友歸吳門云。客路草非來日綠。故園花是舊年黃。其意與陳后山所用黃字韻同。又挹翠軒賞水芙蓉云。客鬢花身秋共老。明燈綠酒夜追歡。句甚可愛。又送陳明府歸杭寄別原韻云。故園歸去陶彭澤。新句傳來李謫仙。風致洒然。

有十歲學詩之振錄。姓楊。字味吟。上海人。學詩後一年。師出聯屬對。振錄以風定落花遲。對師所出之簾深上燈早。句師已激賞。後又以深樹雲來鳥不知。屬對振錄。偶以空園露滴蟬先覺。師歡賞不已。至十九歲時入邑庠。登鄉薦。明年應禮部試。不售。第二次復試。闈後得教職。未及銓選而已。政變及就館。徐匯公學其所作詩。如三月上已後九日散步堂後園林云。蕭疎竹葉青。條細穠豔。荆花紫葢繁。非名手不辦。又無題詩云。菡萏南樓涼露夜。梅花東閣早春宵。雖無玉溪所詠之妙。然已窺其奧矣。又春日雜働云。細雨千絲春歌暮。東風一枕夢初回。神韻佳絕。追悼云。卅年塵夢三生債。一夕歡娛萬古愁。穩不可輕視。豈能以唐詩中追悼詩比。又同追悼題所詠之詩云。阮咸姑母繁華歇。元相夫妻貧賤哀。余竟百讀不厭。餘如夜感云。飽嘗燕子空樓味。寒學虫兒特地吟。與雨辰無題中之燕泥零落。簾垂地。魚鑰萎蕤。晝掩門。異曲同工。振錄遺稿名古梅書屋鹽城印。韻雪先生校刊。

吳中梅癯吳先生詩酷似仲則。連裳余最愛。其無題中之晴日秋蘇蝴蝶病一句。年來吳醉心崑曲。比多填詞。詩則夕不見矣。

## 說書新評

鄉下人

十五貫崑戲。爲明况鍾軼聞。熊氏弟兄。長曰友蘭。次曰友蕙。均因十五貫青蚨。致身羈縲。幸賴况之明察。祈夢得鼠。後勘得友蕙之獄。因耗子銜金環而起。友蘭之獄。兇手實係尤阿鼠。因平反此獄。一時頌之爲况青天。至今崑班中。陸壽卿吳炳祥等。常演之。卽文明新劇。亦有此戲。近聞說書所立之光裕社社長王授卿。以之譜爲彈詞。被之絃管。蓋王素以彈唱果報錄鳴於時。所有衙門吏胥口吻。描摹熟慣。故改唱此書。無異駕輕就熟。且其腹笥甚富。科諱又屬老手。余雖未聞。以意度之。或不致俗陋不堪一顧也。

兩頰跳動。崑腔及說書行語。皆名曰聳臉。爲二小面脚色動作之必要。在昔姜善珍大脚藍等均能之。目下崑角人材。雖形寥落。而陸壽卿尙具先正典型。不過舍陸之外。餘子不能。沈斌泉亦以善演付角鳴於時。而此項作工。不能也。舍付丑兩角之外。副淨亦有聳臉。(如掃秦中。秦檜見瘋僧時兩頰抖動)但副淨之聳臉。必連兩目轉動。而付丑之聳臉。目並不瞬利。說書行中。有張步蟾其人者。不論何角。如汪宣。如錢知節。如馬壽等角色出場。莫不拚命將兩面頰骨抖動。以表特殊之能。殊不知汪錢馬三角。均爲付丑地界。宜小動。不宜轉目。張則非但大動。抑且兩目周轉不止。此種動法。係適用於副淨。不合用於付丑者。混淆黑白。自欺欺人。無怪吾友義華。見此君上台。卽退三舍以避之。

友人梁一如。閩人。服務於海軍部有年。近奉調南來。隸第二艦隊。渠在北時。喜聽大鼓。近則喜聽說書。對於兩種藝術。曾與余作一度討論。頗多中肯之詞。梁君之言曰。大鼓書與說書相較。大鼓書畢竟不及說書高尚。何則。唱大鼓者。曩在北都。遊走各胡同。每唱一支。代價至多兩三毛小洋。一閱既終。必曰再唱一個罷。蓋以此爲招攬主顧之套語。而其形式。又極不雅觀。當門

立。脛硬腿直。目不敢斜覷。唱畢。其板必與鼓搥。同放在鼓上。顯見其無他處可放。諺所謂不上台盤者是也。時至今日。游戲場開。若輩登高台開口。且特別優待。彈三絃者之前面。設一半桌。則若鼓若板。可以按放台上矣。何以唱完之後。板與鼓搥。依然在鼓上一放。於此可想見當年鄙狀焉。換言之。說書大方解數。坐定而後開口。大鼓小家氣息。鵠立以歌。設令唱大鼓者。坐而唱之。恐半句不能出口。雖曰習慣使然。而氣派之高卑判矣。余（著者自謂）聞梁語。覺說書身價。實較其餘游藝勝。所以江湖切口有（萬相冊爲王）又曰（好戲子不及歹說書）等議論。但爲說書者。當如何顧惜名譽。毋負輿論之褒獎也可。

說書有三要素。曰。嚙。曰。調。曰。理。嚙者。喉音也。有。高。有。低。有。寬。有。狹。第一關鍵。萬不可唱鬼陰。如唱戲之運用左嚙。大忌。大忌。調約分三。所謂一。愈。二。馬。三。自來。愈。調。近。宮。馬。調。近。商。而。變。徵。自來。調。則。羽。角。之。音。也。要。之。在。唱。者。之。會。用。不。會。用。耳。理。則。爲。書。中。情。節。之。通。與。不。通。而。於。說。書。之。優。劣。有。密。切。關。係。者。苟。說。書。者。胸。有。經。緯。則。書。之。藍。本。不。近。情。理。可。以。修。改。之。孔。子。所。謂。擇。其。善。者。而。從。之。不。善。者。而。去。之。不。會。聽。書。者。指。此。爲。擅。改。古。人。腳。本。其。實。校。正。古。本。不。爲。過。也。無。如。近。今。說。書。對。於。此。三。種。要。素。皆。不。之。研。究。唱。則。信。嚙。而。至。孰。管。其。爲。鬼。陰。小。陽。調。亦。如。此。忽。馬。忽。愈。殊。不。知。即。使。唱。自。來。調。亦。當。恪。守。範。圍。苟。因。其。名。曰。自。來。而。即。任。意。收。放。則。與。小。熱。昏。唱。灘。簧。東。鄉。調。哈。哈。調。等。無。以。異。焉。書。理。荒。誕。不。經。當。求。通。人。改。削。說。書。者。非。但。不。思。求。人。修。改。遇。人。指。斥。反。悻。悻。然。曰。底。子。上。如。此。（底。子。即。腳。本）人。欲。一。視。其。底。子。則。又。寶。貴。如。珍。物。罕。寶。對。於。三。種。要。素。完。全。相。背。也。

## 鼓話

楊慶五

大鼓書一藝。亦有數種特殊之名目。非老於此道者。不能歷舉。余寢淫斯道有年。雖未能盡窺其奧。自念較勝於他人。茲舉所



知附以簡單解釋，以與同好共賞之。

一皮。（皮者，藝人行話，卽一闕之詞句也，如詞句深妙且長，謂之皮厚，詞句淺近而短，謂之皮薄，刺虎長板坡等折，皮厚之曲也，上坡出塞等折，皮薄之曲也，若單能皮薄曲，而不能皮厚曲者，同行多輕視之。）

二地。（地者，卽世俗所傳作派也，手勢身段，用以狀物名數，然不作則已，欲作須地道，故名。）

三拖。（拖者，卽以三絃胡琴琵琶等樂器，隨唱者嗓子高下而和之，故曰拖，卽附庸之意也。）

四說。（說者，卽唱也，藝人亦名曰柳，不知何所取義，以說代唱，因唱與娼同音，故避諱。）

五念。（念者，教授曲詞，而徒學之謂也，凡學某曲，教某曲，均曰念某曲，脫胎科班伶人念詞之義。）

六清板混板。（大鼓一眼一板，唱時從眼上起，與京劇中之西皮調門同，板之上端爲眼，下端爲板，然每至急促之二六時，恆祇聞其板聲，不聞眼聲矣，清板者，卽減其眼者也，故句之末字，間有落於板之上端，混板則反是，個中人視用清板者爲上乘，用混板者爲內行所齒，冷若上板，後則無論板之清濁，均落在板之下，端若上板以後，仍不能分清濁，則名黑板，不可教也。）

七二六板。（二六板者，卽曲之前半折，諸凡未至上板時者，皆曰二六板。）

八上板。（上板者，曲之後半折，譬如首句歸入緊板，以下皆當緊板，卽以歸入緊板之句，名曰上板。）

九帽兒。（凡一曲之先，隨便唱八句，猶戲劇之副末開場，此八句卽名爲帽兒，一作髦兒，則髦字之義不解。）

十交代。（卽歌者說明所唱本回書中之事實，或表白個人意見，名之曰交代。）

十一伺候。（凡以此爲業者，至上台時，下手來關切曰伺候，若票友客串，則易名爲消遣。）

十二學徒。（凡以此爲業者，登台交代時，必自謙曰學徒，倘係票友消遣，則可稱愚下。）

十三門、（門者。即桃李門牆之義。大鼓向有諸梅兩門之派別。苟欲以此爲業。不論技之優劣。須拜何派門牆之下。不則必爲同道干涉。有停止其出台鬻錢之權。）

十四大小轍。（轍即韻也。京劇曰折。大鼓曰轍。即曲詞末一字。用以叶音韻者。大轍十三。小轍二。大轍用於正大詞曲之中。小轍用於岔曲滑稽曲詞之中。然有時亦互相採用。無限制。大轍（鐘東）（江陽）（伊齊）（姑蘇）（懷來）（任沉）（言前）（天條）（梭波）（發花）（尤求）（灰堆）（乜斜）小轍（小任沉）（小發花）等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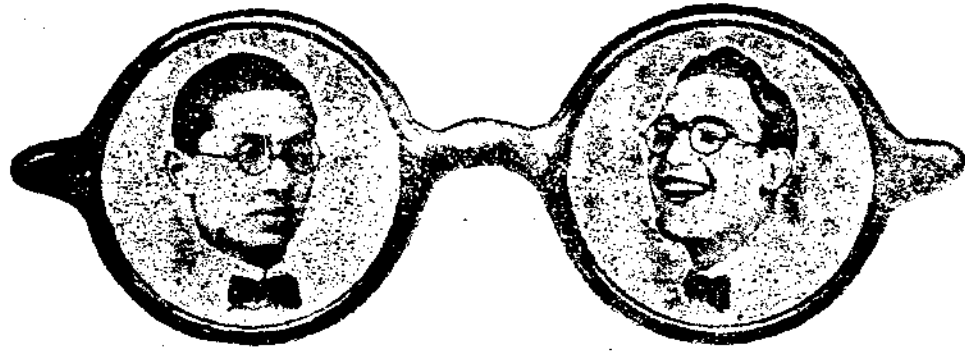
十五樓上樓。（凡曲中之上下句。同入一轍者。名之曰樓上樓。其實即疊句之代名詞。）

十六銜燈。（大鼓之難者。有口啣燃酒之燈。自四盞至七十二盞。啣而歌之。所唱之曲。類皆迷信之曲。如目蓮救母大香山等折。係含一種技藝的大鼓。至今失傳。）

十七互串。（普通流行之大鼓。約分四種。曰京韻大鼓。曰梅花大鼓。曰梨花大鼓。曰奉天大鼓。其詞曲皆同。不過調門略有不同。倘京韻大鼓中。忽插入一段奉天大鼓調門。即曰互串。反之亦若是。）

十八老師父。（藝人尊顧曲者曰老師父。係最最尊重之稱呼。）

# 魯克眼鏡出現了



發明主  
任 褚子民

影戲大  
王 魯克

諸君呀。不見這個魯克扮演影戲的精神。何等活潑

。引人發噱。但是他的精神。全在乎他所戴底一副玳瑁邊的眼鏡嗎。所以眼鏡的式樣。最要考究。

式樣好。戴了就有活潑精神。式樣不好。戴了

就要萎靡不振沒有姿勢了。上海大新街三馬路南首。

遠東眼鏡公司。褚子民君始創魯克式眼鏡。算得

極出心材。并且驗光準確。無論何種目光皆可驗配

。磨琢等多狠考究。諸君請來一試。便知確實了



# 一星期中之柒明星

不渴

電影界諸明星之史略。諸君或已知之詳矣。惟諸明星每日之舉止動靜。則雖有人為之撰「起居註」。恐亦不能詳盡。准稿。本社為投讀者之所好。特央著請名明星七人。每人自撰「日記」一篇。彙成一星期。題之曰「一星期中之七明星」。想亦諸君所樂睹也。

星期日

Photoplay Magazine 影戲雜誌社誌

Betty Compson 帛單康潑孫



余今書「泊來濟蘭」四字於此。見者或將疑為一種雪茄之商標。實則為太平洋畔之避暑地也。余與余母。築一小居於此。其地貼鄰海濱。每當星期六工畢之時。輒偕余母自「花籃塢」來居於是。以事休息。今日為星期。乃余休息之日。故晨起特早。披浴衣一襲。草草入浴。蓋余腹已枵。急欲趕入餐室。以饜我饕餮之慾。早餐既畢。乃偕余母出外散步。

「泊來濟蘭」乃著名「新式大滑車戲」之地。在彼處售票者。為一身材矮小之老人。狀貌奇特。頗堪引人。發矇余既至該處。老人睨余而笑曰。姑娘非帛單康潑孫乎。繼復環顧四周。低聲語余曰。姑娘且少待。我當

影戲

由他門導姑娘入內。可無須購票也。

下午余復泅於海濱。時特司汀法倫亦駕一快舟。盪漾於海際。既見余。乃與之作種種游泳之戲。

今日日光甚烈。炙膚欲焦。余殊畏避之。余導演師司登牢嘗言。浴衣與晚服。均無抵禦強烈陽光之力。師長之言。固不可不聽也。

星期一

Agnes Ayres 阿納可愛蘭詩



今日爲余逗遛紐約之最後一日。明日即將去羅斯安格爾矣。余每次來遊紐約。必留連於第五街中。（第五街爲紐約最繁盛之街道。富紳巨賈。悉聚居於此。）迷不知返。三年前在維太格萊夫塔班時。顛倒尤甚。故此次重來。已決意不復再履其地。惟今日爲臨去之日。不妨暫時破戒。至街中略事徜徉。

午。往攝影院訪湯姆福門。時有一麗人與福門同在。福門爲余介紹。始知麗者卽爲福門夫人。於是卽在院中餐室共進午餐。福門伉儷而外。湯姆梅亦在座。樂甚。

餐畢。有一青年來晤。面目俊秀。身材修偉。望之宛如圖畫中之 Carpentier。詢之。知爲畫家盧夫亞姆司厥郎。特來爲余繪像。以應影戲雜誌之封面。余許之。畫一小時而成。神情酷肖。余初不料盧夫之藝術。竟如是之精邃也。繼赴愛麗司瓊司之約。瓊司爲余摯友。舊雨重逢。暢談兒時事。興趣倍濃。

余與瓊司晚間各有他約。瓊司隨其夫婿李琴君去。余亦尋爲另一舊友來逆。共至劇場觀『第一夜』。余此次來遊紐約。當以今夜爲最樂。



今日為往海濱攝演決鬥之日。班中同人。業於星期日来「牌哈瀑」導演師湯姆福門先於昨日雇定五桅帆船一艘。名 Retriever。將用以載同人前往攝影之地也。八時睡醒。劇中主要女角阿納司愛蘭司及福門與余三人。共在旅舍中進英國式早餐。繼乃聯袂赴 Retriever 停泊之處。取齊其餘同伴。即啓旋行。余與福門趨與船長閒話。繼復請其讓我儕戲轉其所持之舵輪。不料該舵輪極重。雖握以雙手。運轉亦殊不如意。船長笑曰。君等非把舵矣。直在水中畫花押耳。

既行四英里決定開始決鬥。愛文立那與余為對手。二人即握拳奮鬥於船上。船中人環立而觀。笑樂甚得。愛文為瑞典人。體重二百二十磅。在本劇中飾 N. Hands-and-Feet Teterson。當彼此爭鬥之際。其手足時及吾面。我人相鬥久之。福門謂此中已可得佳片二十尺。於是余與愛文握手罷鬥。迨回至牌哈瀑。已鐘鳴九下矣。旋在寓中曉膳。膳後福門要余與之玩棋。顧余日間用力過甚。此時殊覺疲困。乃辭之入臥房安睡。

星期二

Gloria Swanson 荷勞麗史溫孫



七時起身。食葡萄少許。即出外習騎。蓋余近日方在廢止早餐也。八時三刻至梳裝室。閱十五分鐘。即裝束完畢。余新闢一梳裝室。諸君已知之乎。室為一單層屋。青色而圍以白幔者也。今日扮演之劇名「鞭索之下」。余服一一八九八年之奇美古袍。劇中取景甚多。當

攝演之時。忽有一飛蛾飛入羅素星潑生所戴之長髯中。故中間曾暫時輒演一次。

午時。導演師撒姆和邀余午餐。在余座之前者。有帛單康潑孫及琴克和二人。帛單服一華美之中國女服。琴則衣一棕色美麗長袍。餐後有六七人出坐於草地。作片時之休息。中有提議作「摹倣」之遊戲者。衆皆附議。於是麥倫倣作帛單。余則倣作仙雪。而撒姆謂彼將倣余。即取余之披肩戴之。紐其頸而嬌呼曰。「撒姆。尙未屆餐時耶。」

遊戲既畢。重複扮演。至五時始竣事。

美曼來訪。茗話於余室。旋同至影戲院觀電影「許久」。

Wallace Reid 威廉李



母親自紐罕山省之哈倫來視余。相聚一日。余遣之觀亞爾拳蘭沙漠。英國巨廈及舊金山街道等景。此次爲余母第一次參觀電影攝演院。故其一切所見。在在都覺驚異。後導母親觀演 *Elvie Ferguson*。余則自往扮演 *Peter Ibbetsen* 一劇中之夢景。迨演畢卸裝。將次外出之際。已屆晚餐時矣。摸索袋中。得戲券數紙。乃於餐後偕余母往電影院觀余所演之「戰士」。

余既送母親回至旅館。道過晚安之後。即回至余之臥室。易一寬大睡衣。並打一電話。至花籃塢余之住宅中。來應電話者。適爲我妻陶羅仙。彼謂今日爲兒子珮兒生日。此時宅中嘉賓滿座。方在舉行聚會也。諸君當知。此時在紐約。雖已中夜。而在花籃塢不過八時耳。時珮兒方切其「生日餅」而大嚼。聞其母在電話中與余答話。即棄餅趨近話筒。語余曰。「爸爸。兒已接得爸之贈品矣。但不知爸爸於何日歸家。」余即答以所事完畢。即當歸家。彼忽在電話

中發驚惶之聲曰。『休矣。小貓來食兒之餅矣。爸爸再會。』彼此雖相隔甚遙。而吾兒尖脆之語音。清楚一如對面。

星期五

Beha Daniels 辨李談紐兒



今日若有所感。中心忡忡。滿懷疑懼。為從來之星期五所未有。孰令致此。余亦不能自知。當音樂隊中奏『明星與罪犯』一曲時。余恍如身披罪衣。置身於囹圄之中。怪甚。余嘗於某日十時之後。攜鮮花幾束。烟捲若干。至醫院中。分贈為國受創之戰士。是日曾遇 T. M. 於院中。

午後二時。余衣一華麗之便服。為玄色天鵝絨所製。中有金色條紋。四周圍以灰鼠。至攝影院演劇。甚辛苦。直至晚餐時始已。

余有數舊友自塔克司來。余母特為余預備一豐美之晚餐。以宴佳客。麗蘭李亦在座。餐罷。共赴劇場觀劇。

星期六

Lila Lee 麗蘭李



九點鐘——本日為學商界休息之日。願於我則否。蓋我人工作如故也。八時起身。進早餐少許。諸君當知余近方減廢朝食也。九點一刻至攝影院。

十點鐘——在屋頂與威廉李努力合演一劇。天氣小熱。所演之劇名『免租』。劇情頗饒趣味。余心滋快適。以余素喜與威廉合演也。

十一點鐘——工作如故。且更盡力。演員中亦無一厭煩者。演員均為一院中之良好同事。性情亦甚相合。

影戲

五



十二點鐘——午餐。

二點鐘——重複扮演。蓋今日爲在此間攝演之最後一日也。

四點鐘——卸去戲裝。易以出行之服。時適吾妹珀琦來視余。乃與之一同回家。又換騎服出騎。遇狩勞麗史溫孫於途。狩爲女子中之最善騎者。

六點鐘——晚餐。餐時啓留音機。且益以少許之音樂。我人凡進 Peach Melba 時。常覺別饒興味也。

八點鐘——閱書。余幼年失學。故甚致力於書籍。以期補習余所缺少之大學教育。

十點鐘——在家跳舞談笑。此爲一日中之最佳時間。有時在星期六之晚間。或出外跳舞。然我以為最樂之晚間。惟在家無事靜坐耳。

## 小說



# 誰是盜

濟奉

### 第六章

海利湯。美別。曉菊。愛司。推。躍。登。汽。車。換。機。疾。馳。瞬。息。已。抵。廠。門。時。第。二。號。潛。艇。艇。長。愛。狄。孫。聞。警。駕。潛。艇。至。泊。于。碼。頭。之。傍。正。

擬上岸探問。忽聞汽車聲鳴而來。愛狄孫驚疑殊甚。默念豈尚有黨人。續至將劫吾第二號潛艇耶。亟止步遙矚。見來者二人。乃海利與湯美也。因舉手招之。湯美喜曰。阿父愛狄孫君已駕潛艇來。遲余等於彼所矣。余等當速登彼艇。駛往海底保護藏金。否則此百萬黃白物。將盡入黨人之手。甯不可惜。海利頷之。遂疾馳登艇。發命開駛。霎時潛艇已破浪直前海。風習習拂面。涼爽異常。愛狄孫猶瑣瑣問湯美。三T黨來劫情狀。海利驀一回首。忽見一少年矗立船尾。失聲呼曰。三T黨！三T黨！！三T黨又躡我後矣。湯美亟出手鎗趨前。喝曰。何來賊徒。請飲我彈……少年輾然笑曰。湯美君豈不識余耶。湯美略一諦視。釋鎗笑曰。密司耶？密司何以倏爾改裝來躡我後。迷離撲朔令人莫辨。脫余彈一發。事將奈何。少年傻笑不答。噫。少年何人。蓋即密司華玲是也。

初華玲被擯於海利。忿忿而出。往來踟躕。似頗惶急。尋思有頃。忽潛入更衣室。盡褪外衣。取架上湯美之便衣服。之適合己身。更取便帽一頂。低覆眉際。顧影自視。宛然一美少年矣。結束既竟。忽忽出外。招一街車乘之。語御者曰。能于五分鐘內抵紐約灣。海利製造廠者。當倍爾值。御者喜乃力旋其機。嗚嗚一聲。四輪飛動。風馳電掣。瞬轉已抵岸傍。遙見海利湯美將登潛艇。急付值狂奔。幸艇離岸纔咫尺。乃一躍登船尾。舟中之人無一覺者。噫。華玲之身手亦矯捷哉焉。

海利見華玲追蹤而來。心頗不悅。然既已至此。決不能再驅之返。因笑語之曰。密司異想天開。饒爾易釵爲弁。真可謂善弄狡獪者矣。華玲嫣然笑曰。不如是則先生將擯拒不遑。豈能容余同行哉。海利笑撫其肩。指愛狄孫曰。此艦長愛狄孫君。頗精水底駕駛之術。華玲遂與愛狄孫作寒暄。正言問舟已抵藏金海面。諸人相繼入艙。艇乃漸漸下沉。沒入水中。華玲由艇側玻璃外望時。見游魚掠舟而過。有巨可合抱者。有長逾數尋者。章魚舒卷。觸角隱現。不常海獸。猙獰可怖。竄躍絕迅。間有不知名之怪物。指問湯美。湯美或識或不識。旋抵海底。亦有高峯聳峙。小山棋布。珊瑚海綿之屬。杈枒若樹。水底風景殊不亞于大陸華

玲恍如置身水晶宮中樂而忘倦矣。

離藏金所約半里許見被劫之潛艇泊于一山之側賊黨四五人方服水衣出艇向藏金之所行而去海利頓足曰殆矣賊黨先我往事將奈何湯美曰余等惟有阻彼使不能得金耳遂選精壯水手二人同服水衣執利斧挺棒之屬將入海搏賊華玲海利諄囑謹慎湯美領首應諾遂啓艇門入海蓋此艇構造其奇能使艇中人出艇入海無纖微海水溢入因此艇艙中四分之三可得實用而空其四分之一中間復壁有門通出入室中另有一門可以入海入海者先入空室嚴閉室門然後再啓另一門便可入海縱有海水溢入祇入空室其於艇中人固無損毫末也。

湯美偕甲乙二水手入海後繞山遮賊黨之前甲水手舉挺擊賊賊亦有備急舉手中鐵器格鬥兩方人役各舉械而前棍棒雜下刀斧交擊惡鬪久之乙水手被賊砍破水衣溺死海底甲水手亦受棍而踣湯美以一敵五衆寡之勢懸殊支持良久卒亦被擊而暈。

海利之藏金在一堅固韌厚之鐵甲艦中賊既擊倒湯美遂入藏金艦盡劫藏金運入潛艇事畢復置炸藥于藏金艦然後迫華德駕艇上浮未幾砰訇一聲海水騰沸而海利以爲萬分堅固之藏金艦頓成齏粉矣。

湯美與賊交戰之狀華玲海利一目親迨後湯美漸不支華玲頗代遑急所恨己在艇中愛莫能助惟有徒呼負負耳旋見湯美暈仆艦被炸毀乃失聲呼曰湯……呼聲未畢頓覺身體飄忽頹然欲倒幸海利在旁急攬之于懷見其玉容失色涕泗交下知其神經激刺甚劇因慰之曰事已至此密司毋庸悲傷海利言雖如是而老淚縱橫亦已滴於華玲之面誠以既失巨金復喪愛子悲痛之懷自難言喻彼華玲以一絕不相關貿然投奔之人對於海利失金抑何情切乃爾庸詎知華玲之芳心中固自有其特殊之因由在耶。

第七章

華玲之於湯美。年既相若。情又契合。爾爾我我。早結同心。以爲他日良緣之締。舍此莫屬。孰知好事多磨。罡風忽起。鴛沉海底。鳳卜將虛。華玲之痛可知也。海利亦老淚縱橫。悲愴莫名。兩人相抱而泣。是時炸聲纔歇。艇側玻璃忽爲鐵片所碎。海水淙淙。溢入艇中。愛狄孫與水手驚惶失措。海利華玲亦止哭。睜眸愛狄孫急揮水手塞窗。已卽駕機上浮。一剎那間。幸出水面。時天已黎明。愛狄孫拖海利華玲出艙。稍吸新鮮空氣。華玲悲猶未止。擬躍入海中。從湯美於地下。海利不許。正相持間。忽聞愛狄孫呼曰。視之。此何物也。海利華玲循其所指處視之。則見船板數方。載沉載浮。乘流而下。中有服水衣者一人。偃臥其上。乃命水手駛近其處。援之入艇。解衣觀之。相顧大喜。蓋其人非他。卽海利之愛子。而華玲之意中人。湯美是也。

先是湯美量臥海底。忽爲巨聲所震。醒海水混濁。已失潛艇所在。因急卸手足所繫之鉛版。身乃飄然上浮。見有船板數方。浮於水面。卽泳往臥其上。惟以疲乏過甚。倏又暈絕。冥然罔覺。不知身之在汪洋巨浸中也。

華玲既得湯美。歡呼雀躍。欣喜欲狂。乃附耳呼其名。久之。湯美漸蘇。急取白蘭地少許飲之。湯美精神遂振。始略語上浮之故。海利憂喜交并。泣然曰。兒！余之藏金盡矣。兒幸無恙。差慰余懷。嗟乎。余今日之境遇。將與失亞娜之時同一痛苦矣。華玲聞之色然。驚曰。亞娜……旋曰。亞娜何人。海利見華玲失驚狀。因曰。亞娜者。乃一女子。十八年前。與余殊有關係。近聞羈跡倫敦。密司豈識其人耶。華玲飾辭曰。否。否。其名似頗稔熟。故不覺脫口而出耳。時湯美已復常度。乃共登船面。縱目四眺。但見碧波浩淼。帆影飄搖。海天風景。良堪悅目。惜三人心緒惡劣。對之。乃徒增悲觀耳。

華德恨賊甚深。故意繞海底數匝。然後上浮。賊乘逼華德。同出艙面。蓋恐其乘諸人出艇時。將艇下沉也。一賊執鏡遠眺。忽曰。彼處所泊之潛艇。上幢幢往來者。非葛萊海利耶。余等當亟謀殺之。之策毋令安然歸去。一賊曰。余見艇中有魚雷一枚。曷弗

以此享彼。即以其人之物。還治其人之身。事亦良佳。數賊鼓掌稱善。遂入艇。叱水手。縱之魚雷。既出。乃直向海利之潛艇。破浪而去。

海利等閉眼。有頃。正籌議偵捕賊人之策。忽華玲戟指呼曰。魚雷！雷魚！言已。一躍入海。海利湯美共視之。果見魚雷一枚。向己艇疾駛而來。時愛狄孫方在艙中。湯美高聲呼之。不及待。其出艙疾躍入海。泳纔數丈。忽而巨聲震天。浪花四濺。回顧潛艇已片片碎矣。

海利湯美泳里許。力竭將沉。適有郵船一艘。鼓輪東駛。搭客憑欄望海者甚夥。湯美揚手呼救。為搭客所見。以繩圈投下。兩人攀援而上。得慶更生。然而海利嘔心瀝血。所造成之潛行艇。瞬息又喪於賊手矣。惜哉。

賊徒見海利之艇。觸魚雷而炸。鼓掌大快。一賊翹拇指謂主謀者曰。哀雪兒。我輩不負黨魁之託。差堪自詡。論功行賞。君其巨擘矣。彼一號者。徒日伺海利之側。成效反不若君。殊可愧也。昨據三號言。彼方與海利之子湯美關係密切。三號嫉妬甚深。君知之耶。哀雪兒答曰。然。班特今海利湯美盡被炸死。余等歸當報告三號。彼知情敵已去。諒必欣喜無藝。言次。忽見海中一人隨波逐浪游泳而來。班特曰。是必海利艇中之漏網者。因命駛往救之。救起後。囚諸艙底。初不知所救者。即華玲也。及潛艇抵岸。諸賊運金入。臨頓路機關部將華德華玲及諸水手囚于他處。

賊黨之機關部。除臨頓路外。尚營一窟于惠林街之十六號。藉為狡兔之防。內有地室一。經營周密。本為秘密囚人之所。室在地下。中有隧道。能通屋外。蓋黨人防有不測。備為遁逃者也。至是。即囚諸人于室內。班特觀察華玲舉動可疑之處甚多。因建議于衆曰。個少年既自海利艇中出。必為海利之有關係人。聞海利除海底藏銀外。尚有存款股票甚夥。余等當囊括而有之。毋為他人所得。余意擬囚此少年于另一室。由余設法誘之。詢儲存藏弄所在。則按圖索驥。不難唾手而得矣。諸賊咸以為善。

乃將華玲交班特班特欣然攜之逕登樓上處置既竟哀雪見赴臨頓路摒擋一切並發電報告凱迷亞娜

### 第八章

一日三丁黨魁凱迷亞娜忽接一電報拆而讀之其辭曰

藏金已得一號失蹤葛萊海利及其子湯美悉爲魚雷炸斃此上餘俟續報

紐約三丁黨四號上

亞娜讀至海利彼炸忽如驟中電流木然神往回念十八年前數閱月夫婦之情尙稱不惡徒以一時氣憤遠適異鄉我雖銜之刺骨安知彼之不依然思我乎今者伯仁由我而死殺夫之罪已無可追况李賢之言未必可信觀其曲意媚余則又安知彼之不存心叵測實離間我之夫婦以謀我乎一念至此疑慮叢生思潮起落淚下如綆此時室門忽閉然而聞李賢施施自外來見亞娜淚流被面驚問曰蜜昔司何故悲傷豈以余此行濡滯太久耶言已執其手亞娜掉去之恨恨曰余之傷感何預汝事汝速去毋擾余怒賢李聞言大訝爲之默然噫我書前數章明明言李賢方作客海利之家何以忽來倫敦與亞娜相糾纏讀吾書者得毋疑吾言乎則吾不得不詳敘李賢之歷史及其行蹤以爲讀者諸君告矣

李賢者柔佞小人也心術險很陰謀百出十八年前與海利訂交時兩人同愛凱迷亞娜雖友善陰實情敵西國俗尙本不禁男女爲伍因是劇場酒津亞娜不與海利偕卽與李賢同出入厥後亞娜竟嫁海利李賢目覩名花他屬妒火中燒乃施其奸毒之陰謀離間二人情愛亞娜一時不察墮其術中背海利出奔遂由李賢介紹輾轉入三丁黨李賢之於該黨勢力絕偉故亞娜入黨未幾竟被舉爲黨魁李賢恆假籌議黨務爲由得與亞娜晨夕相見時親芳澤私心快慰莫可名狀以爲第一步之目的既達將來不難入我彀中也因之百輩獻媚倍切殷勤花前月下時作無禮之請求亞娜以情場多幻迄未應允此次遣三十人赴美謀害海利亦出李賢之意更恐一號佈置不善乃親往海利家托言經商海外遠道歸來海利素敦厚猶以爲

舊雨重逢非常欣喜掃榻款待情意殷殷孰知開門揖盜他人之方謀不利於己耶

海利譙客之日李賢詭言商務部署已畢辭別返英行裝乍卸即趨亞娜處滿擬暢訴離情報告一切不意一見之頃遽遭白眼默自思維莫明厥故因退立室隅暗曰密昔司何事煩惱曷弗明示乃以悶葫蘆向人令人難堪亞娜見其嘔嘔不休益覺可厭即以電報擲之李賢閱竟躍然喜曰此快事也密昔司何尙鬱鬱者密昔司語余海利未死不忍琵琶別抱乃者天從人願海利死矣今而後密昔司爲余之人矣言已脅肩作醜態幾欲撲入亞娜懷中亞娜恨極唾其面叱曰此何時也尙言愛情可知海利之死實由汝致今余方寸已亂汝尙不知進退矧人不已可厭已極幸速去否則余將暴汝之罪於天下矣言時聲色俱厲擊桌砰然並奪電報裂之作片片蝴蝶飛李賢見亞娜暴怒爲從來所未有恐一旦失歡美人則平時希望自茲斷絕遂默不敢聲趨超而出

海利湯美爲郵船救歸湯美亟問瑪麗曰密司華玲返耶瑪麗瞠然曰未也湯美心如轆轤念華玲先余等躍入海中在理當較余等先返今竟不至何耶豈竟無人救援溺而與波臣伍耶然華玲素諳泗水術決不至是况紐約灣外輪舟往來絡繹不絕則所慮者更爲不然惟至今未返終恐有意外之變因請于海利駕汽車出外訪覓

班特既得華玲即囚之三層樓室中陳設簡陋祇巨板箱一破桌椅各一餘無他物斯時賊衆團坐樓下或食麵包或飲啤酒吸烟談笑歡樂逾恆班特乘人不備躡足登樓啓門而入緩步近華玲之側低聲笑曰密司究爲何人何以喬作男裝隨海利入海若能語余以故余力足以釋密司也華玲聞語大驚默念班特之鑑別力誠強豈竟識余爲口口之喬裝耶（句中有二空字閱者試猜其意）惟黨人類好漁色此來決非美意因斥曰狂賊汝滿口嚶語信信可厭速離此室遲者余必挾汝班特脅肩笑曰密司力難縛雞何能扶余誠扶余者愛余甚矣余甚願密司之扶也華玲見其出語愈肆不禁大怒倏起披其頰掌

聲清越。達於戶外。戟指言曰。賊奴汝。以余爲可欺者耶。不速出。必碎汝。顧班特。不圖其禍。頰也。慚且怒。忿然掩面。出室去。華玲欲乘勢奪門。出而門已扃矣。

華玲奪門不得。擬由窗躍出。因窗有鐵捍。不果。念賊若復來。爲勢至險。忽見室隅。煤氣燈尙未熄滅。熒熒有光。急極智生。思不如求援于外。因亟劈箱板。少許。就煤氣燈灼之。成炭。並裂衣袖一方。書曰。

葛萊海利先生鑒。華玲被困。惠林街十六號三層樓上。見字望即來救。火速火速。

書竟由窗隙直擲。街心。冀行人拾得。往報海利。脫已于難。不圖足音。竟然班特復至。華玲急拽板箱。堵門。次更。桌。椅。于箱上。竭力禦之。班特不得入。益怒。覓斧。砍門。門乃立破。危哉。華玲將以何法脫此險耶。

(下期續刊)





# 驥製半真



請勿隨地吐痰

據醫學家言痰為肺癆病之媒介物故  
火車電車中及公眾集會之區均有「  
請勿隨地吐痰」之公告蓋恐痰中微  
生蟲因空氣傳布而染及於人也然此  
非根本解決若能使人永無痰病則涕  
吐既不須防更何有傳染之慮本廬所  
製驥製半夏為除痰止咳之妙品服後  
痰化為水可以免涕吐防傳染若肺金  
受損或感冒咳嗽老年多痰等症服之  
罔不奏效 大盒貳元四角 中盒一  
元貳角 小盒五角 試服貳角

上海盤龍弄波路口崔氏辦香廬藥房啓

電話中央一六五二

# 說海



## 西楚公主墓

高誌操藏書

天蹄

史稱項羽兵敗垓下。自到於烏江。烏江蓋即今皖北之盱眙鳳陽間也。鳳陽府附郭之四郊居民。率築土為圍。嚴峻環拱。若城垣。然聚族而處。孳生其間。三五族或五六族不等。是名為集。集各有長。董其百役。儼然如小諸侯。此固不獨鳳陽府為然。安徽各境莫不如是。其實與我江南各縣之鄉鎮同。顧其民俗強悍。盜匪出沒。推埋剽劫。往往為害。故其平居樂業者。尤不得不嚴加藩防。相助守望。以衛其生。且兩淮南北地瘠民稀。茫茫平原。蕭索終古。環風陽四郊古塚。壘壘荒涼。寂寞猶有古戰場之遺跡焉。余于庚申之春。以事走鳳陽。道經濠城。集次於逆旅。逆旅主人為余言西楚公主古塚事。甚悉。雖其事涉神祕。不合今世科學家言。惟言之者甚詳。若班班可考。余又親踐其地。見所謂公主墓者。儼然尙在。蒿萊沒人。望之凜然。其土著有過是塚者。咸合十喙。頌虔誠無與倫比。而逆旅主人又強予為記。曉曉不已。爰就其所陳者。珥筆誌之。視為神怪小說也。可視為鳳陽府之野史也可。

去鳳陽府之東北十數里有濠城集。集有董事。民國初年。其董事為朱氏。人謂朱氏忠厚敦樸。有長者風。鄉人多暱就之。惜今其族已喪亡。略盡田舍荒蕪。已成陳跡。然考其所以喪亡之由。則由於西楚公主墓之祟也。西楚公主墓在濠城集東北。里許。崔魏隆。幅廣約數畝。蔓草荒榛。繁繞徧地。狐兔棲居。狸狽窟宅。晝則白楊蕭條。夜則磷火馳逐。相傳中秋之夜。皓魄團圓。則往往有白光燼。睜出自墓中。上徹霄漢。時時滅然。尤著靈異。苟居民犯之。每罹災祟。避之惟恐不速。甚至不敢刈其墓上一草。一木。補其一狐一兔者。故垂數百世。莫能探其究竟。嗚呼。一坏黃土中。固不知其所埋何物。而靈異若是。耶。詎意朱氏之僕。以一觸公主之怒。遂殞其身。且殃及朱氏。魯酒薄而邯鄲圍亦可哀矣。

朱僕者。佚其姓氏。備於朱氏垂五六年。性樸。愿勤於耕作。常鷄鴨。即起肆力。不解自苦。早無妻子。但願以天賦精力。謀一生溫飽。不求其他。朱氏亦頗信用之一日。僕忽



之。然終百思不得其故。初不意慘酷之禍。行且生於不測也。余不嘗謂公主之墓。每遇中秋。往往有白光起滅。其間此正僕致禍之由也。是夜僕忽中宵不寐。自念身世。悽愴不勝。以為孤苦零丁。終非了局。思欲所以稍治生產。則為人傭者。何以酬此心願。不然。歲月因循。年事易老。及年老力衰。則主人雖以恩信相待。亦難保必無異言。苟有異言。則骸骨誰寄。轉輾愁思。反側不安。伏枕靜聽。寒蟬喧鳴。青燈照映。壁間光燄。似豆窗檮糊。以

願酌加之。而僕辭堅決。意態尤匆促。支吾良久。乃入檢行囊。僅攜輕便易取者。其餘零星諸物。悉棄去。或散給餘傭。倉皇引去。朱氏駭絕。檢視已所藏之珍寶。器用悉嚴。局無一失。乃一笑置

素紙殘破處有風吹入颯颯如鬼怪噓聲孤衾自擁不寒而慄俄而悄然攬枕窺窗外皓月一天照遍大地圓光斜影反映牆壁猛省是夜適爲中秋因憶中秋月華一年一度生三十四年曾未一觀亦憾事也茲值良宵甯岑寂不寐何如自娛佳景乃推枕而起啓窗仰眺瞥見白光一縷起自東北倏升倏降忽現忽息月色稍強光焰即滅偶遇浮雲虧蔽則旁午倏忽縱橫錯落觸土堡而止掠地疾行不可捉摸與電影相埒是時僕好奇之心與貪利之念怦然以動意謂白光之下當爲銀苗父老相傳度不虛誑且西楚公主墓去此密邇人傳中秋節夜常見白光出入此閃爍不定者諒不謬矣西楚公主我固不知其爲誰家之子第聞皇家之女始稱公主公主必蓄珍寶公主之母度係皇后皇后之愛公主必甚於平民之愛女平民之葬其女猶日埋金釵玉釧以相慰於地下則皇家之葬公主尤宜以珍寶殉之且公主之墓荒寂若此春秋祀節不聞有一人以隻鷄斗酒來奠孤魂則年代篤遠皇家必已喪亡絕盡夫劫生人之財帛在律當誅取陳尸之遺物何傷雅道公主挾珍寶長眠地下常以寶光詔人人莫敢或取者蓋欲俟其主也我往常酣眠如醉狸奴鼯鼠跳躍牀頭猶且不醒今夕忽轉側不甯觀此銀光我必爲此物之主人翁矣因默禱天地間護法諸神祇及列世祖宗默爲呵佑此行苟得重寶則禮祀可繼並塑公主金身世子孫供奉不替僕思念至此偶合日髣髴華屋雕甍隱約眼前妻妾妖冶柔情軟語心乃大樂神魂稍定則銀光又見乃決計一行隨手自案上取火柴一束置懷中輕掩柴扉躡足而出度廣場逾短垣幸月光寫地朗似白晝毫無所苦不數十武至土堡下拾斷石殘瓦壘疊尺許土堡之內地形較堡外稍高即可聳身上登一躍而過兩目灼灼力辨白光所自來僂僕伏行狀類鬼魅寒風吹面殊不自覺約里許卽至所謂西楚公主墓者忽失白光所在塚上古木森森搖曳蕩影風噓其間瑟瑟似鬼嘯荒榛蔓綿一觸其刺如爲地嚙隱隱作奇痛是時僕始懷喪以爲孟浪到此進退兩艱俄而墓中白光驟起倏繞僕身數匝僕驚悸亡魂亟返身疾遁若有白刃隨其後者倉卒回顧則白光又滅自念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旣深夜來此誓不虛茲一

行公主一纖纖弱女子耳焉能為我患乃自椎其胸以壯瞻魄賈勇而前披荆棘斷荒梗躡躑躅達墓巔則又自悔倉皇離幽未曾挾片刃尺鐵為發邱中郎將默察墓之四周蓬蒿高可没人免絲女羅縈也交糾若為公主墓之幕者正疑慮間又觀白光出自墓陰之麓僕急循影直下兩足忽陷入一窟陰氣侵骨若有物噬其踝急抽足起俯身下矚杳然昏黑迥無一物可見徑約二三尺穴口泥土鬆懈知常為狐狸出入之所復投足探洞內旁髣髴石磴心異之乃解外服疊置洞口挨身而下口窄甚兩股幾創既下即得石級



遵石級曲下達昏暗幾不自辨已身置於何地以手捫兩側皆石壁森森觸膚欲裂幸探懷中火種尙在乃出燃之恍若幽冥途中驟得神光喜乃無狀惟磴上綠苔班駁殊不良於行磴盡得一石室室不甚大而瘴氣其中甚曠大遂啓門入則儼然為堂廡雕楹彩椽刻畫工巧四壁都以石築堂上陳石桌石椅若生其門古豔欲滴堂中供石龕一龕置石碑上刊五六字了了可辨僕固不識一丁字者遑論其他遂亦置之龕側陳式數物皆龜趺剝落度不能值重價隨手攜來隨手棄去殊以為不當意躊躇四顧忽視堂右一室珠簾輕垂頹大家以室窺之則槿閣銀臺儼然闔自思在主人家不奉諭命不敢涉足內閣一步恐遭呵斥今無故蹂躪公主蘿閣公主乃皇家之女不將更羅悔咎乎繼念重寶未獲

鬱蒸幾欲作嘔室中狐兔見人四竄其所銜宿草敗絮等構成之窟宅纍纍何止數十於是僕猛得一計拾新穗枯條辦成草炬另以腐草敗葉堆積成小邱燃火其上如舉烽燧一室通明便可識徑更次第然草炬疑神依隧道伏地蟻行隧窮遇石門門虛掩火光透入窺

此。行。如。入。寶。山。安。有。空。手。回。者。矧。銀。光。既。自。公。主。墓。出。則。重。珍。當。在。公。主。內。室。重。寶。在。前。奈。何。反。畏。縮。若。此。乃。拂。簾。逕。入。一。室。  
 器。用。咸。古。銅。古。玉。上。鏤。花。鳥。怪。獸。奇。形。異。狀。耳。所。罕。聞。目。所。未。見。於。是。僕。一。手。擎。火。炬。一。手。探。古。玩。置。懷。中。墊。塞。幾。滿。隆。起。若。  
 懷。孕。五。六。月。者。步。履。蹣跚。良。自。覺。苦。回。視。手。中。所。持。火。炬。僅。存。二。三。枚。光。焰。漸。暗。欲。思。略。擇。精。粗。分。別。棄。取。而。目。迷。五。色。莫。察。  
 環。瑜。且。自。度。所。得。者。迥。非。珍。寶。意。頗。焦。急。乃。悉。棄。去。更。躡。步。入。內。室。瞥。見。錦。帳。銀。鈎。一。榻。橫。陳。赫。然。一。麗。人。長。眠。榻。上。冠。上。繡。  
 鳳。凰。羽。翎。欲。活。錦。衾。燦。爛。織。孔。雀。一。張。翅。若。飛。奕。奕。之。光。即。從。  
 麗。人。口。中。出。僕。毛。骨。悚。戰。戰。慄。不。勝。急。以。手。探。麗。人。口。中。得。圓。  
 潤。光。滑。者。一。枚。凝。眸。細。視。則。形。似。鵝。卵。瑩。潔。無。倫。度。為。明。珠。亟。  
 抽。身。遁。炬。燃。及。指。痛。極。棄。去。幸。堂。外。尚。留。餘。燼。乃。踰。跟。越。隧。道。  
 拾。石。磴。飛。步。出。墓。窟。東。方。已。呈。田。宅。置。妻。妾。經。營。生。業。不。數。年。家。給。人。足。忽。念。故。主。朱。氏。仁。厚。待。人。御。下。以。寬。嘗。蒙。其。恩。德。愧。未。報。施。乃。遊。擊。服。用。數。事。將。以。  
 饋。注。入。並。躬。候。主。人。起。居。遂。隻。身。泛。大。江。取。道。淮。南。復。至。鳳。陽。遙。抵。濠。城。集。舊。地。重。蒞。襟。懷。曠。朗。自。顧。車。服。鮮。明。迥。非。昔。此。爾。  
 生。人。見。我。不。將。更。駭。詫。乎。及。造。主。人。廬。則。景。物。已。非。田。舍。荒。蕪。淒。涼。滿。目。不。禁。駭。絕。亟。向。途。人。叩。主。人。敗。家。始。末。途。人。辭。以。僕。



顏。色。如。死。灰。稿。立。道。側。有。頃。即。去。後。有。人。云。僕。去。中。途。以。暴。疾。卒。不。知。何。故。  
 蓋。朱。氏。自。僕。去。後。是。夜。即。夢。一。麗。人。古。衣。古。冠。類。演。劇。中。宮。人。裝。束。向。朱。氏。索。明。珠。一。顆。且。自。謂。久。居。斯。土。與。人。無。害。汝。何。縱。  
 惡。僕。遷。入。吾。室。竊。吾。珍。玩。壞。吾。真。身。汝。若。不。窮。究。惡。僕。速。還。吾。珠。吾。必。亟。索。汝。命。朱。氏。既。醒。以。為。妖。夢。自。後。每。夜。必。至。朱。氏。亦。  
 無。法。遣。之。不。三。月。以。暴。疾。卒。其。妻。子。亦。相。繼。死。家。遂。以。毀。  
 濟。羣。氏。曰。余。聞。項。羽。因。垓。下。閉。四。面。楚。歌。乃。慷。慨。悽。愴。攜。虞。姬。起。舞。人。知。其。有。虞。姬。不。聞。其。有。公。主。也。天。歸。此。篇。雖。言。之。鑿。鑿。  
 然。究。屬。齊。東。野。語。蔑。可。考。據。惟。事。蹟。奇。離。行。文。閃。爍。頗。足。引。人。入。勝。因。亟。付。鉛。槧。以。供。同。好。愛。讀。神。怪。小。說。諸。君。當。尤。為。歡。迎。  
 而。弗。斥。其。為。荒。誕。不。輕。矣。

# 詩選

## 秋來

高天樓

秋。來。風。雨。動。人。愁。獨。坐。迴。思。往。事。悠。名。士。何。嘗。都。蘊。藉。美。人。未。必。解。  
 溫。柔。蕭。蕭。疎。竹。荒。園。裏。瑟。瑟。青。楊。古。渡。頭。為。問。天。涯。飄。泊。客。丰。姿。還。  
 似。舊。時。不。

秋。來。爽。氣。在。疏。桐。半。榻。琴。書。四。壁。空。棘。裏。銅。駝。餘。夕。照。簷。頭。鐵。馬。響。  
 西。風。瓜。棚。絡。緯。纒。絲。急。夢。岸。流。螢。映。水。紅。幾。點。漁。燈。明。復。滅。蘆。花。灘。  
 外。泊。孤。蓬。

# 孤雛淚

吳訥之稿  
涵秋潤文

這一次江洲水災要算是近百年來未有的慘劫。沖毀田廬，淹斃人畜，不知多少。其中有個董家圩，受災最重。圩內也有三二百戶人家，淹得一片汪洋，只剩得柳樹頭在水面上飄來飄去，和那些飢鷹盤旋空際，向水裏不住的尋找活食呢。圩東雖有一小土堆，避難的人已容積不下。在那裏男啼女哭，急望人去救濟。

唉！天雖然施這種酷虐的手段，城市裏的人到還熱心紛紛去散乾糧，放棉衣，各圩賑濟，好容易等水漸漸退去，各人也就不謀生計。內中單表這董家圩，有個董朝貴，去世多年，剩下一妻一女，女名秀英，年紀已有十六歲，平日靠幾畝薄田度日。今年被了這場水災，母女無處棲身，靠着一棵大樹下，嗚嗚咽咽的哭得好不淒慘。秀英忽停住淚，說道：「媽呀！我們由早哭到晚，由晚再哭到早，能哭出一條生路嗎？我記得城裏有一門親戚，小時還喊過他叫舅母的，我們身邊剩這些乾糧，何妨到城裏去尋一尋，或者天可憐我們，一樣碰到機會，他媽聽了這話，將眼淚抹了，抹點頭說道：『城裏是有一位表嫂，但是數年來不曾通過音息，像我們這種樣子，去恐怕人家不肯理我們。如何是好？』唉！捨此又無別法，只好看我們的局運罷。母女二人這才將身上泥垢撲了，撲直向城裏來投他的親戚。

他這位親戚姓黃，年紀也將近六十，帶說說嫁過有六七個男人，目下依然守他的寡。平日專做白蠟蟻生意，人都喊他老黃。這一天午飯的時候，正在那裏淘米，忽然聽見有人找姓黃的，以為又有了生意，早將那筲箕攢在一邊，忙不迭將大門開放。問道：「是誰找我？將眼睛向外一望，看見兩個女花子模樣，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氣，正要發話的當兒，秀英的母親忙搶上前說道：「哎呀！嫂子，你認不得我了，我是董家莊董朝貴家的黃奶奶。道：『你原來還是董姑太太，請進來坐罷。』母女二人這才跟着。



裏面坐下黃奶奶冷冷的說道你們這種樣子進城做甚麼秀英的母親聽見這話早止不住潸潸的眼淚直往下淌秀英在旁邊急道媽呀你又哭了你把這回被水災的情形告訴舅母就是了我們進城不是專依靠親戚是另謀別的生路的他媽這才止住淚細細說了一遍黃奶奶聽見這話沈吟一下不由望了望秀英一眼早將他一臉的皺紋笑得都展放下來說道姑老太城裏不比你們鄉村生路是很多的你看我無田無屋也還過得花團錦繡你們不要心急包在我身上自家親戚就住在我這裏一年二年也不妨事這一位姑娘想必是你的令嬈長得模樣到還清秀秀英忙站起身來喊了一聲舅母黃奶奶這一張癆瘵笑得格格格的說道我這老貨越過越糊塗幾年前不是同他死鬼老子進城來看燈籠我這裏吃的午飯你看我都忘記了幸虧姑太太是自家人不然就要多我的心姑娘你瞧我這話可不是嗎哎嗚我儘在這裏說閒話你們還不會喫是午飯呢來來來我去上街買點菜給我家姑娘嘗一嘗城裏風味說着早走到房間拿了一包銅角子出門去了母女二人見他走後心中非常歡喜說道自親還是自親骨肉還是骨肉外人怕連正眼也不瞧我們一瞧二人正閒談時候黃奶奶已笑嘻嘻的進門左手拿着魚右手鈎着肉挾肢窩裏還挾着一個油瓶喊道姑奶奶家常便飯你們不要見怪說着上鍋下灶將飯弄好讓他們母女上坐自己旁邊陪着又望着秀英說道姑娘長得益發俊俏了才有婆婆家沒有秀英聽見這話不便回答早將頭垂下來他母親忙說道還沒有呢早口頭上曾允給我家姨姪但是至今一家杳無消息隨後還要請嫂子留意黃奶奶點點頭說道這是當然的晚間又收拾一間房屋好讓他們安歇……秀英的母親說到這一次進城想到人家充當女僕黃奶奶不住的搖着頭說道姑太太尋人家這一層若在往年實在容易得狠要說今年比甚麼還難些固然柴荒米貴人家用不起就是被災的地方上來尋人家的也不曉得多少借借借隔壁王嫂子家就是個薦頭店那一天早上不坐幾十個人都是些年輕力壯沒有人要呢你們住在我這裏等等再說罷接連過了好幾日黃奶奶故意當着他們

母。女。不。是。當。這。件。衣。裳。就。是。賣。那。樣。物。件。來。供。應。他。們。絕。無。怨。言。諸。公。要。曉。得。越。是。這。樣。恭。維。越。叫。人。難。受。他。們。母。女。心。裏。感。激。到。十。二。分。難。受。也。到。了。十。二。分。黃。奶。奶。又。說。道。今。年。若。不。是。鬧。這。水。災。我。也。不。會。窮。到。這。地。步。眼。看。天。氣。嚴。寒。你。們。身。上。棉。衣。還。沒。有。一。件。吃。住。在。這。裏。無。妨。添。衣。裳。我。却。沒。有。這。力。量。姑。太。太。你。生。氣。我。就。不。說。你。若。不。生。氣。我。有。兩。句。體。己。兒。的。話。到。我。房。間。裏。來。告。訴。你。他。母。親。見。嫂。子。這。樣。殷。勤。那。裏。還。敢。怠。慢。早。蹶。着。屁。股。跟。過。來。到。了。對。過。房。間。黃。奶。奶。將。他。拖。在。床。沿。上。坐。下。靠。着。他。的。耳。朵。囁。囁。咕。咕。說。了。半。天。他。母。親。不。住。點。點。頭。淌。淌。眼。淚。嘆。了。一。口。氣。說。道。嫂。子。代。我。們。設。想。原。是。不。錯。但。是。我。總。不。忍。心。將。他。才。說。到。這。裏。黃。奶。奶。將。他。一。推。惡。狠。狠。的。說。道。你。這。個。人。好。不。通。事。情。真。要。算。是。窮。苦。命。了。你。去。代。我。細。細。想。罷。秀。英。的。母。親。站。起。身。來。合。着。一。眶。眼。淚。踱。到。這。邊。房。裏。秀。英。忙。問。道。舅。母。同。你。說。什。麼。他。母。親。嘆。道。今。年。尋。人。家。狠。難。想。把。你。賣。給。人。家。充。當。奴。婢。我。是。不。肯。答。應。秀。英。忙。道。媽。呀。這。不。是。一。條。生。路。嗎。我。早。已。打。算。到。此。母。親。既。得。了。我。的。身。價。可。以。慢。慢。敷。衍。過。去。隨。即。喊。着。舅。母。道。請。過。來。商。議。舅。母。代。我。們。想。的。法。子。是。再。好。沒。有。黃。奶。奶。笑。嬉。嬉。的。道。姑。娘。可。是。不。是。嗎。你。是。個。聰。明。人。不。想。這。個。法。子。眼。看。看。就。不。得。了。局。我。不。是。存。着。壞。心。撮。弄。你。母。親。賣。你。要。曉。得。到。了。大。戶。人。家。吃。的。是。好。的。穿。的。是。好。的。能。夠。有。這。造。化。主。人。愛。：：。說。到。此。自。己。也。覺。得。說。不。下。去。忙。掉。轉。口。說。道。能。夠。主。人。愛。你。恰。恰。當。做。自。己。親。生。兒。女。看。待。這。不。是。天。大。的。造。化。嗎。姑。娘。你。把。主。意。拿。定。了。我。明。早。就。代。你。託。人。去。說。項。秀。英。笑。道。我。的。主。意。早。就。定。了。好。舅。母。明。日。就。請。你。去。說。項。黃。奶。奶。見。他。允。許。也。就。說。道。你。們。早。早。安。歇。罷。黃。奶。奶。走。後。他。媽。說。你。答。應。他。將。我。丟。下。怎。樣。說。法。秀。英。哄。着。他。母。親。道。目。下。暫。且。賣。給。人。家。等。你。有。錢。再。將。我。贖。出。也。可。以。舅。母。這。裏。雖。說。待。我。們。不。薄。究。竟。非。寬。裕。之。家。陡。然。添。我。們。兩。口。如。何。累。得。下。去。你。看。不。見。舅。母。當。衣。裳。賣。物。件。嗎。我。們。又。不。能。接。濟。他。怎。麼。對。得。住。人。家。母。女。二。人。談。了。一。夜。哭。了。一。夜。到。次。日。太。陽。還。不。曾。上。黃。奶。奶。早。一。骨。碌。爬。起。來。慌。忙。梳。洗。敲。着。房。門。喊。道。姑。娘。我。去。了。你。聽。着。點。門。秀。英。答。應。了。一。聲。是。黃。

奶奶這才將門攔起到了隔壁王嫂子家。還未進門，只見王嫂子在裏面哈天撲地的笑出來，說道：「你這老貨，今兒起這樣早，可又是到長壽庵裏去找了因和尙噴噴，這一臉脂粉，遠遠望去，還不像個嫦娥出世嗎？越老越俏，我要說慌，我這個嘴就不好……黃奶奶也不等他說完，早啐了他一口臭沫，將臉沈下來，說道：「人家有正經話來問你，你看我幾時偷過和尙頭，是頑笑是笑，我是個孀居，給旁人聽見，是甚話兒？下次再這樣說，莫怪我叫你將和尙交給我，王嫂子看他有點着惱，忙笑道：「聽說你家來了一門親戚，怕的這一回油水很多，我是代你喜歡，才同你鬧這頑笑來來，我們老姊妹兩個進房說罷，黃奶奶到了裏邊，坐下問道：「許四少爺不是說要討一個人，我家這甥女雖說鄉下人到狠有幾分姿色，你是看見過了，請你今天去說一說，王嫂子笑道：「不行，不行，這許四少爺的皮氣異常古怪，不會合式，倒是沈公館裏三姨太太要賣一個了，頭我停一刻代你去說，但是不能像上次代你經手的，只弄了一點酬金，黃奶奶聽見這話，撲着胸脯道：「請放一千二百個心，午後我來聽信罷，說着站起身來，回家看見秀英母女已經起身，秀英身上穿得實在藍縷，得狠，隨即在箱子裏拿了一件布夾襪兒，一雙布套褲給他換上，雖說布衣布裳，倒還乾乾淨淨，黃奶奶望着他，嗔笑道：「不是舅母這大年紀，同你說頑話，不要說鄉下姑娘不及你，就是城裏小姐少奶奶不及你，也狠多，他們全是點綢緞金銀裝潢，得好看，唉，可惜我這老貨，命苦沒有了女兒，像你這樣要有怕的，早砌了房子，買了田地，還等到今日連什麼東西都窮掉了，秀英聽他這話，有些不當入耳，又不便駁，他只得望着一笑，他們在這裏閒談的時候，王媒婆行已打發一個女孩子來，喊老黃，隨即跟着過來，問道：「你到沈公館裏會見三姨太太沒有？頃間梁大個子張二尖嘴到我那裏想兜這筆生意，做如若不要，我就答應他們了，王嫂子聽見這話，怔了一怔，忙道：「是誰告訴你不行？我看你越老越火性，到越大，你代我把耳朵伸長些，聽着三姨太太不但同我說這個話，還留我喫了午飯，才肯讓我走，叫我明日將你甥女代給他看，合式則留，不合式則罷，燒餅不破，糖不滴，請你回去同他母女商量罷。」

沈公館這位沈大人前清當過好些關差。民國裏又是督軍署裏副官。手內狠有些積蓄。這位三姨太太是秦淮河妓女。出籍姿色在先。倒還好。就是目下抽着鴉片。將臉上血色抽得像蜜臘人子一般。這天王嫂子代領秀英到了三姨太太房間。王嫂子指着說道。這就是太太秀英。上前緩緩的喊了一聲。三姨太太將他上下打量一番。問了名姓。才向王嫂子問道。他的身價多少。你可知道嗎。王嫂子早笑嬉嬉的回道。他的身價不能照他的媽說。銀子大要有秤來秤。在小婦人看。還照上次代太太買的那個如意子一樣價錢罷。三姨太太點頭說道。你明天就帶他來。王嫂子答應了幾聲。是退下來回家告訴了老黃一遍。黃奶奶蹙着眉頭道。我家這甥女比死的那個如意子強多哩。這價錢似乎不能同他一樣。我回去商議再來給你的信。一鈎殘月時。被那黑雲遮蓋着。和簌簌落葉的秋聲。真叫那旅客與嗟征夫起。怨何況他們母女在那房間裏。一燈如豆。哀哀話別呢。秀英在這時候。固然不敢放聲大哭。怕傷他老母心腸。背着燈光。咬着衣袖。在那裏無言而泣。暗暗嘆道。若不賣給人。家怎樣度這個無情歲月。唉。只得狠一狠心腸。望着他母親說道。媽呀。你今年遭這大水的驚嚇。身體益發不濟。照這樣悲慟。真一苦壞了身體。不是教女兒心裏不安嗎。你讓我到人家苦苦上前揆去。或者天可憐我們一樣。會有團聚的日子。他媽長嘆了一口氣道。兒呀。到此我也無法。但是我有兩句話分付你。到人家各事留神。小心伺候。能夠主人歡喜。你雖死也都瞑目。他們母女這一夜生離慘別。當然不能好好安寢。到了第二天。王嫂子過來代領他們。一齊到沈公館裏。一面交錢。一面交人。不必細表。單說秀英的母親臨走時。望着三姨太太崩冬崩冬磕了幾個响頭。含着滿眶眼淚。說道。小女在這邊伺候不到。望太太包涵。點些爬起來。又向秀英說道。我明年春天再來瞧你罷。秀英也望着他媽淌了許多眼淚。這一天紅日初升。秀英早就起來。拂拭桌椅。灑掃房屋。有個同夥高媽。將他喊在旁邊說道。姑娘。你初來。這位姨太太殘毒得狠。在你之先。有個如意子。是給他活活打死。你隨處都要留點神。正說着。聽見房間裏咳嗽的聲音。高媽將嘴努了努。秀英會

意。捏。着。脚。步。進。房。伺。候。三。姨。太。太。起。身。下。床。復。行。將。衾。褥。鋪。好。陳。設。煙。具。好。讓。他。一。口。一。口。的。抽。煙。接。連。伺。候。了。好。幾。日。秀。英。在。旁。邊。暗。暗。納。罕。人。都。說。他。殘。毒。得。很。我。看。太。太。待。人。還。和。平。也。就。安。心。樂。意。往。下。做。去。可。巧。這。天。黃。昏。時。候。送。衣。服。進。房。看。見。那。個。男。僕。小。福。子。睡。在。床。上。代。太。太。燒。煙。將。腿。蹺。在。太。太。身。上。正。談。得。高。興。忽。的。秀。英。一。頭。撞。進。去。瞧。見。這。樣。情。形。心。裏。暗。暗。奇。詫。免。強。將。衣。服。放。下。掉。轉。身。子。出。了。房。門。心。裏。不。住。撲。通。撲。通。的。亂。跳。小。福。子。見。秀。英。走。出。對。着。姨。太。太。道。這。丫。頭。瞧。見。我。們。的。神。情。萬。一。大。人。回。家。再。透。漏。風。聲。我。是。擔。受。不。起。的。噫。姨。太。太。將。他。眨。了。一。眼。說。道。好。人。怕。他。則。甚。有。我。呢。小。福。子。這。才。出。外。姨。太。太。將。秀。英。賊。進。房。內。也。不。說。什。麼。只。望。他。哼。了。兩。聲。偏。偏。晚。上。姨。太。太。抽。了。好。幾。口。煙。正。發。生。煙。迷。的。時。候。手。上。挾。着。那。支。香。煙。不。由。而。然。的。跟。着。手。垂。下。來。靠。着。褥。子。霎。時。着。燒。到。了。秀。英。將。姨。太。太。推。醒。已。燒。成。一。個。大。窟。窿。姨。太。太。反。噴。怪。他。大。驚。小。怪。惡。狠。狠。的。啐。了。他。一。口。罵。道。你。這。不。懂。規。矩。的。壞。貨。不。給。你。手。段。噲。噲。你。還。不。知。道。利。害。秀。英。曉。得。情。形。不。好。只。跪。下。說。道。下。次。我。知。道。了。求。太。太。饒。恕。我。這。回。罷。好。容。易。秀。英。將。此。難。關。才。蹙。過。來。到。了。夜。間。姨。太。太。精。神。益。發。充。足。烟。抽。到。三。更。時。分。還。不。許。秀。英。睡。覺。秀。英。實。在。打。熬。不。住。坐。在。一。張。小。橙。上。不。住。的。播。頭。晃。腦。巧。巧。又。給。這。位。魔。王。看。見。不。由。大。怒。將。一。根。烟。杆。燒。得。通。溜。溜。紅。嘍。的。一。聲。可。憐。秀。英。嘴。巴。上。一。陣。清。烟。早。將。那。魂。靈。兒。由。腔。子。裏。嚇。到。爪。窪。國。去。了。連。氣。都。不。敢。出。還。敢。哭。嗎。忽。聽。見。姨。太。太。喊。高。媽。將。板。子。拿。來。高。媽。又。不。敢。違。拗。姨。太。太。虎。也。似。的。將。秀。英。捺。翻。在。杌。子。上。將。他。褲。子。扯。下。足。尼。打。了。五。六。十。板。所。犯。何。罪。殘。毒。至。此。每。觀。秘。密。之。地。有。人。窺。探。而。爲。人。所。覺。者。必。不。能。幸。免。還。是。高。媽。看。不。下。去。在。旁。邊。求。情。將。他。拖。出。外。房。秀。英。這。才。扶。着。牆。壁。一。癩。一。癩。的。回。到。他。房。中。倒。身。伏。在。床。上。那。眼。淚。已。奪。眶。而。出。好。像。今。年。泛。濶。大。水。冲。倒。土。圩。一。般。在。這。個。當。兒。我。要。湊。兩。句。歪。文。甚。麼。君。山。之。涕。長。沙。之。哭。好。像。還。不。及。他。慘。痛。畢。竟。他。們。還。有。揮。淚。的。地。方。秀。英。只。有。悲。咽。的。分。際。稍。一。聲。張。恐。怕。這。位。姨。太。太。不。又。毒。施。夏。楚。嗎。

韶光如駛。臘盡春回。這一天凍雲四合。東北風刮得如虎吼一般。早就鵝毛兒似的落了一場春雪。秀英身上穿的還是他老貨。舅母送給他的布夾襪褲。怎能夠敵這牢疽的大風。偏生姨太太叫他將火盆捧進來。走至腰門口。經一陣風吹。不由打了一個寒噤。地上又滑。早一個筋斗。將火盆跌翻在地。臉上還得流漿大泡。這位姨太太要算是鐵打心腸。看見秀英將爐跌翻。不由大怒。早揣着他的嘴巴。捺在雪地上。跪着。臉上還得痛澈於心。身上冷得寒戰切骨。拚着秀英身體再強壯些。也撐當不起。何況一個柔弱女子。已經磨了好幾個月呢。早已三魂渺渺。七魄幽幽。暈倒在地。經衆人將他抱至房間。好容易才喚醒過來。微微吁了吁氣。到了自己清醒的時候。已三更天氣。想到日間的痛苦。心裏如同刀絞劍割一般。暗念這萬惡的世界。有何貪戀我的魂靈。能夠早離開軀殼。一刻便是我早享一刻安樂。唉。再想到孤悽老母。無人照拂。又不禁流了許多眼淚。次日就不能起床。約莫有十餘天。這一夜已熬不過去。喉間略响了响。可憐秀英早尋他極樂國去了。第二天。經人知覺。這位慘無人道。姨太太不過將他埋在荒塚之上罷了。書寫到此。我要將上文稍提兩句。以清眉目。秀英的母親既得了身價。又被黃奶奶全王嫂子大大敲了一個竹槓。才讓他回董家莊。到了第二年二月裏。剛剛由田間回家。才走到門口。耳邊忽的聽見有人喊他。忙立住脚。將老眼揩了揩。才認得是他的姨姪王寶昌。忙說道。哎。你們這五六年。連信息都不給我。我是住在甚麼地方。說着。已到了裏面。寶昌坐下來。才向他姨母道。我父親向前年將家移到浦口。開了一個小店。連年生意還好。我母親聽說這地方被水衝毀。甚不放心。叫我過來望望。姨母全姨妹妹的姨妹妹。何以不在家呢。他姨母聽見這話。嘆了一口氣。道。去年遭這水災。我們無處棲身。已將他賣給人家。充當奴婢。你來得正好。我本說今年春間去贖他。一瞧可惜。沒有錢。不然就將他贖回來。寶昌趁勢說道。早年姨娘不是將妹妹許給寒門如姨娘。允許贖回來的。身價斷不要你老煩心。不知姨母意下如何。他姨母聽這一番話。甚爲滿意。當下便允了寶昌一宿。無話。次日寶昌仍回浦口。秀英的母親將門鎖上。也就進城約了黃奶奶。

一。全。到。沈。公。館。來。望。秀。英。才。進。大。門。迎。面。出。來。的。就。是。三。姨。太。太。身。邊。用。的。那。個。高。媽。忙。說。道。你。們。今。天。不。約。而。來。料。想。必。有。緣。故。秀。英。的。母。親。忙。上。前。笑。嘻。嘻。的。招。呼。道。嫂。子。我。今。天。特。地。來。望。望。小。女。高。媽。不。由。冷。笑。了。一。聲。說。道。在。前。天。來。你。們。母。女。還。可。以。見。一。見。面。昨。天。就。將。他。送。到。北。門。城。外。荒。塚。上。去。了。秀。英。的。母。親。聽。見。這。話。頓。時。兩。眼。向。上。一。翻。早。暈。厥。在。地。黃。奶。奶。向。高。媽。問。道。我。這。甥。女。是。得。的。什。麼。病。死。的。高。媽。又。冷。冷。的。說。道。你。家。甥。女。死。的。緣。故。你。不。知。道。嗎。好。笑。還。要。來。問。我。我。倒。要。請。問。你。前。次。你。經。手。賣。的。那。個。如。意。子。是。什。麼。病。死。的。唉。老。黃。呀。你。不。要。見。怪。像。你。家。這。甥。女。當。日。不。應。賣。給。這。魔。王。可。憐。前。天。晚。上。臨。嚙。氣。的。時。候。嘴。裏。直。嚷。着。舅。母。舅。母。我。們。當。時。就。明。白。他。心。裏。是。恨。着。你。當。初。貪。圖。錢。財。將。他。推。落。這。火。坑。哩。黃。奶。奶。聽。見。這。話。啞。暗。打。了。兩。個。寒。噤。再。望。望。他。姑。太。太。在。地。上。不。住。的。吐。白。沫。畢。竟。良。心。上。有。些。過。不。去。將。他。扶。坐。起。來。喚。了。半。天。才。哇。的。一。聲。大。哭。出。來。那。曉。得。年。老。的。人。受。不。住。驚。嚇。他。這。一。陣。哭。又。暈。厥。過。去。黃。奶。奶。見。這。情。形。沒。有。別。法。只。得。拾。到。自。己。家。裏。再。說。回。耐。他。如。癡。如。醉。已。失。知。覺。黃。奶。奶。怕。他。死。在。城。裏。不。大。方。便。又。僱。人。送。他。下。鄉。等。到。寶。昌。將。款。攜。來。他。姨。母。已。憊。懶。一。息。進。門。見。這。景。象。心。裏。十。分。奇。詫。忙。問。了。黃。奶。奶。才。知。道。秀。英。因。主。人。虐。待。而。死。姨。母。因。痛。女。慘。死。而。病。不。禁。淌。了。無。數。眼。淚。免。強。走。到。他。姨。母。床。前。喊。了。兩。聲。說。也。奇。怪。他。姨。母。忽。的。將。眼。睛。睜。了。睜。看。見。是。寶。昌。望。他。點。了。點。頭。仿。佛。有。無。限。的。話。要。說。又。說。不。出。來。嘴。唇。子。嚙。了。兩。遍。已。溢。然。長。逝。寶。昌。遭。此。變。故。心。裏。那。一。種。難。言。之。痛。不。知。是。酸。是。辣。只。得。將。所。攜。來。的。款。子。殮。葬。他。姨。母。寶。昌。又。託。了。黃。奶。奶。探。明。秀。英。葬。的。所。在。揀。了。一。塊。地。方。給。他。母。女。合。葬。一。處。哭。奠。一。番。這。才。過。回。浦。口。據。說。年。年。寒。食。還。看。見。一。個。少。年。麥。飯。一。盃。紙。錠。數。串。在。那。裏。啼。噓。不。止。云。

浦秋氏曰此篇寫社會虐待婢女慘狀刻劃入微可謂至矣生離死別世間痛心之事無過於此特無人爲之寫照耳天陰如  
北風怒號偶一展卷肌爲之粟髮爲之豎今之文明家提倡廢婢有以哉有以哉

# 賣買式的婚姻

明道

軍樂隊的聲音洋洋的送到人家耳朵裏。夾着細樂靡曼之聲。還有鐘！鐘！的大鐘。噠喇噠喇的喇叭。一對一對的對子馬。前面擁着許多紅紅綠綠的竹梢旗。一齊行到一條小巷裏。只聽放炮聲。响女家已是到了一頂花團錦簇鮮豔明麗的花轎。四周點着明燭。八個人抬着擠進一個小門去。好不吃力。左右隣舍和那街坊閑人見了。一齊擁來看熱鬧。幾乎把一梁石灰。駁落的牆壁。擁攔下來。轎夫極聲的喊叫。『讓開些。走不進了。』便有一個穿着制服的巡警提着鞭子。不許閑人擁入。那些看客只好立在傍邊。聽裏面好不熱鬧。一回兒新娘已上了轎。外面放起爆竹。全副執事起行。軍樂隊又鐘。噠。鐘。噠。的奏起來。漸漸走出小巷去了。

中正街上有一座金碧輝煌的八字牆門。掛着彩球。裏面裝飾得錦繡爛漫。喬皇典麗。有許多賓客在廳上走來走去。只聽得遠遠地軍樂聲响。知道迎娶轎子回來了。門前便放起炮來。鼓樂吹打的接進去。新娘出了轎。真是打扮得和天仙一般。有女伴扶着立在廳中。少刻請出新郎來看客。一齊大笑。只見一個龍鍾老者。鬚髮盡白。還要穿着西裝。一步一步的踱出廳來。和新娘並立。行起文明結婚禮來。人家見了。都笑得嘴歪。醜醜說道。『七十多歲的老頭子和十七歲的少女結婚。也是民國少見的事情。』又有一個說道。『一樹梨花壓海棠。他人老風情却不老呢。』閑話少表。婚禮已畢。大吹大打的把一對新人送入洞房。便有許多男親女眷。都來看新人。見新娘端坐牀上。生得身材苗條。容顏嬌麗。令人怪可愛的人家。都說好一個新娘。鮑老太爺。真是福氣。說着話。那個老年新郎有人扶着走進來。大家向他恭喜。有的同他玩笑。外面唱堂戲。出戲法。直鬧到天明。也沒有什麼回門。明天仍是花天酒地的連下去。到了夜間。衆人都覺得倦了。有的盡回家去。那個老年新郎也回到新房。閉戶就寢。



可憐。這個新娘只得忍氣吞聲受他玩弄了。

新娘名叫阿雲。是布商鄭大第二個女兒。嬌小玲瓏。異常敏慧。做得一手好女工。字也識得很多。她父母也是非常愛她。只是鄭大因為有了疾病。便在家中坐吃。窮得難以度日。吃了早齋。沒得晚餐。恰巧本城富商鮑太老爺死了太太。少個人伏侍。要討個小妾。便有他家隣舍萬媽媽來說合。說得天花亂墜。令人聽了。沒有不願意的。鄭大夫妻兩個商量了一番。情願把阿雲嫁與鮑老。不過名義上不能為妾。而且要花轎迎娶。共送財禮五百元。萬媽媽過去一說。鮑老頭子一概應允。送了五百元過來。請鄭家預備一切。揀個吉日。把阿雲娶了去。阿雲那裏願意嫁給這種老頭子呢。逼於父母貧窮。好像把她做個賣買。得了五百元雪亮的洋錢。便好過日子了。阿雲便在這個緣故上。犧牲自己的一身。這種婚姻也很可憐。鄭大自從嫁了女兒。身上衣服也新了。常常出來吃茶飲酒。又由他女婿鮑老太爺薦到某布廠去當個清閑職事。自己很覺得快活。只是阿雲回家時候。時常愁眉深鎖。沒有一些笑容。人家見她滿頭珠翠。上下綾羅。都說阿雲交好運。那裏曉得阿雲好如啞子吃黃連。說不出的苦呢。原來阿雲嫁了過去。鮑府中大大小小。除掉老太爺那有一個敬重她。所以阿雲一個人寂寞寡歡。老太爺來了。又不得不打疊精神去和他糾纏。真覺得討厭。你們想十七歲的女子和七十多歲的老翁做對一個。好像老阿爹一個。好像小孫女。那能情投意合呢。鄭大見他女兒不快活。便寬慰他道。你在家裏天天吃些白粥。都沒有吃飽。你現在做了太太。有吃有穿。儘可快活。倒不知足起來。不會看見你阿姊阿雪仍在家裏做苦工。麼假使換了阿雪。她一定喜得了不得了。阿雲見他父親這樣說。只得長長的歎了口氣。

一年之後。鄭大的五百銀圓快用完了。有人看見阿雲坐着轎子到東嶽廟去燒香。身上穿着孝衣。頭上裹着白布。兩眼哭得十分紅腫。頰上滿堆着悲容。瘦削了許多。原來鮑老太爺中風故世了。阿雲便算做了寡婦。可憐她年紀還不過十八歲呢。

# 吟紅集本事

眠雲

陸紅集者。邗江殷女士詩稿也。曾於友人齋頭見而愛之。女士名秋佩。字竹珍。又號陸紅館主。友人談女士歷史頗備。因筆述之。女士父爲富商。生三子一女。女生而敏慧過於諸兄。父母咸珍愛之。家中延一老諸生。姓祝名韞祥。字少鴻者爲師。已數年。最後女亦上學。又數年文理超諸兄上。以女也不學八股文。遂工詩詞。祝亦才士。老不得志於名場。寄情吟詠。以佩秋善爲詩也。盡力教之。祝有一子名驥。字雲士。亦在塾中。長女一歲。才不弱於女。雖盡心應試之作。願性亦喜爲詩。見佩秋作輒和之。秋佩亦甚愛驥詩。二人稱翰墨知音自此始。驥年十五。卽入學爲博士弟子員。既而仍隨父在殷氏塾。殷三子尙有蹟童試者。故仍留師未之辭焉。父母以秋佩年漸長。但令偶一至師處請業而已。不常在塾。兼習針黹也。驥與秋佩見日少。不能如前之唱和無間矣。一日。驥請於父直陳己意。欲得秋佩爲配。求冰上人說合。父笑曰。此段因緣。固是才貌相當。性情適合。惜予家一貧如此。豈父子兩諸生能博富翁一盼乎。爾宜努力。戰捷秋闈。或有望耳。驥於是益致力於應試之作。而微露其意於秋佩。秋佩亦勸其功名爲重。勿再爲詩。致涉閒散。驥甚感。既而一踏槐黃。名在孫山之外。歸而鬱鬱致病。病頗重。父惶急無措。見秋佩執書至。因謂近以小兒失意。秋試致病。頗不易瘳。遂令老夫方寸憧憧。不克自主。語竟。淚涔涔下。時秋佩已有所聞。卽曰。先生放心。雲士兄正在少年。前程遠大。勿以一挫爲意。願先生歸以弟子語勸之。并囑其少瘥。可來館中閒散閒散也。師如其言。以告驥。尤感之。三日能起坐。既而勉強來館。秋佩親來問慰曰。兄何視功名如是之重。而自輕益甚耶。驥見父不在館中。遽曰。余豈重視功名。如世之俗物乎。妹嘗見余心。余不得不爲功名屈耳。言訖欲淚。秋佩曰。但保重身軀。吉人當有天相。自是以後。驥病

漸廢。仍爾父在塾。父於是託契友向館東殷君談姻事。殷君亦雅重才。終以貧故。恐爲人笑。又不忍拒絕。乃曰。年齡尙未滿二十。姑待之。其意亦望釀得登秋榜。則少年科第。可不以貧困爲嫌。友以復釀。父歸語釀。謂此事若成。須待三年以後。殷君意非不善。只不能爲破格之舉耳。釀於是下帷功苦。一日秋佩父謂秋佩曰。爾年漸長。婚事日掛余心。前有人爲祝世兄求親。余頗愛其才。但門戶不相當。欲爲破格之舉。終恐貽人笑話。若得秋闈一捷。則少年鄉榜。雖家無擔石。尙可解嘲耳。惟此事尙須待二年以外。且又不可在必得之數。今有某翁家某郎亦已入學。固富室也。慕汝才貌。託汝舅氏來求庚帖。我已允之矣。女默不語。父察其狀。方談祝世兄時。似顏色甚和。及至已允舅氏等語。漸變慘白。大異之。密語其母。母言兒女年已大。不可完全父母作主。若不遂其意。恐生意外之變。父曰。雖如此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女豈未讀此兩句聖賢之明訓乎。爾兄約定索取庚帖。我已允之。豈可反悔。况未必卽占合。姑出一帖亦無妨也。母亦不能阻。既而庚帖至某翁家。不半月女舅氏來。晤其妹婿。某翁家如何富有。郎君如何端重。將來青雲連步。必有望也。失此機會。何處更覓快婿。速速喚甥女出。我當面告之。母知女性情。卽曰。舅氏不宜造次。待我探小女之意。回復何如。舅曰。此却不能再作進退之語。某翁家已擇日行文定禮。將於後二年秋闈後行聘。屆時雙喜臨門。我亦與有榮也。此一席話。殷君夫婦不能不爲之動。遂皆曰。誠能如此。皆舅氏之賜也。於是秋佩終身問題。片時解決矣。女聞之極鬱。自思己身事尙小。只難爲此翰墨知音。况師止此一子。萬一因我而病。不且父子兩人。皆將絕命乎。念不如己死。則祝世兄不過一大悲慟。或不生他變。若眼見余爲人所奪。則其命不保矣。……志已決。遂於三更時。自懸於梁。方懸而鄰右失慎。人聲鼎沸。家人急叩女門不應。破扉入。見女懸於梁。急救下。百方施救。閱時而甦。於是大哭曰。爾等何多事救我。父母皆哭曰。兒何自殘至此。心中有不如意處。可與父母商。女曰。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教兒如何有商量之地步。

兒終願一死以全二人之命。父母急叩二人爲何。於是直言祝世兄若聞兒爲人奪必死。死則師亦無生理。祝世兄與兒雖無私約。然彼此傾心。已非一日。今事已至此。我何生爲。父母皆珍愛秋佩。因曰。此事雖有成諾。尙未行禮。必可挽回。願兒保重。明日以其事語舅氏。託謝絕某翁家。舅氏有難色。殷君夫婦則曰。小兒不肯嫁。無法奈何。此事只得爲難吾兄也。其後事終決裂。某翁子飛誣騰謗。盡力破壞秋佩之名譽。又有人嗾某翁涉訟者。庚帖卒不肯還。祝驥感女益甚。念無以報之。但得天從人願。順軌名場。庶可爲閨中一吐此氣。未幾又值大比之年。某翁子與執袴諸少年。賃秦淮河房。日夜笙歌行樂。既而懸一妓。定割臂之盟。未入闈。卽別賃屋爲貯嬌地。某姬先與一武員之公子訂白頭約。公子北征已半年。謂不來矣。逮金屋初葺。而玉驄忽至。偵知被占大怒。踵門請見。某翁子出一語不合。卽被老拳。於是醋海風波。勢極險惡。負劍歸里。不得入場。醜聲流播里中。其翁亦大憤。謂不肖子尙何面目見人。傷鬱交作。內外夾攻。遂應地下修文之召。惟時秋榜適發。祝驥竟獲高魁。某翁家雖稽留庚帖。當然不生問題。而祝父隨再託人向殷氏求親。殷君慨諾。無辭。明年曠成進士。殿試得主政。歸遂完姻。祝家一切費用。皆殷君先行持贈者。昔爲西主賓。今則兒女親家。美滿姻緣。阻而終達。所謂吉人天相。一語已爲之兆矣。回溯從前惡風駭浪。心猶爲悸也。女問雲郎何日北上供職。雲士笑曰。卿豈自忘之乎。曩嘗勸我勿重視功名。今當謹奉教耳。且人苦不知足。若非卿拚命懸梁。則余焉得有此日。正恐墓草已宿。長爲抱恨之鬼矣。當與卿百年酬唱。以娛老親。晚景耳。女謂郎以瑰瑋之才。伏處林下。未免爲國家惜耳。雲士曰。今世何世。以余骯髒之性。所如必不合。且余縱有微才。以之點綴山林。或猶可濫竽。若云翻鐵皇猷。自問無能爲役。於是秋佩欣然曰。能如是乎。與郎偕隱。固所願也。從此花晨月夕。觴詠無虛。聯句分題。歲高盈尺。成就正於老人。老人興到。寵賜和章。有時亦復健筆挾風雨也。唵紅集單刻秋佩詩。而祝驥同作亦附見。祝未有專集。未悉其名。後再至友人齋。意欲錄其佳篇。友人則謂此亦借來一閱。已歸趙矣。友人詳述其歷史。蓋亦得自其友云。

# 送禮的無上妙品

目錄樣本



函索即寄

現在已經到了民國十年了，各界欲求交際，其上的進步，必須要有送禮。舉其說之，代公司留聲機器，迎呢，我敢說，唱片，公司，無事，妙品，何以見得呢？譬如，無時，常禮，紀念，若送，歡迎，機唱，片非，但受，禮的，個人，歡喜，而節，或可，以增，他受，合家，的人，歡喜，年節，或是，端午，或秋，將這，機器，唱起，不但是，就記，憶着，你秋，將這，機器，西處，即諸君，自己，每逢，過節，的時，好也，應該，自己，送給，他人，逢過，節的，時候，們開，來聽，聽自己，送給，他人，逢過，節的，時候，全樂，絃樂，絃，好得，忙了，這一年，添出，多種，新片，與素，蒙各，界所，歡迎，的各種，名伶，唱片，與素，蒙各，界所，歡迎，全國，著名，唱片，大球，梅蘭，芳以及，王又宸，的唱，片，外埠，各經，售家，揀選，起來，請向，本埠，或外，埠各，經售，家揀，選起，來，諸君，定必，稱心，如意，了。

上海四川路九十九號 百代公司啓

詩的  
小說  
吃飯

公羽羽公

大媳婦打水淘米；

二媳婦燒火煮飯；

三媳婦捧着烟袋兒坐着看。

婆婆站在伊（三媳婦）旁邊，

滿口不住的三少奶長來三少奶短；

三媳婦聽的不耐煩，

一聲冷笑道：「你怎麼不怕嘴乾？」

我看你還是快去做針線！」

※ ※ ※

飯熟了。

大媳婦揩台，抹凳；

二媳婦洗碗，洗筷，還幫着裝飯；

吃 飯

三媳婦把菜看了一眼，

說道：「我在娘家吃的是「魚翅」「鴿蛋」，

如今這些菜怎能下飯？」

孝順的婆婆連忙「打順班」，

說道：「這兩個蠢貨（指大二媳婦）真不會幹！」

三少奶，你看！這飯也煮的太爛。」

※ ※ ※

吃飯了。

三媳婦吃了兩碗，

婆婆笑說道：「沒有飽罷，爲什麼不添？」

可是這些菜都吃不慣？」

二媳婦吃了碗半，

一

婆婆橫了眼，

說道：「我看你做事懶，吃飯健。」

如今米價這樣貴，

這幾天在你娘家，恐怕連粒米都不見。」

大媳婦吃的慢——纔吃了一碗，

聽得那勢利的婆婆這樣說，

就忍了餓，不敢再添。

※ ※ ※

吃完了。

大媳婦揩台，抹凳；

二媳婦洗碗，洗筷；

三媳婦捧着烟袋兒坐着看。

婆婆站在伊旁邊，

兩眼看着伊抽烟，

一手還替伊打扇；

忽然想起伊（三媳婦）方才說的「飯菜難下嚙，」

二

便帶笑問道：「三少奶，晚上你可有什麼菜要添」

「魚翅」啊！還是「鴿蛋」？」

三媳婦淡淡的回道：「這些菜我早已吃厭，

要有什麼新鮮可口的，

你就想了去辦。」

孝順的婆婆諾諾連聲，那敢待慢；

使用盡心機去設法把菜添，

好使伊那可愛可怕的三媳婦兒晚上多吃一碗飯。



一粒珠

海上漱石生著





# 第八章

## 第一節 巧遇

朗如之急圖援父也。雖兼程而進。然道阻且長。非若電報之可以瞬息千里。則至速亦須三五日方至。而健兒之失陷盜巢。性命呼吸。苟無人焉。奮救出險。天將何以慰義俠一流人。幸也。拿雲之手。出自意外之一人。第其人非突如其來。前書已微露蛛絲馬跡。蓋卽鳳棲梧之父鳳鳴也。

鳳鳴字朝陽。雖實解爲生。而傲骨峻峭。豪情倜儻。爲人饒有奇氣。與女奔走四方。以藝自糊其口。一日在泰山露技。爲如豹所觀。豔女之美。尾至逆旅。於人定後。入戶潛刦之。刦時乘女酣睡。以迷醉藥帕迷其本性。故女不得聲。鳳鳴絕無所聞。逮天曙後。始覺已如黃鶴之杳。然惟屋頂折斷椽木。半支揭去。瓦片數張。屋中財物一無所失。不禁大駭。

鳳鳴慣走江湖。察知其人由白龍掛而下。非尋常竊賊。比苟由逆旅主人報官請緝。捕役非一鼻孔出氣。卽闕尤無能案焉。得破因默思。日來賣藝時所見之人物。曾於泰山得一黃臉虬筋之猛漢。目灼灼視棲梧。顯非善類。旋即不知所之。度殆此人。所爲第不知其性。氏里居將於何處。偵緝爲呼。荷荷者不置。

繼念若人狀貌。如其猜惡途人。或有能識之者。且既與棲梧偕行。當尤易偵訪。遂攜行李。別逆旅主人。出以寺院爲藏垢納污所。編跡之至一泰山崖下之破廟中。言日前果有黃臉虬筋人。僦居於此。昨晚忽失所在。僅知姓孟。住蛇盤谷。不詳其名。亦不悉其操。何業。鳳鳴乃隻身往至谷之左近。始悉谷中爲盜窩。益信棲梧之必彼所刦。故於晝夜往探。不圖誤墮山窞。在健兒失陷之前數分鐘。羣寇正與翁等鬪。致不暇顧窞中事。以是健兒下陷。適遇鳳鳴於窞底。

## 第二節 雙遁

一粒珠

憊。憊。惜。憊。憊。爲。千。古。之。美。談。第。鳳。鳴。與。健。兒。非。素。識。且。地。窖。中。黑。暗。無。星。月。光。雖。觀。面。不。能。相。視。烏。知。健。兒。爲。何。許。人。故。當。其。失。足。下。墜。時。誤。以。爲。必。盜。之。來。殺。己。者。急。掣。刀。自。護。其。體。刀。觸。山。石。火。星。四。迸。健。兒。乃。知。窖。內。有。人。亦。誤。爲。敵。人。之。邏。守。者。揮。刃。狂。呼。曰。鼠。輩。設。阱。陷。人。非。丈。夫。之。所。爲。尙。敢。來。討。死。耶。可。速。飲。我。刀。鳳。鳴。始。知。來。人。之。非。盜。急。大。呼。曰。止。足。下。何。人。乃。與。余。同。墜。此。劫。

健。兒。聞。言。大。詫。曰。爾。何。人。何。以。至。此。鳳。鳴。亦。詢。健。兒。之。行。藏。彼。此。各。以。實。告。始。互。知。爲。殲。盜。來。者。不。禁。驚。喜。交。集。共。籌。出。險。之。策。健。兒。幸。懷。中。藏。有。電。光。筒。急。取。以。照。視。窖。中。之。形。勢。見。四。圍。皆。山。石。僅。左。邊。一。小。徑。似。可。通。人。然。慮。徑。外。或。設。伏。不。可。以。趨。幸。窖。不。甚。深。自。底。至。面。僅。約。丈。餘。健。兒。再。三。審。度。曰。得。之。矣。急。藏。電。光。筒。於。懷。而。令。鳳。鳴。蹲。於。地。

鳳。鳴。曰。蹲。身。於。地。將。若。何。健。兒。曰。君。不。思。我。等。墜。下。之。時。乃。誤。踏。窖。上。翻。板。乎。此。板。無。論。其。爲。石。爲。木。爲。鐵。必。有。機。括。既。能。下。墜。豈。不。可。以。上。翻。我。當。踏。君。之。肩。以。手。托。板。上。翻。立。止。其。機。使。之。不。復。轉。動。則。我。等。脫。險。何。難。哉。鳳。鳴。聞。而。狂。喜。卽。以。雙。肩。承。健。兒。之。足。徐。徐。挺。其。身。高。幾。逾。丈。健。兒。之。手。適。可。抵。及。窖。面。

健。兒。暗。中。摸。索。良。久。始。得。此。板。乃。由。鉅。石。製。成。重。可。三。百。餘。斤。若。欲。以。雙。手。托。之。使。上。斷。無。如。是。神。力。幸。中。有。樞。紐。祇。須。托。動。其。半。卽。可。豁。然。而。開。惟。一。脫。手。必。復。翻。合。因。急。取。腰。中。貫。索。以。鐵。鈎。鈎。住。板。口。而。授。其。索。與。鳳。鳴。已。則。一。躍。先。登。儘。力。握。板。使。側。鳳。鳴。緣。索。而。上。始。脫。其。鈎。而。各。出。於。險。互。相。慶。幸。不。置。

第三節 俠會

晨。光。熹。微。已。可。辨。色。樹。頭。宿。鳥。見。人。對。對。驚。飛。俠。君。恐。動。敵。以。疑。心。殊。惴。惴。而。環。視。蛇。盤。谷。無。一。人。蹤。影。遠。近。亦。不。聞。殺。聲。知。翁。等。必。已。罷。戰。而。回。詢。鳳。鳴。今。將。焉。往。鳳。鳴。曰。飄。泊。人。到。處。爲。家。靡。所。定。止。惟。中。心。所。眷。眷。者。弱。息。耳。不。知。其。死。亡。存。歿。良。足。

悲也。健兒曰：然則曷借余同赴迴風洞，再圖協力，剿寇細訪，姑娘下落乎？鳳鳴點首曰：可。遂取道同往迴風洞。拂曉啓程，至日光已透山頂，始達洞口。健兒導鳳鳴入，高呼曰：阿父兒歸來矣！且有速之客至也。時翁與英兒默坐洞中，棲梧待於側，淚痕界面，聞呼聲咸狂喜。而健兒已趨翁前，鳳鳴亦至，瞥見棲梧，翻疑是夢。父女抱持而哭，翁與英兒罔知其由，急詢諸健兒。健兒詳告之，惟以頃之所救女子爲棄，情雲而不知其爲棲梧。經英兒縷述始悉，無意中竟使鳳氏骨肉團聚，爲之歡喜無量。

俠君於內洞聞人語聲，疾趨而出，見健兒返，欣慰不可名狀。又知棲梧父女覲面，而鳳鳴由健兒晤之於地窖中，默呼天相吉。人乃獲有此奇遇，惟東方曙已下山，通電苟早知鳳鳴在山，可作臂助，棲梧亦武藝嫻熟，何難共搗敵巢，反覺通電之舉爲過。驟也。

鳳鳴父女良久始止泣，各述其所歷之艱險。鳳鳴幸棲梧能守貞，且知由健兒負之出，思及鍾建季辛事，擬卽以棲梧妻之。健兒一表非俗，當不至誤。女終身第倉卒，不可以啓齒。當俟事定後，徐圖之。翁父子與俠君幸得良伴，皆與之傾談肺腑，相見恨晚。英兒恐衆人已飢，出獸脂以爲餉，幾忘勞頓，中宵均未休息，龍馬精神，非常人所可及也。

#### 第四節 三探

日色欲午，空山寂然，忽有登登之足音自遠而近。東方曙由電局返矣，入洞見健兒喜出非望。健兒告以脫險之因，由並介紹見鳳鳴，意甚契洽。東方曙徐謂翁曰：郎君既幸出險，電報亦已拍發，當靜俟禾中有人來援，破敵可操左券也。俠君搖首曰：頃之拍發電報至禾，乞援者以健兒君失陷一時，束手無策耳。諺言遠水難救近火，欲俟禾中人至，非一來復後，不可。余謂如虎弟兄，今受創利於速圖，毋使滋蔓。鳳君父女苟能助余等一臂者，當乘敵創，猶未復。今夕復往攻公等，其以爲

然乎。鳳鳴與棲梧皆起立曰：設有需，余父女之處，雖赴湯蹈火，唯命。余父女苟有畏縮者，有如日。

健兒亦奮然曰：路君既有是意，余雖虎口餘生，再入虎穴，亦所不辭。語次，以目視翁，以俟父意之何若。戟髯翁掀髯狂笑曰：再接再厲，余雖邁亦願從。諸君子，後惟昨夜竟夕未寤，今又欲各買餘勇，須假寐至薄暮，後俾精力回復，方可兼皆同聲曰：諾。於是乃各緘口，凝神倚石而臥。

煙光凝紫，日影沈紅，無何天已暮矣。翁聞洞外馬嘶聲一驚而醒，呼健兒與英兒醒，仍出獸肺，與乘充飢，出視洞外之馬，安繫無恙。翁欲牽繫於他處，森林中柰不得其地，乃姑置之，而與俠君等謀出發。俠君議與東方曙、健兒、由前山進，翁與英兒及鳳鳴、父女趨後山兩路夾攻。期在必勝，議決即各就道。

第五節 殪豹

熟路重經，識途似馬。俠君與翁等已三次探山，以是行程頗迅，不若昔之瞻顧遲疑。惟前山較後山為近，且山徑亦平坦易行。故俠君等先至，雖敵人未嘗無備，沿途會遇，邏卒數人皆為金錢鏢所傷，仆地不能報警。後山則敵自恃地險，竟未設伏。翁等得從容以進，徑遭敵巢，逮至而俠君等已與孟氏各盜鏢聞多時矣。

俠君等之由前山至也，毀東西北三處，檣籬繞正門之機關石板而入，故得毫無險阻。如虎聞警，首先出禦，如豹繼之。以三人平日之獍狎，健兒或可勉與為敵，俠君已殊見拙。東方曙更萬難交手，幸如虎等俱在，傷後以致挫其凶鋒。迥非昔比，幸得羣寇之協助，始免覆敗。然亦不足以佔優勝，今見翁等忽突圍入，如虎急棄健兒，以取翁如熊，戰住英兒如豹，屬意棲梧。見其復至，一躍而前，舉刀虛晃，大呼：逃婢！休肆猖獗。

鳳鳴見如豹切近，揮刀猛削其肩，如豹驚拒，手中之刀遽墜於地。棲梧飛足蹴之，如豹腿部金創甚劇，立足不堅，踏地若倒，醉

漢風鳴狂喜。手起刀落中。其背血花四濺。雙目幾迷。棲梧曰：阿父留神兒來殺此惡賊。俯身就其頸際。一刀斗大頭顱。拂地亂滾。地上無草根。有則幾遭嚙盡。

如豹被殺。寇衆大呼曰：孟老二殞命矣。我弟兄速併力。誓殺此女。以償老二命。勿再令漏網下山也。語未竟。而如虎如熊。怒臂欲裂。均反身攻。棲梧惟心志大亂。更失其戰鬪力。矧生龍活虎之戟。髯翁父子與女共掣其肘。俠君東方曙亦乘勝夾攻。致如虎如熊。氣促汗流。性命之危。間不容髮。

### 第六節 反追

石破天驚奇聲陡起。山谷響應。魄駭魂馳。此何聲。勃朗林手槍聲也。勃朗林手槍何自來。發自孟如虎之手。蓋如虎本有是物。密藏袴腰間。以手法不甚。諳練故未一用。今迫於萬不得已。作儼倖之嘗試。向翁佯爲敗北。絕塵而奔。乘間突發一槍。槍子自翁之耳旁掠過。呼然有聲。翁急側首避之。俠君等咸相顧失色。

東方曙知勃朗林連珠可發。五響急呼翁等伏地。而如虎果又發第二槍。雖仍未命中。寇黨已聲勢復振。蜂擁而前。鳳鳴急掣流星鎗於手。蹲地上開路。呼衆速退。翁等如蛇行向外。又聞第三槍。幸已出盜巢。始挺身如飛逝。

如虎見轉敗爲勝。吹唇爲號。率衆自後狂追。越三里許。沙土蔽天。樹頭宿鳥拍拍驚飛。一若導翁等以先路者。幸翁等俱矯健。越嶺登峯。各如平地。惟東方曙略遲滯。由健兒掖之而行。幾似足不着地。以是寇等咸望塵勿及。

如虎所握之手槍。尙有兩槍未發。沿途悉發之。柰不夫之偏。卽失之高低。無度槍彈俱空。射山石上火星亂迸。如熊狂怒。拾山中碎石。遙擲之。羣寇紛紛效尤。頓若飛蝗之驟集。無如不能及遠。僅可達十步以外。今與翁等已相越百步。焉克有濟。無何愈追愈遠。人影漸渺。而翁等已安至迴風洞。不復見一人矣。

第七節 燒山

深山覓人非平陽比峯迴路轉之處最易失蹤况迴風洞曲折幽邃一入其中外人更難得其形跡故翁等於回洞後相顧稱幸各倚石壁間休息言敵既有手槍此物縱鐵骨銅筋遇之亦難與抗恨今夕未攜獵槍往致有此敗惟一念及如豹受獵則又欣快不已

時洞外衆寇已蹑踪至以不見翁等相率駭詫有謂已緣山而過者有謂恐藏伏草間者竊議紛紛莫衷一是如虎令衆分頭搜覓得樹下所繫各騎如熊曰老狗子在是矣不則黑夜荒山誰歟繫此騎者殆俱匿居洞內也如虎曰老狗子等皆在洞中乎吾儕可速進洞撲殺之以除後患且報老二仇有畏縮不前者殺無赦

如熊止之曰老大無蹤洞中非吾儕素歷地不知山徑之奚者况在黑夜苟入而迷道必自陷於至險之境其烏乎可不如引蛇出洞而斬之余等以逸待勞可操勝算也如虎曰欲引蛇出洞乎老三計將安在如熊曰可積薪洞口以燔之若等必驚竄且夜半山風正烈苟火挾風威不可嚮邇若等不得出必致焚死吾儕不須揮刃之勞從此可高枕而臥也如虎聞言大呼曰善即令衆寇至四山覓薪擊石取火不移時而烟焰驟起

迴風洞外窄而內寬火勢既熾黑煙如雲自洞口入隨風散布漸至洞中煮蒿之氣直刺鼻觀翁與俠君均大驚曰何處野燒乃至有此氣息殆惡敵於洞口施火攻耶此洞後山無路吾等殆矣健兒亦大駭曰濃煙之入必非無因當速探視以圖迅避乃與翁等搶步出

第八節 失散

無情之烈火一起即赤焰騰空光芒四射健兒等未至洞口已見洞中如夕陽之反照山石皆紅而毒煙之陣陣捲入更形狂

烈。衆。目。爲。昏。載。髯。翁。急。令。衆。人。伏。地。行。期。得。避。煙。而。出。蓋。煙。爲。火。質。其。性。上。炎。必。離。地。三。尺。故。伏。地。而。出。地。上。反。無。煙。也。  
然。遇。風。洞。曲。徑。之。可。以。通。行。者。僅。洞。口。可。容。一。人。出。入。此。外。無。他。途。以。是。衆。人。既。至。洞。口。咸。頓。足。罔。知。所。措。復。伏。地。倒。行。以。入。  
謂。處。此。絕。地。當。作。介。之。推。棉。山。之。死。夫。復。何。言。而。翁。則。處。之。以。靜。於。火。光。中。見。內。外。兩。洞。之。啣。接。處。其。左。右。有。峭。壁。高。可。插。雲。  
滿。掛。藤。蘿。粗。逾。兒。臂。因。樵。采。者。不。可。攀。登。之。故。苟。有。策。援。此。藤。蘿。而。上。無。論。峭。壁。下。有。無。山。徑。愈。於。束。手。待。斃。良。多。因。俯。首。沈。  
思。者。有。頃。竟。得。一。絕。處。逢。生。之。奇。想。

所。謂。絕。處。逢。生。者。何。以。身。畔。攜。有。貫。貫。索。可。勾。住。藤。蘿。緣。索。而。上。也。乃。急。於。懷。中。取。索。出。向。衆。告。之。以。故。借。火。光。遙。擲。之。適。中。  
一。極。巨。之。藤。力。拽。之。不。爲。動。知。其。可。以。任。重。疾。令。健。兒。先。揉。升。以。登。果。得。安。達。壁。巔。英。兒。棲。霞。繼。之。俠。君。與。鳳。鳴。亦。各。置。生。死。  
於。度。外。得。微。俸。以。登。惟。東。方。曙。殼。棘。不。敢。上。而。洞。中。已。焦。熱。不。可。須。臾。忍。翁。因。勉。令。附。己。之。肩。上。負。之。以。升。索。搖。搖。若。欲。墜。健。  
兒。等。俱。大。駭。而。翁。竟。從。容。得。脫。於。危。

俠。君。俯。視。此。絕。壁。下。卽。爲。洞。外。之。繫。馬。處。有。樹。低。於。石。壁。約。二。三。丈。而。輪。困。離。奇。枝。葉。甚。茂。設。從。壁。巔。下。躍。必。墮。樹。間。度。不。至。  
死。乃。姑。以。自。身。先。試。之。果。墮。樹。上。肢。體。俱。未。受。傷。翁。等。咸。大。喜。欲。相。率。下。而。洞。前。火。光。之。明。有。如。白。晝。已。爲。寇。黨。所。瞥。見。如。虎。  
如。熊。共。謀。倒。樹。翁。等。急。紛。紛。緣。樹。下。奪。路。而。奔。致。彼。此。不。能。復。顧。七。人。若。流。星。之。四。散。

(第八章完)



## 竹頭木屑

子。彝。

趙聲爲革命巨子之一。其墓在鎮江竹林寺前。蓋卽當日戴處士雙柑斗酒聽黃鸝處也。墓前有亭。亭中有碑。載其殉難事甚詳。碑旁有聯曰：「斗酒遙招香港月。」「一亭分占竹林秋。」誦斯句者。每不勝其今昔之感云。

輓句以詞章勝者。指不勝計。其能以俗語相續。而能發揮真意者。殊不多觀。聞某老昔日有輓妻一聯云：「朝也愁。暮也愁。竟把你苦死了。与兒不管。女不管。倒比我快活些。」妙在無字不工。不加修飾。便成真諦。方今文字革新。新作當推爲傑構也。

人海夢

嚴獨鶴著

## 本 社 編 輯 部 啓 事 一 束

本雜誌第五期諧鐸欄內所刊王青聿之又麻雀賦一篇據趙眠雲先生報告謂係抄襲蘇州吳聲彙編陸安文君之作並寄吳聲彙編一冊爲證視之果屬不謬與青聿寄來之原稿一字不易現稍有不同數句乃本社編輯同人所改想青聿亦小有文名何必出此下策以屬區區酬資其愚真不可及也

本期因增新年特刊消閑錄二欄所刊文字已較他期溢出四分之一故將談蒼欄內陸澹齋先生之瓊華館筆記影戲欄內達紆庵先生之魯克影戲雜誌說海欄內胡寄塵先生之四種結婚記鄭逸梅先生之毒鈕陸思安先生之新小說天虛我生常覺小蝶諸先生之旅行笑史暨李涵秋徐枕亞陸律西許指嚴諸先生之集錦小說等均改刊下期

新聲鳳頂格詩鐘錄取諸卷贈品除照所刊奉贈外甲等一名另由徐枕亞先生加贈新華祕記一部二名加贈還嬌記一部三四五名各加贈讓塔記芙蓉娘各一冊六七八名各加贈廣諧鐸一冊本埠請書條飭人至清華書局領取外埠請將郵費惠下以便代寄每名二分半如須掛號另加五分

爲綠牡丹徵文所得佳作甚多惟現尙未截止未便評定甲乙特先披露三卷並未詮次餘均在綠牡丹彙發表幸應徵諸君諒之

辱承海內文豪惠賜諧文小說筆記等稿無任歡迎惟因積壓甚多發表遲緩幸祈弗罪

第九回 翻舊恨刺破博士頭 宴新郎快試仙人掌

這時滿堂賓客都覺得十分詫異。那國光正跪在地下拜得起勁，忽然被人扭住了衣領。這顆尊頭再也磕不下去。（絕倒）心下狂吃一驚，亟回頭看時，不覺連喊了兩聲「阿呀」（絕倒）原來這老嫗不是別人，便是那社明的娘。那立在旁邊披頭散髮的女子不用說，就是那位文明野鷄社明女士了。當下心裏一急，也顧不得拜堂，就霍地跳起來，掙脫了老嫗的手，想走不料那社明又捨命的上前將他肩膊攀住，索性號啕大哭起來，祇苦了那新娘，還一個人跪在紅毡上，弄得拜又不是，立起來又不。是這虧旁邊的喜娘，積伶將他一把攙扶起來，知道這結婚禮行了一半，祇好暫時中止了。客廳中既然鬧到這般地步，一定難以下場，便顧不得新郎，先將新娘一個人送入洞房。再說這裏許多人，祇有國光心下明白，連兩腳都莫名其妙。其餘那些來賓更面面相覷，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鬧了一會，還是兩腳先開口對這些家人吆喝道：「來！你們快把這老婆子和女人扯開了，問他們到底爲甚事，這樣胡鬧有話好生說。今天是什麼日子，我們公館裏又是什麼地方，豈容這些混帳女人跑來放肆再鬧？就送他們到巡捕房裏去。」那些家人連忙噉聲答應，却依舊沒有一個人肯動手。因爲國光自從拜給兩腳做了乾兒子之後，不免作威作福，這些家人背地裏個個懷恨。今天的事情，明知其中必有緣故，樂得讓他們鬧一場，也教國光出醜，弄齣新鮮把戲給人家看看。以後便不好擺架子了。到後來還是幾個僕婦，看不過一擁上前將社明母女二人連拖帶拽，拉過半邊國光，纔得脫身。兩腳便問他道：「國光這一老一少的兩個婦人，到底是甚麼人，諒來你平日總和他們有些認得，所以纔趕在今天來鬧這場笑話。快些說明了，我自知道兩腳也是個明白人。」說到這幾句話，自然對於此中情節已經瞧科了八九分，了便想趁此說明，又見滿客廳上男女上下無數眼光都注射在他一人身上，不覺羞惡之心也有些發現，覺得實在礙難啓齒，便低了頭，漲紅了臉，一言不發。這時候轉是那社明的娘跳起身來，惡狠狠的對着國光嚷道：「你爲

你說你平時狠會講話爲什麼今天不開口了你也曉得慚愧麼哼哼話不說不明還是老娘來說破了麼省得你們各位不曉得內中底細這道我們母女二人前來撒潑其實我們却真是受了這負心賊的騙有冤沒處訴呢說完又向兩卿道看你適穩這副氣派大約就是趙大人了我正有話和你說哩兩卿還沒答話旁邊一個家人喝道你既吃了別人的虧有話儘管稟明大人可以替你作主却是要放規矩些不准這樣沒輕沒重的衝撞了大人你就沒有便宜了社明的娘哈哈大笑道什麼叫做衝撞我沒有衝撞他他倒實在輕慢了我了你們曉得我是什麼人老實說我也算得是你們這門中的親家太太你們這大人見了親家太太不好生接待還要請我吃巡捕官司真是豈有此理（妙極之談）一衆來賓聽了此話都笑起來了便道這婆子想是瘋了那裏又平空地跳出這麼一個親家太太來呢社明的娘又疊起兩個指頭來先指指社明後指指國光說道他們兩人一個便是我的女兒一個便是我的女婿我今天到你們這裏來找女婿來了他既是你們這裏的少爺我難道算不得一個親家太太說完又將他女兒扯過來用方向國光身邊一推道你儘管哭做什麼還不過去尋他講話麼論起理來祇有你應該到這門裏來做新娘那裏有別人的分兒趁着鼓樂花燭一切齊備還是你們倆先拜起天地來再說好在庚帖咧婚書咧還有什麼隨緣樂助的禮簿咧（禮簿上着隨緣樂助四字迴顧前文令人失笑）一古攏兒都在我身邊這是一輩子的把柄不怕他們飛上天去管他們大人也罷老爺也罷越是做官越是要講理我年紀不算大活了這麼多歲官司也不知打了多少了捕房裏公堂上都是我的熟路嚇不倒人要鬧索性鬧一個暢這時國光被那老婆子一頓排指祇恨沒個地洞可以鑽得下去正在萬分爲難那社明忽又走上前去將國光當胸一把扭住說道我被你害到這般地步如今你有了新人自然便忘了舊義了但是教我何顏見人不如就死在你面前罷說時便在身邊拿出一把明晃晃的利剪來向自己喉間直刺國光一見慌了手脚急忙上前去奪祇聽見啊呀一聲登時鮮血直流滿堂賓客都大吃一驚說道完了

完了鬧出人命來了……且住。如果鬧出人命。這件事便真個不可收拾了。哈哈。幸虧這鮮紅的血。却不是從社明的喉間流出來。轉在國光的那顆博士頭上。向外直冒。原來國光情急了。去扯社明持剪的那只手。一時用力過猛。那隻手迴轉來。倒在他額間。劃了狠長的一道口子。這位文明志士。便實行流血主義。（新郎流血。又在新婚之夜。真是絕倒。）便雙手護着頭。一疊連聲的呼痛。社明見闖了禍。也就軟了好些。這裏許多人。便趕上前來。一面扯開社明。一面替國光揩抹血迹。幸喜傷痕不深。急切又尋不着什麼東西。祇好抓些香灰。蓋住創口。那血也就止了。雨卿這時耳聽了。老婆子那番說話。眼見着社明這般舉動。知道這母女二人。都是勢力壓不倒的潑貨。況且觀察其中情景。顯見得是有挾而來。一定國光作事。尷尬授人以柄。恐怕再鬧下去。越發不能下台。想到這裏。忙向來賓中有個姓管的。連丟眼色。這姓管的。也是雨卿一個要好朋友。號開士。爲人最是能言。舌辨慣會。排難解紛。見雨卿遞眼色。與他知道。是要他解圍的意思。忙笑着向社明的娘說道。你們也鬧得夠了。你的事情。國光自己自然知道。便是我們旁邊人。眼看着這種情景。耳聽着這番說話。不明白也明白了。我看有話大家好說。何必一定要鬧。還是慢慢的商量一個辦法罷。好在趙大人是最明理的。又是最體貼人情的。還有我們在裏邊解勸。沒有調停不下來的事。這客廳上。不是講話之所。你也就鬧乏了。暫且在旁處歇一會兒。再說一面。便招呼那幾個僕婦。道。快領他們到廂房裏去坐罷。那些僕婦。便趁勢和閑着。將社明母女二人。連推帶挽。向外直送。社明的娘。依舊喃喃的說道。憑你們到那裏要去。祇管去。只是一樣事情。不辦妥。我們情願死。也不出大門。你們自己去拿主意。就是了一面。這樣說。一面也就跟着這一羣人。走向一間小廂房裏去。不像先前那樣的潑悍了。這裏雨卿自和國光開士三人。走到書房裏去。商議辦法。雨卿一坐下。就對着國光。歎道。好！好！人家有了兒子。做父親的。便可以享福。我有了你這兒子。倒成了一個大累了。上回那場官司。害我化了多少錢。受了多少氣。（請問你化的是否昧心錢。受的是否骯髒氣。）這也不必說了。如今好好的結婚場中。忽然會鬧

出這樣笑話來。你橫豎一切可以不管我的面子。豈不被你丟盡了。閒士便勸道。雨翁也不必生氣。倒是國光兄。須將內中情節細細的說與我們聽。吃藥不瞞郎。中把事情說明了。纔好想法子對付國光。此時萬分無奈。祇得走到雨卿面前。撲通跪在地下。說道。這件事固然是兒子不肖。帶累爹爭氣。但說穿了其實也算不了什麼大事。他們不過借題發揮。想敲一支竹槓罷了。又不是真的正式婚姻。停妻再娶。纔算犯法。咧。雨卿焦躁道。好少爺。你且慢些講理。快些把前後事實講個清楚罷。照這樣繞着道兒說話。這悶葫蘆到幾時纔打破呢。國光被逼不過。便將以前他結識社明的歷史。從頭至尾講了一遍。閒士道。不怕老兄見氣。這件事本來要怪你太認真了。試想妓女嫁人。原是一句騙人的話。你如何竟把他當作一件正事辦呢。雨卿道。妓女中間也要分個等級。你便是要娶妓女。也應該娶個有名氣有身分些的。（夫子自道。言下有李翠珠在。雨卿這幾句話。並非教訓國光。實在是不滿意於閒士。閒士所說妓女嫁人云云。隱觸忌諱。能言舌辨的人。也有時失察。甚矣說話之難也。）像他們這種野鷄。還有什麼道理。閒士道。雨翁的話。真是不錯。如今的風氣。和前大不相同了。是妓女不是妓女。倒也無關緊要。倘然是個鼎鼎大名的紅倌人。你娶了他。非但沒有人譏諷。大家還要讚你手面大。覺得很有光彩哩。如今國光兄。竟在山梁隊裏物色佳人。不是我斗胆說一句。就未免有失身分了。（閒士倒也乖覺。但是祇顧順着雨卿說話。又令國光何以爲情呢。）這些話。權且不談。適纔我聽那老婆子口裏。還嚷着什麼婚書庚帖。可是有的。國光道。有的。當時不過偶然高興。他們說要照正娶辦法。非此不可。我也就依着他們辦去。祇當是頑意兒罷了。雨卿道。你祇當頑意兒。他們可就抓住了作爲搗蛋的證據了。還有那個隨緣樂助的禮簿。又是什麼東西呢。國光見問到這句。便通紅了臉。一言不發。閒士見國光狠露着窘態。便道。雨翁也不必追問了。好在這件事。便告到當官。也正如國光兄所說的。始終算不得正式婚姻。像他們這種人。也斷然不想履行婚約。更不敢真打官司。今天鬧上門來。無非是知道雨翁有這樣的場面。要趁此詐幾個錢罷了。我看這件事。無非銅錢晦。

氣沒有不能了的。現在姑且讓我去和他們開一個談判。再說國光兄也跪得久了。且立起來再談罷。說着就去拉了國光起來。匆匆的自向外邊去了。等了好久。聞土方纔跑近書室來。對着兩卿說道。這事總算了結了。却也費了我許多唇舌。這母女兩人好生利害。我起先和他們談判。那婆子口口聲聲說要登報。又說要在公堂控告。明知打起官司來。是此間勢力大。他們一定吃虧。但是他們情願吃虧。借此壞壞趙大人的名聲。出出國光的醜。也是好的。我聽他們的口聲。彷彿前回道裏那件官司。他們也有些風聞。以為兩卿經他們這樣一說。一定顧全官聲。不肯讓他們去胡鬧。他們就可以趁此大敲一下子了。我猜透了他們的用意。便索性正言厲色的恐嚇對他們道。你們不用糊塗。趙大人也不是好惹的。便是國光也很有些手面。你們如果真要大鬧。一定不得便宜。況且老實講一句。像你們堂子裏頭的嫁人。算得什麼事。告到當堂。祇當是一件頑笑事情。不過申斥幾句了事。你們要想借這題目。扳倒國光。已經做不到。至於趙大人。他在上海地方有這樣大的勢力。你們要法和他作對。真是螳臂當車。不自量力了。我不過是個旁邊人。特地為好來勸勸你們。倘然你們肯息事。我少不得替你們想個法子和趙大人商量。商量你們吃了這分門戶飯。也是很可憐的。自然不教你們白受虧苦。萬一你們不聽好言。任性要鬧。也祇好憑你們鬧去。趙大人方纔不是說要將你們送捕房。如果認真辦起來。你們今天先已得了個籍端。訛詐的罪名。好處沒有。準要吃苦。是我再三將他勸住。再來和你們說說。你們不要誤會了我的來意。以為是趙大人怕你們。特地請我來講。和那就離題越遠了。那婆子聽了我這番話。似乎有些活動。不料他那女兒格外來得惡。他竟老實不客氣的對我說道。你老爺講的是勢力。我講的是情理。國光和我十分要好。原是他自己再三要娶我。並不是我要硬捱上去嫁給他。這是大家曉得的。如今他忽然變心。將我攢在一旁。竟自另娶實。在情理難容。憑你是什麼人。來評論起來。總不能說是我的不是。總之。我已經自認是國光的人了。外面的人也都曉得我是國光的人了。還有什麼臉面。再去做生意。所以我打定主意。就從今日進了趙家的門。



便拚着一死不想出去了。不用說吃巡捕官司沒有什麼可怕，便是殺要劊也聽憑趙大人處治，決不皺眉。（這番說話軟中帶硬，真比他娘還利害。）我聽了他的話，倒覺得無從駁難，好不容易又和他母親磋商說你的女兒固然志氣很好，但是國光既已變心，便跟着他，也沒有什麼好處。況且非鴉非鳳，究竟算個什麼？依我看來，與其這樣勉強牽合，沒有了局，還是彼此爽爽快快，想一個解決的方法，爲是他娘聽我這樣說，又做好做歹，假意去勸他的女兒兩個人又咬着耳朵，搗了半天鬼，纔來和我說他女兒自從結識國光之後，別的客人一概謝絕，現在已經不能再做生意了。國光既不娶他，以後教他母女二人如何度日，所以須教國光出一筆養贍之費，足夠他們過活，也就罷了。我明曉得他們最後的目的，不過在此便要問他一個確實的數目，他一開口就是二千，我說這數目太大了，不好向趙大人說，於是討價還價，由二千講到六百，他一口咬定，無論如何不能再少了。我纔答應來和你們商酌，誰知那婆子又從身邊掏出一張帳單來，上面歪歪斜斜寫的也不成字，說是國光兄在他那邊的用帳，還夾着些借款，一共也有二百元，這是要算在六百元以外的。照這樣說，一共須要八百元纔好。將這兩個魔星退出大門，國光聽到這裏，早跳起來道：他們也太豈有此理了！我何曾用過他們什麼錢？那裏來這二百元的帳款？我看他們這種人，本是貪得無厭，越扶越醉的，還是用強硬手段對付，不必允許他們的要求，看他們有什麼法兒能奈何我。閒士忙道：國光兄且休動怒，照你這樣說，倒是我調停的不是了，但是這件事情鬧出去，到底與雨翁面上不好看，便是國光兄這塊文明牌子，也不免因此打碎。（其語甚惡）還是給他們幾百塊錢，圖個安靜的好，在這八百塊錢總還是雨翁破鈔。國光兄又何用着急呢？一席話說得國光無言可答，雨卿便歎口氣道：左右不過八百塊錢，算我認個晦氣罷，不必再囑囉了。說畢，便從身邊掏出一個鎖匙來，開了錢箱門，拿出一大疊鈔票，數了八百元，給閒士。閒士接了去，一會兒又進來，說錢已交給他們，已打發走了。所有婚書庚帖和什麼隨緣樂助的禮簿，果然都在老婆子身邊，我便將他一起要了回來，免得他們捏

住把柄日後再有糾葛說完便將一紙包遞給雨卿雨卿解開來一看便瞧見國光那本結婚捐冊不由得好氣又好笑就對國光眨了一眼道你這幹的事什麼把戲留學生的台實在被你們這般人坍盡了（罵得是）說着便把那些東西一起扯得粉碎教家人點個火來燒了開士又對國光道我還有句話不能不責備老兄你既然要和他們斷絕關係便該嚴守秘密據那老婆子說似乎這裏的地址和你近來的情形都是你的一位貴友去告訴他們的（回顧前文國光將入趙家時向他朋友吹牛情事）國光恍然大悟道是了是了我在這裏時祇有他一人曉得最近不多幾時他寫了一書信給我我要借十塊錢我拒絕了他因此懷恨故意想出這個法子來和我搗蛋真是可恨之至雨卿忙道這也不必說了好在今天的婚禮也總算胡亂行過了（婚禮忽曰胡亂行過可笑）時候不早不要怠慢了這許多賓客快些開席罷當下他們三人重行走到客廳中款接賓客這些吃喜酒的賓客無端看了這樣一幕趣劇倒也覺得新鮮祇是經他們這一鬧足足担攔了幾個時辰大家都飢腸轆轆有些挨不住餓的早已走了祇剩了幾個至戚在那裏等候開席酒筵擺上也等不及主人招呼就檢着坐定狠吞虎嚥起來那國光既做新郎少不得還要在新房中演些坐牀撒帳和合交杯的儀節國光看那新娘倒也生得很是端麗比較起那社明來覺得優勝了許多便喜得他渾身骨節登時麻癢起來隔了一會外邊家人通報說伺候齊備請新人回門國光便喜孜孜的偕着新娘同坐了一部紫彩的雙馬車運到女家來國光在車中就想施展出他的文明家數來先對着新娘柔聲軟氣的叫了一聲我愛（肉麻）新娘祇是不理國光又伸出手來想去握新娘的手新娘連忙避過一邊縮手不迭這時馬路上的燈光射入車中映着新娘的粉靨覺得嬌滴滴越顯紅白國光更忍不住（忍不住妙）便又進一步張開兩臂就想和新娘行個抱腰接吻的西禮不料他的身軀還沒有湊上去早被新娘用力推開輕輕的罵道你這種下流樣兒還是去做給那些野鷄看罷國光冷不防他這一推身子向後一仰恰好手臂撞着車窗玻璃上登時裂了一條大縫幸沒有碎

將下來國光便覺無趣却還涎皮賴臉的想再拿話去引動他却恨路近車快一眨眼早已到了頃刻鼓樂大作女家放着鞭炮將新人迎得進去國光大搖大擺的走到客廳上祇見上面已端端正正的立着一男一女旁邊的喜娘便告訴國光道這就是老爺太太了國光一看不覺呆了暗想這兩人好生面熟倒像在那裏見過的一般仔細一想猛然記起原來這一對丈人丈母便是在一家春香菜館裏爲了叫局彼此當場爭鬧的老怪物國光自從定親以後祇知道女家姓欽連一切喜帖來往都不留意更沒功夫去考究他丈人的家世所以未曾知曉此時見了這位丈母便自肚裏尋思道看來這丈人是沒用的倒是遇着了這凶丈母恐怕將來有些難纏哩一面在那裏閒想一面早恭恭敬敬的跪下去行禮丈人丈母也還了半禮其餘各親長也一一拜見過了纔有人陪着新郎到花廳裏去坐席國光此時身爲嬌客樂不可支入席以後老實不客氣居然朝南大嚼起來一面又和陪席的人高談闊論賣弄他留學生的本領正說得高興不防外邊忽然闖進一個人來旋風般的捲到國光面前國光也不知是誰剛一迴頭祇聽見劈拍兩聲臉上早着了兩下正是

休論破題第一夜 當筵異味已先嘗

# 高誌操藏書

第八回 浸潤譚家庭多口舌 私授受國事漸頹唐

（表）却說嶺南樓的跑堂。奉着鮑參軍之命。拿着辛大呆的請客票子。趕緊到三洋涇橋泰安棧去請商匡漢。商大人不多一刻。那請客的回來。稟報道。商大人飯已用過。心領謝。請衆位爺宴罷之後。到商大人公館內叙談。商大人准在公館內等候。不出去。那白龍媒生平崇拜英雄之心。最爲懇切。辛大呆又是最喜交遊。聽見跑堂說商匡漢在寓所等候。長談。恨不能立刻就去。當時就逼着鮑清逸。胡亂吃了些稀飯。辛大呆付過了賬。鮑清逸本則與辛大呆合坐一輛馬車來的。而今添上一個白龍媒。三個人出了店門。上了馬車。清逸知照馬夫。到三洋涇橋。馬夫點點頭。將鞭絲揚動。馬蹄得得。從四馬路。望東江西路拐灣往南。一路向泰安棧而去。做書的一枝筆。來不及寫兩頭。暫把白鮑辛三人拜訪商匡漢一事。擱過一邊。要提起留家三位小姐。在龍昇旅館與龍媒會面之後。到街上與管素秋分道。姊妹三人。一逕的回到家裏。車子一進街堂。到了自家門口。便看見自己家門大開。那位老太太正在那裏倚閭而望。嚇得荳蔻芬。蕙芬。慌忙下車。一面打發了車錢。一面都堆起笑臉。花枝般嬌娜。婷婷。走進一步。招呼母親。（旦）閨門且小且合白。母親女孩兒等回來了。時候稍遲。有累母親盼望。（老旦白）爲娘的已經等候你們多時。隨我到裏邊去罷。（旦）閨門且小且合白。是。遵母親吩咐。母親請呀。（老旦白）看仔細。隨我來。（唱）娘導女兒到內堂。（旦）暗白。奇吓。（唱）覺娘親舉止異常。因爲懷着鬼胎心不定。吉凶禍福未能詳。（表）荳蔻芬悄悄的丟了一個眼色與兩位妹子。大家都覺得娘親眉宇之間。含着一種怨怒之色。所以（唱）各自低頭紅面龐。本來開闔規模大。今日裏自覺妄爲更覺慌。（表）留老夫人同着三個女兒。走到後堂。大家坐定下來。那老夫人頓然間正顏厲色。對着他們姊妹三人道。（老旦白）荳蔻芬。可曉得你家嫂子。今日又回來過的了。（旦白）隱。嫂嫂今日來過了。（表）荳蔻芬口裏邊答應。心上便曉得不妙。今天又要受老人家的埋怨。大約嫂子回來的時節。見吾們姊妹三人。一個不在家中。又在母親跟前添了鬧

話所以我家母親的面色這樣的不好看。搵芬究竟年紀輕。性格暴燥。嘴唇皮一掀一動。暗暗的怨恨嫂孀。惹芬慌忙把他衣裳角拉拉。私下叮囑他忍耐些些。把母親看破了。盤問起來。何言對答。幸虧留太夫人心有所注。還沒有留神到搵芬身上。單對着惹芬說話。(老旦歎介白)咳。自從你家父親作古之後。我們娘兒四個。都向你家哥哥手內討針線度日子。不然呢。也不知道何以生活。並不是爲娘的聽信一面之詞。又要來埋怨你們。你們自己也不把身份想想。任性妄爲。太覺過分了。想你家父親生前是(唱)斗山望重。震儒林。早歲登龍。沐聖恩。雖不比召父甘棠。留遺愛。也當得于公治獄。振家門。傷哉在任身亡後。孤苦爲娘。枉涕零。幸得你家哥哥才幹練。蒙趙公器重。得飛騰。故而去歲聯秦晉。原是報答三年知遇恩。爲娘的方期重把門楣振。那曉得。壽地武昌。革命興。到如今。合家避難。居滬濱。(白)現在你家哥哥是(唱)爲着前程去燕雲。(白)想你門雖然知書識字。畢竟是女孩兒家。(唱)舉止行爲。當遵禮教。銀鍬金線。壓辛勤。四德三從。從古道。(白)况且我們是閨閣之家。(唱)不比尋常百姓們。(白)那管素秋是個女革命黨。誰人不知。那個不曉。與我家所處地位。正是沐炭柄。擊你們怎麼說反去同他往來。怪不得你家嫂孀要說閒話。(唱)緣何與此輩。成知己。(白)爲娘的聞得那些很心的革命黨。往往爲着缺少軍餉。就勾通不長進的女學生。與貴族內眷往來。逐漸親熱。結果達到擄人勒贖目的。你們同管素秋往來。不要也着了這道兒。豈不是(唱)引狼入室。有是非生。(表)搵芬的情性。本來是同男子一樣。再者老太太又最爲鍾愛。方纔聽見嫂孀回來一句話。已經要開口挺撞。被惹芬阻擋住的。現在聽見娘說管素秋女革命黨。又是什麼擄人勒贖。實在有些忍不住了。站起身來。走到老夫人面前開口道。(小旦白)母親有所未知。你不要錯認了人呵。若說管家姊姊是(唱)德言工貌皆全備。况且出身也是好人家。他的智囊胆略。人人服。巾幗鬚眉。洵足誇。並無半點時髦氣。(白)講到他行爲端正。舉止磊落。(唱)就是六尺男兒。還不及他。母親是一面之詞。聽不得。(白)女孩兒等(唱)與他閨中同伴。亦不爲

差（閨門旦白）是呀。勸母親息怒。切不可誤信人言。（旦白）是呀。母親是愛子之心。無所不至。但是果真不良之輩。女孩兒等亦決不與之往來。還望母親三思。（老旦白）你們三人一氣贊美素秋也罷。待爲娘的命人前去。連夜把他請來。與他見面。你們說他毫無時下女子習氣。也是大家閨秀出身。祇要爲娘的當面會過。便知分曉。（小旦白）這是再好也沒有。待女孩兒立刻就去。把管家姊姊邀來。與母親相見。（作欲行勢介老旦白）不勞你費神。爲娘的喚了鬟們前去相請便了。（小旦白）如此說來。請母親立即吩咐了頭快去快來。（老旦白）了頭們過來。（雜旦白）太太。（老旦白）你速去相請管家那位素秋小姐到來相見。祇說吾家小姐與他有要事面商。（雜旦應介）是。（老旦白）但是你可認識他家門口。（雜旦視旦介白）噫。敢就是小姐時常差奴送信去的那一家麼。（旦睨雜旦介老旦白）然也。（雜旦白）我時常去的。怎麼會不認識他家門口呢。（老旦白）如此你快去請來。說吾家三位小姐在家立等。（雜旦應介作行勢介老旦白）千定要說小姐端待。不可說是我夫人相邀。（旦微唱介雜旦白）丫頭理會得。（表）荳蔻二人。也不是笨伯。看見母親這樣舉動。把小姐相邀一句話。重言申明。曉得黑幕中有人在。倘然不聽他人說話。不是別人指使。何必要這樣麻煩。所以荳蔻偷眼把二個妹子看看。眉峯蹙了幾縷。那荳蔻二人。也把姊姊看看。眉頭大家蹙了一蹙。真叫做相親以目。相知以心。當着娘親的面。又不能流露出來。論語上所謂子夏問孝。子曰。色難。就是這個真理了。明知娘是受了嫂嫂讒言。有意尋釁。但是娘沒有提出嫂嫂二字來。做小輩的怎好當場說破。就是說破了。老太太也決計不會承認是媳婦教唆出來的。所以姊妹三人。祇好暗暗歎息。單說那了頭是（唱）奉命離家去請素秋。顧不得夜深沈。獨自上街頭。（表）出了均益里總衙。喚了一輛栗色街車。叫他趕快飛跑。那上海這般拉車的。有一樁傳染病。拉了女人的車。格外跑得快些。所以（唱）頃刻之間。到昌壽里。（表）一直拉進衙堂。到管家門口。停下來。下車。上前叩門。（朱先生用說書的排場做小說。所以格外詳細。羣戲注）裏邊問是誰人。他說（唱）我的東君本姓。

留(表)裏邊再問到來何事。說是(唱)遵奉主命來請姣羞(表)那曉得素秋是(唱)爲因籌餉團中事。故而還在城中身。逗遛。那丫頭是有興而來無興返。勞髯當年王子猷。未到山陰便返舟(表)仍舊坐了原車回到家裏。開發了車錢。走到內堂(唱)直言把着夫人告。本來蠢丫頭怎曉得內情由(表)說管小姐是(唱)商量國事籌軍餉。今日清晨已出遊。而今漏遲遲未轉門樓。合當有事從來道。太太聞之怒不休。把媳婦所言在心上兜。覺得親生是習下流(表)那丫頭是不知就裏。昌壽里回來直言稟報。老太太更是相信媳婦那一句革命黨要擄人籌餉的話兒。却巧管素秋爲了籌餉。深宵不返。心上暗想不要就在那裏陰謀吾家這三個女兒麼。抬起頭來把三個女兒一看。由恐化怨。由怨化怒。不覺面色一變。鼻子裏哼了一哼。芭芬曉得今天這場委屈。落在嫂子的預算之中。普天之下。無論上中下三等人家。凡是做嫂子的。總與做小姑的有意見。說不出一種無形芥蒂。彼此伺隙攻嫌。流長飛短。那留家的這位少夫人。初進門時。芭芬姊妹們年紀還小。不免言語之間要蓋嫂子的面子。那少夫人便記在心上。現在一家生活。全靠在他丈夫身上。所有家政。全操在自己手裏。漸漸自尊自大。在他們姊妹面前。要出出前幾年的悶氣。芭芬姊妹。越是不領教。暗潮越鬧越凶。見了面非常客氣。其實講起說話來。大家留意。牙齒都不能高低一些。這一回芭芬主張社會主義。偶爾有些風聲漏到少夫人耳內。他還不懂這是究竟什麼意思。不過借與女革命黨往來題目。在老太太跟前挑上一眼。老太太是受過話命的。雖然歡喜女兒。面子上不得不費備幾句。原想敷衍過去。初不料搥芬發言堅硬。逼得老太太走媳婦教他的第二條路。又誰知深更半夜。管素秋還不會回家。豈不是女兒的所作所爲。多被媳婦說着。無論是誰。多要生氣。心上暗想這三個寶貝。這樣的不掙氣。所交的女友。始而我還。不十分相信媳婦的話。意謂我的女兒決不會與此種人往來。現在看來。沒有話說了。(老旦怒介白)你們可會聽得好好。人家的小姐。豈有這副時候。還在外邊閒逛的麼。又說什麼籌餉不籌餉。還不是擄人勒贖麼。你們好枉爲呀。(唱)全不思官。

官千金體。與此輩如何好勤往來。莫怪要惹人口舌輕相視。你們自己思量也太不該。快快的痛改前非循禮教。不然是被人家提起辱門楣。白。荳芬。你的年歲最大。極應該要督率着二個妹子。循規蹈矩。小心刺繡讀書。怎麼說。唱。戒首甘爲忘母教。近來作事太胡爲。你是年已及笄。非別比。難道你自棄自暴。作罪之魁。旦白。是。唱。聞聽此言頭低倒。紅雲兩朶上香腮。母親是同罪。緣何竟異罰。此中疑惑實難猜。止不住恨上眉梢。珠淚彈。表。老太太今天雖然把三個女兒一樣埋怨。對於荳芬格外注意。因爲他三者之中。年紀最大。名位最長。天下做人最難。是半個頭長輩。雖則姊妹妹妹是平等的。但是做姊姊的領頭出去閒逛。無論何等人做父母。必定要埋怨做姊姊的。你們想荳芬受了這樣冤枉氣。一時間到那裏好去發洩。而且當着母親面前。又不能高聲痛哭。祇好低着頭不住的拿羅帕去拭眼淚。那老太太又是固執性成。看見荳芬這副情形。更加不答應了。老旦白。荳芬。且含淚應介白。母親。老旦白。啊。好一個驕傲的小姐。難道爲娘的半句說話都說不得你的了。唱。你幼多疾病。娘多累。白。到如今養育到你長大成人。你竟敢。唱。持寵成驕。把母命違爲娘的要修書送到京都去。請你家哥哥即日轉江南。把此情說與他知曉。這是你不該來。娘不該。老旦氣介白。蒼天呀。蒼天。唱。難道留氏門中該不幸。要生成逆女來辱門楣。白。真是氣死人了。表。荳芬瞧見母親動了真氣。祇好忍住了一肚皮委屈。站起嬌軀。雙膝跪倒。旦哭介白。母親息怒。女孩兒自知該死。跪下了。表。荳芬挹芬看此情形。曉得事情鬧大了。不忍叫姊姊一個人受罪。所以也多慌忙跪在地下求情。閨門旦小旦合白。女孩兒等該死。表。自古道父母有愛子之心。老太太看見這副情形。一股怒氣又多化了怨氣。心上一酸。止不住目中也掉下淚來。唱。嬌女依成。跪倒。老夫人也覺痛心懷。搖頭頻把先夫喚。一陣悲。老淚彈。旦白。請母親保重。萬弗動惱。從今以後。女孩兒決不與此輩往來。以防後患。請母親。哭介。饒了這一次罷。老旦白。你們祇要知過能改。自趨正軌。爲娘的也決不輕信旁人言語。遇事挑



別隨便責備。你們起來回房去罷。(旦圍門且小旦同白)多謝母親。(唱)萱芬是忍淚含悲站起身。軟洋洋移步轉圍門。閱蕭中變誰能料。平日裏的抱負今宵付水雲。(做歎介白)管素秋呀管素秋。(唱)月因何德能呼姊。花縱無言妬煞君。想奴是臥榻早容人對睡。母親是年老之人望太平。從今後步趨怎敢不留神。(小旦唱)搵芬是雖然剛烈粗豪慣。至此亦無言涕泗零。(圍門且唱)獨有薰芬生性異。本來他靜默寡言心計深。早籌善策抵對頭人。故而他把言相勸。說何必時將事掛心。常言道繞指柔鋼須百鍊。祇要立志維堅不變更。何愁他日事難成。(白)從今以後呵。(唱)姊姊不妨私出外。家中之事有奴担承。倘然瘦子再生閒話。奴有唇槍舌劍存。自能對付保安甯。暫撇留家訓女話。(表)要提白龍媒鮑清逸辛大呆三人。(唱)到泰安旅店訪高明。(表)那白鮑辛三人從嶺南樓出來上了馬車到三洋涇橋泰安棧拜訪商匡漢。馬車行到四馬路河南路轉角相近總巡捕房。這時候是十一月中旬天氣朔風凜冽寒冷異常西北風吹緊了。天到下起濛濛細雨來而且彤雲密布又將下雪。他們在車裏邊從天時講到人事矣。(唱)多是蓋世才華執戟郎。蒼生爲念不尋常。陣陣西風如虎嘯。濛濛細雨濕街坊。(生唱)朔風凜冽砭肌骨。天氣嚴寒不可當。荷戈軍士要歎徬徨。(淨唱)黃塵白骨春閨夢。鬼哭啾啾弔戰場。(老生唱)風傳和議謀將就。祇怕要苦煞蒼黎流毒長。(生唱)岳家軍昔日朱仙鎮。一簣功虧事可傷。十年心血付汪洋。(表)他們三人一路閒談車行甚速。不多一回到了泰安棧門首。他們下得車來移步進內。却巧有個茶房叫金生認得鮑清逸的。從裏面出來一見他們進門他就慌忙搶步上前招呼。(雜白)鮑大人敢是來拜訪三十號的商大人麼。(淨白)是呀。(雜白)商大人剛纔出去留下一張字條吩咐說若是鮑大人到來可以呈管。(表)金生一面說一面伸手在袋內摸出一張紙條送到清逸手內。(淨白)這也奇了。怎麼說一瞬之間匡漢竟已出去。方纔爲甚麼又說在寓等候長談。(生老生同白)想來總有要事出門且把他留條一看。(雜白)請鮑大人二位爺到客廳。

上坐一回罷。飽大人可要開一間空房間。坐坐清爽點。(淨白)這到不必。就在客廳借坐一回。(表)三個人走到客廳坐下。金生非常殷勤。去泡了一壺熱茶。還送上三把手巾。龍媒開發他四角洋錢小賬。他還再三推讓。然後謝了一聲。歡天喜地。拿着去了。大呆催清逸把匡漢留條觀看。(淨白)待我朗誦一遍。(讀介)頃得確信。和議已成。不及待君先至平公所矣。今夕或恐轎車赴甯也。兩渾(驚介)啊。難道當局如此懵懂。竟會信少數舌士之言。與北庭議和的麼。不要說遠證往古。就是前日裏武漢停戰。不是中了他們之計。不然措手不及。馮段之兵。怎麼會集中京漢路線。羽翼既成。下令反攻。漢陽一役。喪亡甚鉅。創鉅痛深。難道又忘懷了。可惱呀。可惱。(淨唱)跌足張髯怒兩頤。咬牙切齒恨難舒。國事如何好私授受。難道小民性命不為奇。全不想江山是。多少頭顱換。豈可任宵小胡為把天下欺。說甚麼維持人道。人愚弄。從此中原多是非。(老生白)清逸無須憤激。豈不聞陳大福追李闖之事乎。因果互相為。同惡共相濟。這是我們中國人的通病呵。(生白)流血為革命之母。不有大破壞。烏能大建設。既知兵是凶器。當時就不應說什麼弔民伐罪。同伸天討。這些冠冕堂皇的說話。現在既已勢成騎虎。也萬萬不可姑息養奸。我不知贊成議和。政策之人。是何心肝。(老生笑介白)何消說得贊成議和者。一定就是當時發難的中堅份子。他們在這兩月餘內。得了許多財帛子女。還博着一個偉人頭銜。前番皆存為國忘家之念。而今財多身弱。却要為家忘國。本來這般拚窮命的志士。大半為私利自沾起見。什麼雪祖宗九世之讎。為四萬萬同胞請命。這不過借他做個幌子。此中真相。賢者不言而喻。(生白)大呆之言是也。從今後(唱)道德倫常。可以全廢棄。強權風盛。決無疑。本來主張革命。原非易。怎麼說不別賢愚。好算同志的。為私而忘公。沽名兼射利。恨不能效學黃巢。殺盡伊。(淨白)大呆龍媒。在這棧房客廳。非是講話之所。況且你們多是憤世嫉俗牢騷之言。在此地交談。亦不甚相宜。還是各尋門路。打聽一個確實消息。我總希望匡漢之言不確。不過我立刻就要到平公行轅問個明白。論不定今宵同匡漢兩人。連夜隨師出發。

也。(生老生合白)如此說來請治正罷。(淨白)再會了。(唱)清逸是掉臂忽忽往外行。(生唱)龍媒此際很難平。恨不能手  
提三尺宵光劍。斬盡權奸方稱心。然而書生挾策成何濟。枉自憂時咄咄聲。(老生白)龍媒走罷。(唱)傷時洒不盡千  
行淚。(白)我與你並無兵權在手。(唱)空具風雷老將心。從今後君子道消摧禮義。小人道長不堪云。(生歎介唱)我祇  
道河山還我人心正。可以把惡習從頭一掃清。誰料換湯不換藥。這是官僚革命太無因。(老生白)龍媒不要發牢騷。  
我們還是走罷。(生白)小弟要回到敝寓。大呆可要去賂坐一回。(老生白)尊寓龍昇在四馬路。敝寓華商在六馬路。距離不  
遠。本來我是閒疏之輩。就到貴寓長談剪燭。達旦通宵。也不妨的走呀。(生白)請呀。(表)他們二人出了泰安棧。馬車是清逸  
坐了去了。天到雲開雨止。兩人祇管討論國事。舍不得打斷話頭。所以連栗色街車都不坐。地下雖有些潮濕。還不十分汗爛。  
所以一路步行過來。(唱)緩步閒談歸寓所。(小生上白)龍媒慢走。(唱)後邊忽有熟入聲。(表)龍媒抬起頭來一看。已經走  
到棋盤街四涇路口。不知誰人呼喚。停睛一望。原來陶沿吳在後面車上跳下來。(生白)我道是誰。召吳來了。坐車到那裏去。  
(小生白)你可曉得南北和議已成事實。並且年撥四百萬鉅款給與清室。說甚麼優待皇室經費。(老生驚介白)怎麼講。難  
道養了他們二百多年。白白的供給了他們。還不算數。現在還要叫吾輩公民。加着這一層負擔麼。益發不成話了。(生蹬足  
介白)此種消息傳來。安得令人不惱。怎得令人不恨呵。(唱)滿奴優待因何故。聞聽此言更不平。(白)召吳。這消息確也  
不確。(小生白)我是從書城報館裏得來的消息。千真萬確。(生唱)如此的政。策偷安。從未有。(白)看起來共和告成。反爲民  
之害。決不是民之福。我輩二十年鼓吹革命。(唱)變作殃民大罪人。(小生白)我們空言無補。大家應當從實際上去抵制。還  
是招尋夢歐。惺華。去商量一個方法。(老生白)此話有理。(生白)如此喚車快去。(表)他們三人急急忙忙。往法租界寶昌路。  
我尋吳王二人。商量抵制方法。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餘興



為綠牡丹徵文揭曉

戲贈綠牡丹曲

七一人

一。笑。萬。人。欣。一。哭。萬。人。愁。古。來。有。此。佳。人。不。君。不。見。古。來。之。佳。人。或。宜。曠。不。宜。喜。或。宜。喜。不。宜。曠。或。能。顰。不。能。笑。或。能。笑。不。能。顰。天。公。欲。斷。詩。人。魂。欲。使。萬。古。秋。欲。使。萬。古。春。於。是。召。女。媧。命。伶。倫。呼。精。精。空。攝。小。小。真。真。盡。取。古。來。佳。人。珠。啼。玉。笑。之。全。神。化。為。今。日。歌。臺。綠。牡。丹。之。色。身。香。風。吹。下。錦。氍。毹。恍。飲。周。郎。信。陵。酒。我。見。綠。郎。啼。兮。疑。爾。是。梨。花。帶。雨。之。楊。妃。我。見。綠。郎。笑。兮。疑。爾。是。烽。火。驪。山。之。褒。后。我。親。綠。郎。之。色。兮。如。唐。堯。見。姑。射。眇。然。喪。其。萬。乘。焉。我。聽。綠。郎。之。歌。兮。如。秦。穆。聞。鈞。天。耳。聾。何。止。三。日。久。此。時。觀。者。臺。下。百。千。萬。我。能。知。其。心。中。十。八。九。男。子。皆。欲。娶。綠。郎。以。為。妻。女。子。皆。欲。嫁。綠。郎。以。為。婦。正。如。唐。殿。之。蓮。花。又。似。漢。宮。之。人。柳。宜。為。則。天。充。面。首。莫。敢。攀。折。他。人。手。吁。嗟。乎。謂。天。地。而。無。情。兮。何。以。使。爾。如。此。美。且。妍。謂。天。地。而。有。情。兮。何。以。使。我。如。此。老。且。醜。綠。郎。綠。郎。人。人。知。汝。美。綠。郎。綠。郎。爾。年。一。十。餘。顏。色。真。姣。好。我。年。七。十。餘。容。貌。且。枯。槁。且。莫。歎。枯。槁。

綠牡丹徵文揭曉

一

書日古人皆宿草且莫悲宿草今日天荒兼地老見爾好綠郎使我更傾倒使我哀賢才思窈窕嗟我生平喜少不喜老恨壽不恨天未見綠郎今自恨我生死太遲既見綠郎今又幸我生死未早綠郎綠郎爾不合一笑萬古春一啼萬古秋爾不合使天下二分明月皆在爾之眉頭爾不合天下四大海水皆在爾之雙眸爾不合使西子王嬙文君息媯皆在爾之玉貌爾不合使韓娥秦青窈窕車子皆在爾之珠喉爾不合破壞我之自由爾不合使我回腸盪氣無時休追黃帝於襄城之野叫虞舜於蒼梧之阪索高辛於有娥之臺招周穆於無熱之邱枕不必洛妃留香不必韓壽偷使媯娥棄后羿使織女辭牽牛丁歌甲舞兮崑崙醉翠暖珠香兮贈部遊照影於恆河老死於溫柔含笑於神州綠郎綠郎吾無以贈爾兮贈爾此曲以為酬

綠牡丹歌

紅玫瑰館主

故宮禾黍總堪嗟劫後梨園剩世家黃炎有子年十五管領東風第一花零丁洋裏若飄萍青絲拂額玉亭亭嬌生麗質天生慧薄葉毛錐甘為伶豐容盛鬋春風面雅步綽約巧顧盼鐵板銅琶負盛名四世三公傳顯宦聽慣人呼貴公子河滿君前空浩嘆憶昔關中變亂初移向南韓圖新居部郎報罷阿翁老賡個豪奴強曳裾阿父將兵民有國韓督逃亡阿父厥持節不肯揖朱門尸位伊誰邀素食避秦泛棹吳淞水隸籍優孟衣冠裏年華幾問洛陽庚身手已擅唐宮技蓬飄絮園幾年猶露頭角嶄嶄然慰別甘為奮公死曲罷長教士女憐一斛珠傾哀宛轉新鸞噤花枝媛怕掉頭含掩袂羞癩畫眉步芳徑輭蛾眉一笑最宜鑿鍊骨菩薩再化身弓腰反貼氍毹上啣得玉簪不染塵自家生小愛嘔句水調謾調聲曼度瀟灑縱橫結客場不讓宗之誇玉樹婀娜臨風翠帶長舞迴嬌汗盈盈香色即是空空即相何妨喬作女兒裝綠娥永巷日長關綠珠金谷亦埋冤寄語姚黃兼魏紫綠王今已屬牡丹牡丹讒綠主北妬酸梅子多少輕薄兒新交聯舊雨甯誤尙書期恐見綠郎遲生不用封萬戶侯願得綠郎語片時我亦勿欲吞雲夢但願時時見郎舞飛燕為持留僊裙謫仙為製新樂府東風為調雲和琴春雷為

種。柘。技。鼓。配。以。霓。裳。之。法。曲。合。以。天。魔。之。舊。譜。清。歌。嫋。嫋。落。行。雲。風。度。翩。翩。足。千。古。古。來。盛。事。不。可。多。試。抽。禿。管。作。長。歌。歌。成。心。中。有。餘。樂。綠。郎。綠。郎。奈。爾。何。

贈歌郎綠牡丹 有序

高天樓

庚申春。余客武林。聞鳳舞臺新聘名旦綠牡丹。色藝超絕。僭友往觀。果焉名不虛傳。嬌小玲瓏。粉搏玉琢。微步紅氍毹上。幾疑天仙化人。然綠郎身世固蒼然無知也。旋以事返越。臨行猶依依不忍去。計余寓杭旬餘。觀劇竟無虛夕。亦不自知何以傾倒至此也。返越後。忽忽若有所失。及仲冬。重蒞杭垣。則綠郎已應海上之聘。鳳去臺空。惆悵不置。近施濟羣先生寄贈新聲雜誌。中有綠芳紅蕤樓主之碧歐瑣話紀綠郎事頗詳。而澹齋君歐碧館主小傳尤爲鑿鑿可據。始知綠郎本宦家子。且天資穎特。性情溫雅。不僅以色藝負名已也。披讀之餘。彌殷欽慕。自恨匏繫天南。不克親芳姿。聆妙曲。悵何如之。爰賦長歌。以寫我懷。而申慕忱。

歲在重光作鄂孟冬下泮。蠶城高天樓序於見心廬。

武。林。山。色。青。如。沐。西。湖。春。水。漲。新。綠。徹。夜。笙。歌。風。舞。臺。如。錦。周。郎。咸。顧。曲。妙。曲。端。推。綠。牡。丹。芳。名。早。已。擅。歌。壇。銀。電。光。中。歌。婉。婉。紅。氍。毹。上。步。嫋。嫋。前。身。應。是。秋。空。月。秋。水。爲。神。玉。爲。骨。舞。袖。翩。翩。散。異。香。嬌。喉。嚶。嚶。穿。金。石。荏。苒。流。光。忽。旬。餘。催。歸。一。紙。遞。家。書。片。帆。斜。掛。殘。暉。裏。回。首。前。塵。付。短。吁。前。塵。如。夢。愁。如。線。何。時。重。覩。芙。蓉。面。碧。歐。瑣。話。紀。新。聲。一。篇。又。見。伶。工。傳。綠。郎。系。本。田。官。家。冰。雪。聰。明。更。可。嘉。天。上。玉。麟。原。有。種。人。間。白。璧。本。無。瑕。丰。姿。秀。逸。潘。安。貌。乃。翁。命。運。何。潦。倒。故。使。佳。兒。學。作。優。奚。畏。戚。友。相。勸。笑。英。才。後。起。乍。馳。名。一。闕。清。歌。四。座。傾。了。解。詩。書。具。慧。質。不。忘。師。德。見。高。情。周。任。自。是。知。音。者。糾。集。同。人。組。綠。社。詩。文。登。贈。積。如。山。想。見。諸。公。倡。風。雅。海。上。名。伶。劇。競。爭。色。多。美。秀。藝。多。精。綠。郎。翩。起。樹。新。幟。壓。倒。梨。園。多。少。人。之。才。之。色。洵。第。一。更。

有。何。人。可。相。匹。牡。丹。畢。竟。花。中。王。梅。菊。美。蓉。  
天。兩。空。有。恨。長。歌。一。曲。付。征。鷗。  
(指梅蘭芳粉菊花芙蓉草) 俱。失。色。我。今。飽。繫。在。海。阪。何。時。再。獲。玲。珠。喚。地。北。

新聲人名與聊目對

耐。菴。

病。鶴。對。醜。狐。獨。鶴。對。螫。龍。瘦。蝶。對。焦。螟。小。蝶。對。大。蝸。小。鼠。對。大。鼠。飯。牛。對。斫。鱗。鷓。鴒。  
 對。鳩。鶴。樽。瘦。對。菱。角。藕。生。對。梅。女。楓。隱。對。藥。僧。逸。梅。對。細。柳。賊。菌。對。偷。桃。梅。九。對。蕭。  
 七。天。伴。對。地。震。冥。飛。對。夜。明。秋。水。對。晚。霞。漱。石。對。噴。水。寄。塵。對。齧。石。瞻。廬。對。畫。壁。  
 眉。孫。對。顏。氏。指。嚴。對。頭。滾。行。素。對。小。翠。丹。斧。對。紅。玉。清。馨。對。古。瓶。大。可。對。小。倩。小。隱。  
 對。老。嬰。肯。夫。對。巧。娘。豁。公。對。細。候。方。子。對。俠。女。慎。子。對。愛。奴。民。哀。對。僧。孽。宵。漢。對。巧。  
 僧。袁。寒。雲。對。伍。秋。月。愈。天。憤。對。陳。雲。棲。馮。左。泉。對。丁。前。溪。劉。遠。廬。對。王。桂。菴。鄭。正。秋。對。  
 公。孫。夏。張。碧。梧。對。續。黃。梁。顧。鋤。非。對。于。去。惡。陶。伯。千。對。耿。十。八。施。濟。羣。對。陳。錫。九。

# 閨情新開篇

(二)

天香國色牡丹穠。杏臉嬌羞絕代容。斜拔玉簪閑剔齒。合驢新意一重重。迎春喜遇星期日。手折珠蘭寄阿儂。  
 相約遊山茶市近。旅行姊妹去恩恩。荷池打漿沿堤繞。杉板松舟不繫蓬。覓得綠槐陰下坐。新聞紙對玉芙蓉。  
 東將錦帶腰支細。來拍繡球秋院中。翻動繡裙蝴蝶舞。楊花一路轉如蓬。圍爐賞雪開梨館。小說瓊瑤寫景工。  
 手縮丁香千縷結。雞冠血色織香絨。四時容易除醜了。秋菊春梅惜舊蹤。安得年年長十八。海棠無奈嫁東風。  
 可憐夫塔凌霄志。萬里扶桑學業攻。月季相思馳遠道。櫻花消息盼鄰東。不圖忘卻山荆婦。夜合偏耽野草叢。  
 摘到玫瑰香易媚。贈來芍藥句偏工。碧桃花下申盟誓。木筆難描快樂棕。擲遍金錢無信息。勃蘭失卜吉和凶。  
 勃蘭失係催眠術家發明一種占卜未來器具。登樓含笑推窗望。日映山紅第幾峯。心與西番蓮共轉。金燈影裏  
 聽更鐘。宵長無睡香爐燼。架上朱藤月也慵。茶煮咖啡呼菊婢。菜花牛酪水調融。素馨烟味愁難捲。桃李無言  
 悶住胸。一丈紅羅圍繡幕。瓶中玉蕊淚溶溶。夜來香被難圓夢。雙鳳仙與彩翼空。薇露朝朝親手盥。葵傾一點  
 祝蒼穹。但求旌節歸來早。迎釐花前笑靨逢。同心梳子語喁喁。

(夜)

碧桃開遍粉牆東。日暖蕉窗春氣融。枝上杜鵑啼不住。一雙胡蝶逗簾櫳。最是那面比芙蓉。眉比柳。海棠春睡未  
 惺忪。臥起梨渦留枕印。酒餘杏靨暖霞烘。豈惹年華十四五。恰似那芙蓉出水玉玲瓏。錦雞冠。石榴裙。玫瑰

閨情新開篇揭曉



色春衫露雪胸。梳頭嬌對菱花鏡。含笑無聲理髮蓬。一丈紅欄通小苑。狸奴高臥牡丹叢。只可惜金銀難把春光買。又是那一院槐風細雨濛。郎採芍藥來相贈。滿樹槐花香氣濃。呼小婢快把茉莉香茗煮。好與郎紫藤花下話。嗚嗚。畫眉兒聲聲喚醒茶蘼夢。正是滿架薔薇午夢慵。到晚來浴罷蘭湯披霧縠。柳腰軟弱不禁風。好比洛水仙。姬波上步。玉簪斜墜髮雲鬆。水閣荷風香陣陣。晴霞無數映山紅。何須再用蒲葵扇。檻外清陰滴翠桐。昨夜離。豆花開鳴蟋蟀。牽牛織女又相逢。為恨阿郎偏具凌霄志。南都北里寄萍蹤。月月紅樓盼雁信。凝眸處蘆荻蕭蕭。煙水空。欲翦秋羅寄郎處。桂子香飄月色浴。瑞香滿室鑪煙裊。更有那黃菊籬邊淡露籠。拈將木筆情詩寫。直使汝陽紙信隆。楊絲難把韶光繫。小苑梅開又屆冬。打罷繡毬渾無懼。合歡莫慰別離悰。筠籬外鸚鵡呼茶郎歸也。馬櫻樹下繫青驄。郎意似棉儂似錦。藕比郎心蓮比儂。與郎同飲白蘭地。迢迢良夜合訴別離衷。無端笑破櫻桃口。阿郎說佩苴應早卜夢熊。彩鳳仙鸞羨比翼。看今宵鴛鴦穩睡玉窩中。

(東)

嬌梅花放水仙開。無意迎春春已來。悄然獨坐蘭閨內。恨只恨紫微郎一去信音乖。你是金錢念重輕離別。竟不寬美人寂寞動秋懷。日間是替我游園惟白鶴。夜只見豆蔻稍頭月一彎。你那裏杜鵑空自催歸去。不學凌霄鳥倦還。我這裏燕子呢喃驚午睡。夢回蝴蝶淚潛潛。牡丹也解幽閨怨。鼓子頻催不肯開。難道是夜合新歡心別戀。桃源異路入天台。想當初屏開金雀尋婚約。梳子同心兩意諧。爾情誇鳳仙家耦。儂比嫦娥丹桂攀。一枝玉蕊柔。莫握。翦翦秋紗露粉顏。三翰躬行新禮節。比來風翼步珊珊。婚書新式藤箋製。一捻紅篆印色斑。換來飾物金銀貴。鑽石晶瑩指甲環。少頃是芙蓉鏡攝雙雙影。含笑還將玉手攙。庭前是金燈閃電明如晝。綉絨結綵耀門。

闌房中是安息。瑞香煙繚繞。雙紅花燭列妝臺。芍藥春情濃似酒。忽驚蓮幕漏聲殘。石榴裙解羞無語。金帶圍鬆眼倦。擡破題兒晚。香玉體相偎倚。滴滴金莖玉露湛。怎禁翻雲旋覆雨。夜來香汗溼斑斑。明朝是衾邊痕。訝雞冠染綺麗春光。泄小蠶。既而是旅行。密月季春節。紅杏花飛十里殘。游踪暫駐梨香院。又只見薔薇架外水潺潺。一回兒木蘭舟泛。雙漿。一回兒碧桃花下互琴彈。縷金囊貯新詩料。葵箋楮墨早安排。海棠社裏閒聯句。木筆留題與共酬。伉儷徘徊無限樂。那知道醢醢花事已闌珊。長春往事君思否。莫待到棟花風起返鄉關。休學那羅女牽牛會面難。

(風)

玉蘭花發早春天。醉臥佳人芍藥邊。一枕海棠春睡穩。牡丹花繡帕襯香肩。看他是壽陽額點梅花瓣。臉泛桃花色更妍。一朵山茶襟上繫。圍條茉莉壓花鈿。藕花錦襖時新式。鈕扣盤成小蠟梅。水綠褲兒玫瑰裏。鞋幫花比石榴鮮。玉簪斜鞦嬌波合。面帶歡容夢合歡。爲虞美人風露冷。繡球輕擲戲嬋娟。佳人驚起餘醺睡。搖擺風前似露葵。暮見紫微郎在側。笑拈紅杏喜開顏。相攜穿過薔薇架。丹桂廳前小洞天。拂拭紫藤花畔座。瑞香小婢把茶煎。檀郎笑看梨花面。爲什麼洛水仙子卻愛眠。夜來香閣怯茶飯。玉蕊瓊漿意猶嫌。如何拋却芙蓉被。醉臥花陰桃李間。倘被春風欺負楊花弱。豈不要月月紅閨客虛牽。玉人聽罷羞心動。笑封垂髻菊婢言。此後蘭閨宜罷飲。休再將白蘭地酒佐綺筵。免得他粲蓮妙舌勾連篇。

(枕)

芙蓉初日照紗窗。有一位杏靨佳人理曉妝。看他是蘭眼尙餘新睡態。水仙小婢立身旁。菱花鏡畔把嬌容整。合

笑。輕。梳。細。髮。長。唇。口。蠟。梅。輕。插。髮。玉。簪。兒。橫。亘。在。中。央。櫻。桃。小。口。胭脂。點。雪。片。梨。花。傅。面。龐。錦。地。裙。兒。蝴蝶。舞。  
 菊。秋。羅。衫。子。稱。身。量。繡。球。一。朵。當。胸。綴。手。帕。兒。是。陣。陣。珠。蘭。茉莉。香。試。罷。梅。粧。蓮。步。舉。輕。輕。喚。醒。紫。薇。郎。說。道。映。  
 山。紅。日。三。竿。上。切。莫。如。貪。睡。春。陰。一。海棠。那。檀。郎。是。睡。眼。朦。朧。桃。暈。頰。披。衣。徐。下。合。歡。牀。銀。牙。輕。漱。薔。薇。露。擦。面。  
 膏。兒。玫瑰。香。並。坐。並。肩。蓮。並。蒂。山茶。兩。盞。好。分。嘗。那。佳。人。說。道。郎。誠。天。上。牽。牛。子。儂。媿。仙。娥。倚。桂。芳。著。者。是。吐。鳳。  
 仙。才。難。學。步。浪。迹。江。湖。戀。米。囊。聊。拈。木。筆。作。開。場。

(邊)

鬢。花。三。月。隨。陽。天。俏。佳。人。悶。坐。蘭。閨。不。捲。簾。面。對。菱。花。慵。理。髮。想。檀。郎。荷。風。送。別。早。經。年。縱。然。是。關。山。阻。遲。月。季。  
 也。應。該。勤。慰。萱。堂。把。竹。報。傳。莫。不。是。南。國。佳。人。多。荳。蔻。惹。得。他。纏。綿。情。意。似。紫。藤。牽。可。憐。奴。愁。容。鎖。日。烟。籠。藥。蹙。  
 損。眉。山。似。柳。葉。尖。妝。罷。懶。將。椒。麝。蒸。山茶。茉莉。一。齊。捐。到。宵。來。芙蓉。被。冷。難。成。夢。最。怕。的。五。夜。孤。眠。聽。杜。鵑。淒。切。  
 切。淚。涓。涓。雨。着。梨。花。分。外。妍。這。一。旁。臘。梅。啓。口。把。姑。娘。叫。你。休。愁。煩。且。去。桂。堂。東。畔。打。秋。千。而。今。是。春。徧。人。間。桃。  
 李。足。海棠。酣。醉。色。鮮。妍。更。有。那。幾。枝。紅。杏。牆。顛。透。你。到。其。間。自。然。繡。球。纏。解。暢。懷。添。佳。人。聽。罷。梅。香。話。說。了。環。阿。  
 你。語。出。無。根。似。水。仙。你。好。比。無。知。無。識。忘。憂。草。那。曉。得。小。姐。心。如。榴。火。燃。想。當。初。奴。夜。與。紫。薇。郎。對。坐。牡丹。叢。裏。  
 霞。瓊。筵。蒲。萄。玫瑰。玻。盃。飲。一。陣。陣。梔。子。花。香。到。席。前。郎。折。一。枝。替。奴。把。玉。簪。插。嬉。遊。到。薔。薇。露。滴。始。歸。眠。奴。指。尖。  
 常。染。鷄。冠。紫。多。是。他。玉。杵。親。換。搗。鳳。仙。萬。種。濃。情。羞。夜。合。到。如。今。葵。空。向。日。澤。難。沾。反。不。如。織。女。牽。牛。年。一。度。鵲。  
 橋。解。語。意。纏。綿。但。願。得。愛。菊。淵。明。早。把。歸。來。賦。那。時。好。枕。上。重。開。並。蒂。蓮。免。得。奴。月。月。掛。心。田。

(吹)

出。織。紅。杏。鬪。繽紛。惱。煞。一。深。閨。裏。美。人。奴。家。是。豈。惹。初。開。風。韻。好。素。馨。弱。質。挹。清。芬。想。當。初。與。郎。誓。作。夫。妻。蕙。楨。子。同。心。樂。趣。真。酒。飲。合。歡。迷。醉。眼。泥。郎。爲。解。石。榴。裙。芙。蓉。帳。煖。雙。棲。穩。含。笑。〔花名產廣東見藝花譜〕相。將。點。絳。唇。到。而。今。檀。郎。遠。客。他。鄉。去。〔茉莉稱遠客見花木考〕獨。守。蘭。閨。賸。一。身。懶。向。菱。花。梳。曉。髮。瘵。愁。無。計。捧。心。頻。吐。丹。亭。下。閒。消。遣。斜。對。着。連。理。花。枝。暗。出。神。蝴蝶。戲。花。偏。作。對。〔蝴蝶花即射干見農圃書〕雙。飛。燕。子。逐。青。塵。〔燕子花紫色見朱輔溪樹叢笑〕暮。抬。頭。蓮。心。勃。勃。難。禁。跳。恨。不。見。奴。家。稱。意。人。〔稱意花見繙釋名義集〕躑。躑。階。前。無。恨。限。〔躑躑杜鵑別名見異物志〕徘徊。苑。裏。慣。生。嗔。〔徘徊玫瑰別名見羣芳譜〕羞。寒。且。自。深。閨。轉。〔羞寒花名見方物記〕洗。手。修。書。細。訴。情。〔洗手雞冠別名見風窗小牘〕欲。寄。隴。梅。難。下。筆。剪。春。羅。還。怕。織。迴。文。最。難。是。春。宵。月。照。餘。醺。架。夜。合。花。開。妬。煞。人。指。甲。嚙。殘。情。脈。脈。〔指甲花見慈含南方草木狀〕藥。欄。斜。倚。怨。郎。君。說。什。麼。文。官。錦。帶。多。榮。寵。〔文官花名見花木考〕說。什。麼。富。貴。功。名。要。勝。人。兩。地。空。將。離。恨。惹。〔芍藥一名將離〕悔。不。如。常。開。笑。壓。共。晨。昏。〔笑靨即御馬鞭見藝花園〕簷。前。嘔。嘔。鸚。哥。叫。〔鸚哥花見彭綱詠刺桐花注〕好。憑。他。訴。說。相。思。百。結。深。〔百結丁香別名見山堂肆考〕三。更。鼓。子。聲。聲。響。〔鼓子花見草花譜〕錦。被。堆。來。卻。未。溫。〔瑞香一名錦被堆見天祿識餘〕莫。道。海棠。春。睡。穩。可。憐。奴。疊。花。夢。冷。歸。銷。魂。奴。好。似。孤。飛。白。鶴。渾。無。奈。〔白鶴花見范成大桂陽虞衡志〕郎。好。似。逐。水。浮。萍。無。定。根。命。薄。桃。花。儂。自。怨。夜。長。春。冷。溼。啼。痕。恨。只。恨。身。無。鳳。翼。隨。郎。去。〔鳳翼花見崔豹古今注〕祇。贏。得。露。滴。薔。薇。憶。舊。恩。一。抹。麗。情。空。記。取。〔抹麗即茉莉見本草〕斷。腸。人。怕。夜。沈。沈。〔秋海棠別名斷腸花〕金。燈。頻。剔。呼。婢。起。〔金燈花見酉陽雜俎〕卦。卜。金。錢。默。禱。神。富。麗。春。光。容。易。去。願。郎。休。誤。滿。園。春。〔麗春亦名滿園春見農圃書〕行。囊。收。拾。當。歸。去。桂。掉。搖。來。返。里。門。好。教。奴。獨。忿。消。愁。度。令。辰。〔獨忿即青棠見古今注〕

(散)

菊。花。天。氣。近。新。霜。帳。結。芙。蓉。覺。夜。涼。敲。斷。玉。簪。多。懊。惱。合。歡。無。夢。是。徐。娘。桃。花。臉。薄。難。藏。淚。杏。眼。雙。垂。珠。兩。行。  
奴。雖。非。妙。齡。長。十。八。(通。歐。金。台。集。長。十。八。塞。上。草。花。名)玉。真。未。老。尙。風。光。(花。木。攷。瑞。聖。花。白。者。名。玉。真)自。從。嫁。得。奉。  
牛。後。實。指。望。金。盞。長。春。比。孟。莊。(藝。花。譜。金。盞。花。一。名。長。春。花)又。誰。知。春。色。牡。丹。雖。富。麗。紫。薇。不。照。紫。薇。郎。自。從。梅。  
柳。爭。春。後。栽。傍。凌。霄。壓。衆。芳。現。今。是。雨。打。梨。花。門。久。閉。瑞。香。不。吐。襲。人。香。又。誰。知。刺。人。手。指。同。玫。瑰。木。槿。欺。人。沒。  
主。張。棠。棣。相。殘。家。破。碎。東。風。欺。壓。有。扶。桑。楊。花。水。性。諸。奴。婢。都。效。葵。花。向。日。黃。急。得。奴。丁。香。有。舌。言。難。吐。奴。好。  
此。有。色。無。香。秋。海。棠。難。不。成。開。到。醉。醺。花。事。了。杜。鵑。泣。血。令。心。傷。奴。偏。想。四。時。花。好。長。春。菊。玉。環。(古。今。注。蓮。花。一。  
名。玉。環)寵。愛。擅。專。房。搓。碎。繡。球。情。脈。脈。爲。從。前。艱。辛。夷。險。不。能。忘。迎。春。何。計。留。春。住。欲。感。優。曼。入。夢。鄉。暮。然。含。  
笑。心。生。計。燕。子。花。開。願。或。償。櫻。桃。口。吐。如。蘭。氣。蝴。蝶。紛。紛。作。使。忙。(農。圃。書。卽。射。干。形。似。蝴。蝶。故。名)御。馬。鞭。向。南。  
方。去。(花。譜。笑。靨。花。亦。名。御。馬。鞭)錦。帶。書。傳。到。浙。杭。只。要。金。錢。花。滿。放。願。與。爾。連。理。枝。生。比。鉢。囊。(花。木。攷。鉢。囊。花。  
木。高。丈。餘)從。此。同。心。如。姊。妹。(卽。十。姊。妹)不。分。花。相。(芍。藥。名)與。花。王。想。華。郎。不。是。金。燈。無。義。草。定。然。百。合。夜。生。  
香。象。蹄。不。向。秋。風。落。(桂。海。澳。衡。志。象。蹄。花。如。梔。子。而。葉。小)龍。骨。春。披。錦。繡。妝。(地。志。黃。梅。縣。有。龍。骨。花)那。時。間。夜。  
合。花。前。人。盡。醉。又。何。致。羞。寒。搗。枕。與。鴛。床。(羞。寒。花。見。宋。祖。益。部。方。物。記)倘。卜。來。年。生。桂。子。石。榴。裙。繫。謝。穹。蒼。

(愁)

(集鳥名)

枝。頭。好。鳥。報。春。來。(報。春。鳥。見。顧。渚。山。茶。記)豔。羨。鸞。閨。佳。偶。諧。京。兆。畫。眉。誇。韻。事。爲。梳。鴉。鬢。插。金。釵。回。頭。一。笑。雙。  
睛。細。(雙。睛。鳥。卽。重。明。鳥。見。拾。遺。記)低。喚。檀。郎。試。鳳。鞋。比。翼。(爾。雅。南。方。有。比。翼。鳥)雙。雙。人。得。意。鷓。鴒。盟。永。締。樂。無。涯。

及時樂事憑郎取（時樂鳥卽五色鸚鵡見酉陽雜俎） 鳴雁誰誰伉儷儻 有時候吟到鴛鴦多麗句 嗽金玉聞詩才

（昆明出嗽金鳥見酉陽雜俎） 有時候試拈雞穎開臨帖 五色花箋玉手裁（五色鳥見六帖） 有時候碁子丁丁如啄

木 鸚鵡對陣兩邊排 有時候憑欄戲看雙頭鳥（見瑯嬛記） 底事鸚鵡却費猜 還有時鴻影翩翩扶婢去 鶯聲嚶嚶

泥郎陪 惜春亭畔尋春色（惜春鳥見海錄碎事） 疑是探花使者來（桐花鳳又名探花使見李之儀詠倒挂詞註）

翠碧叢中花競放（百舌一名翠碧鳥見益部方物記） 護花人至好栽培（護花鳥出青城峨眉間見益部方物記） 最愛

是黃鸝巧囀如簧舌 不似鶯啼鶴唳哀 挈榼提壺花下坐 半天嬌韻送將來（鶯號半天嬌見清異錄） 關關誤認睚

鳩詠 想到春深銅雀台 曲和求鳳郎戲譜 願張金翅入郎懷（金翅鳥見符子） 微風略帶絲絲雨（鶯一名帶絲禽

見海眼） 柱宇催歸且轉回 輕簷鸞肩攜手去 苔泥滑滑濕弓鞋（本草竹雞別名泥滑滑） 鳧趨未易行偏滯 戲

被飛奴笑賣獸（飛奴為鷓別名） 蓮步緩移鵝閣返 郎呼內史把謎猜（鷓鴣別名內史見采蘭雜誌） 鴨爐火熟烹新

茗 雀舌清香挹滿懷 午倦身歆青鳥案 暮聞鷓語報將來 奴道是檀郎得意鵬飛兆 郎道是神女傳呼喜結胎（

鷓一名神女見古今注） 私語喁喁和鷓樣 吉祥止止笑盈腮（五台山有吉祥鳥見山堂肆考） 生憎鸚鵡多饒舌

刮刮兒學儂私語不應該 更有小姑惡作劇 鷓鴣格格笑將來 連聲燕賀稱恭喜 戲喚春香抱小孩（喚春鳥卽報

春鳥見顧渚山茶記） 羞得他粉頸低垂如倒挂（爪哇產倒挂鳥見瀛崖勝覽） 鳥雲故挽假安排 俏聲兒罵郎鷓突

浪談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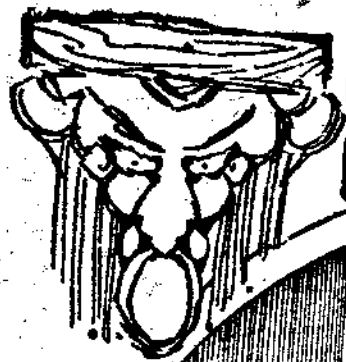
（多）（集藥名）

梅花冰片報初冬 破故紙窗前景不同 有一個天仙藤（譜滕）氏女 他是滿腔心事對防風 想兒家舊是常山藉

家住山屏海帶中。阿母馬蘭賢德著。老椿庭便是白頭翁。單生我一顆女貞子。好似真珠入室同。更乏個梅兄與  
譽弟。繡幃深鎖肉荏蓉。却被那使君子。席上來窺見。好一似絡石藤蘿挂住胸。央得檳榔來作伐。免絲妄想附喬  
松。求婚書續斷連番至。說什麼貫衆才宜配玉容。博得鬱金堂上喜。居然是牽牛織女會瑤宮。天南星聚雙和合  
南燭高燒一寸紅。喜益華堂鋪地錦。山茨菇拜見態從容。說金銀花費吾何惜。但願你伉儷情如鍾乳濃。從此  
偕隨成百合。宛如夏草與冬蟲。有時節奇書百部同繙讀。有時節商(諧雙)陸棋彈一局終。有時節戲點胭脂添頰  
暈。有時節試調青黛畫眉峯。有時節新詩偶向銀燈草。有時節琥珀先浮酒滿鍾。有時節茗淪玫瑰談永晝。有時  
節水沈香燕理絲桐。說不盡閨中韻事甘如蜜。却似那諫果回甘遂寸衷。方冀合歡諧白首。那知道無端木賊忽與  
戎。地骨皮刻盡難知足。禍結兵連歎密蒙。萬姓胡桐淚揮盡。禹餘糧未許救哀鴻。幸虧得密陀僧大發慈悲願  
率領生軍併力攻。注射干戈招義勇。鐵蒺藜廣佈密重重。把郎君遠志鈎將起。想貝(諧背)母從戎建大功。便向  
尊前投木鼈(諧筆)。馬鞭北指去匆匆。長鎗大戟臨前敵。王不留行向大道衝。此去預知能戰勝。早拚得無名  
異域作英雄。但是劉寄奴一去無消息。雲鎖陽台路不通。望斷前胡難測度。悶葫蘆一個可憐儂。臨櫃懶傳元明  
粉。拋却紅花首似蓬。吐盡蠶絲萬縷。愁容不照自然銅。別來半夏光陰速。早又是百草霜飛冷意濃。可憐奴  
嘗到黃連心裏苦。只落得關山查訪杳無蹤。怎能夠班師齊唱當歸曲。鼓響天門冬復冬(諧琴)。豪氣凌霄人共羨  
奴便親奉檀香答上穹。碑勒紀功刊滑石。北堂益母受皇封。留形畫本圖麟閣。不枉奴拋盡相思豆子紅。葵藿  
仁自守經寒暑。方顯得人中黃種足稱雄。那時候夫香附(諧婦)貴樂融融。

河山黯淡菊花天。冷送楓香到綺園。儂比小青多憔悴。夜對着窗前胡月倍心酸。只因爲阿郎杜仲才名顯。儂與  
 他曾結密盟(諧蒙)花下緣。相待如賓郎意美。雙雙的沉香亭北倚欄干。情甘遂我蝶鷓願。安息香閨影不單。偏  
 是杜郎懷遠志。要騎那戰馬兜鈴到陣前。他言道讀書百部終何用。倒不如大戟長槍學定遠班。正是那陸地龍蛇  
 驚四起。衝鋒陷陣到常山。白狼毒餒除難盡。鐵血餘生心胆寒。雖然說英雄黃土終埋恨。久無魚信實難安。光  
 陰迅速似雷丸走。旋復花開又一年。楊柳拂空青樓樓。當階芍藥更花翻。春回香夢愁難解。萱蔻年華只自憐。  
 眼。看。着。花。落。辛。夷。春。已。去。金。櫻。子。熟。正。珠。圓。空。拋。歲。月。多。半。夏。又。見。那。薄。薄。荷。飄。水。上。錢。雙。鯉。魚。兒。頻。戲。葉。淡。紅。  
 花。愛。並。頭。蓮。夏。枯。草。木。回。黃。後。漫。不。防。風。送。秋。聲。境。又。遷。夜。看。天。南。星。斗。挂。牽。牛。織。女。意。閒。閒。夫。塔。當。歸。歸。未。得。  
 眼。望。着。金。井。梧。桐。淚。不。乾。既。非。是。經。商。陸。路。關。山。阻。亦。非。比。科。第。無。名。異。地。傳。儂。曾。聽。山。上。薩。蕪。啼(諧蕪)好。鳥。  
 也。曾。聽。雙。石。燕。語。梁。間。長。亭。歷(諧亭歷)歷。人。踪。杳。遠。望。着。寒。水。石。城。路。萬。千。斜。倚。石。床。愁。不。寐。孤。燈。心。事。向。誰。  
 言。頻。聽。得。自。然。銅。漏。聲。滴。滴。破。儂。心。獨。活。難。最。難。堪。雲。母。石。屏。空。對。月。珍。珠。簾。捲。又。愁。烟。無。心。一。剪。金。花。插。  
 也。不。帶。琥珀。貓。兒。墜。耳。環。更。無。心。檢。點。青。箱。子。細。看。一。任。他。蝕。衣。魚。蠹。聚。團。團。澆。愁。酒。亦。無。多。趣。解。恨。箏。難。續。斷。絃。  
 這。真。是。溪。水。萍。蹤。難。巧。遇。千。離。百。合。有。悲。歡。不。甘。草。草。把。華。年。度。剪。草。栽。花。意。惘。然。只。溫。得。零。丁。香。夢。恨。綿。綿。  
 此次所徵閨情新開篇收卷不多。不合體例之作。概從割愛。現取十一卷。披露如左。惟並未銓次。照來稿先後。以「一夜  
 東風枕邊吹散愁多少」十一字爲次。姓名暫緩宣布。依照新聞報快活林奪標辦法。請錄取諸君。投票公選。(例如舉  
 第三篇則書「東」字。第五篇則書「枕」字。惟不得自舉。)以得票最多者爲甲等。次多者爲乙等。餘類推。票由投  
 票人自備。舊歷二月初二日截止。在本誌第九期披露。





# 香亞公司



香亞雪花膏



磁瓶 玻璃瓶 五元 五角 瓶 瓶 角 角

秋冬天氣乾燥

用香亞雪花膏

能潤膚美顏謂

予不信請嘗試之

發行所上海南京路  
各洋貨店均有代售

新聲詩鐘揭曉

枕亞詮次

甲等八名(每名贈新聲九期十期各一冊)

新法招尤王介甫	聲譽藉甚謝超宗	陳聲穆
新鬼何靈夢魯祀	聲姬無子亂齊祧	湯慕真
新安鹿洞千秋業	聲價龍門十倍時	秉芝
新朝惜貶揚雄節	聲伎聊娛謝傅情	自問居士
新年馬邑長卿句	聲價龍門太白書	環綠
新娘却扇窺佳耦	聲子專房產嗣君	宗彝
新明於此窺邊際	聲教何曾問朔南	屈蟻
新舊會通真學問	聲華彪炳大文章	艾亞適
乙等十二名(每名贈新聲九期一冊)		
新書一帙雲華品	聲價千金月旦評	張有吾
新編甲子遺民集	聲振乾坤正氣歌	守一
新寒九月吟開府	聲怨三巴感放翁	潘定思

新聲詩鐘揭曉

新製芒鞋尋覺路

聲宜木鐸仰尼山

紹鴻

新民可作思康話

聲子來歸惠魯邦

瘦蝶

新朝自古羞稱莽

聲價由來在識荆

濟航

新封東魯爲周輔

聲討南蠻服漢強

吳魯

新潮歇浦流中外

聲教尼山警瞶聵

張蔭孫

新題爭詠鯨鏗韻

聲價咸欽虎繡才

屠守拙

新田遷國老成識

聲子班荆故舊情

半蘭

新剝雞頭妃子乳

聲悽帳下憤王歌

麟

新年燕語鶯啼候

聲勢龍攀鳳拊時

紹虞

丙等十六名(每名贈滑稽四書一冊)

新舊兼收名著作

聲容並茂大文章

潘定思

新由心得方爲貴

聲到人揚始見真

善之

新詩樂府三章麗

聲價騷壇十倍高

謝文炯

新開世界窮經緯	新宜文字舊宜友	新舊包羅編日報	新自海邊宜木鐸	新喜樣翻鴛織錦	新陳代謝渾如夢	新栽細竹雲宜護	新築吟窩容小隱	新學登樓摘錦繡	新故相因成定理	新舊兩朝為領袖	新潮澎湃驚瀛海	新詠早梅臣守歲	新銘以日自修己	新理一時參域外	新調鳳律三元聚
聲震雷霆駭地天	聲愛詩書韻愛琴	聲名洋溢看風行	聲如洛下應銅鐘	聲鳴世盛風揚和	聲色沈迷莫作真	聲滴疎桐雨正微	聲馳醫界濟羣生	聲聞孔壁響金絲	聲華並茂邁前賢	聲威十倍播寰球	聲調鏗鏘嗣廟堂	聲傳空谷士閑居	聲樹之風先奪人	聲華獨步冠江東	聲價龍門十倍增

丁等二十名(每名贈書券一角)

屠守拙	艾亞通	自問居士	卓玉齋	儒禪	睫隱	俞衡公	瘦蝶	潘定思	逸塵	南國	曹熙宇	俞衡公	陶然	太和	潘定思
-----	-----	------	-----	----	----	-----	----	-----	----	----	-----	-----	----	----	-----

新局輝煌華府會	新折梅花聊餞臘	新舊潮流爭過渡	新奇獨擅推名士	新帖宜春時乍暖	新畫春山眉樣好	新彈夜月閑琴瑟	新逢革故文明運	新學發明文字富	新浴淺深鴛戲水	新娘下嫁歌唐棣	新書鶴監千秋重	新羅蔘采輝前輩	新華癡夢成遺恨	新亭計日將攀柳	新製紅箋書豔曲	新標虞夏黃農外
聲名湧現太平洋	聲喧爆竹共迎年	聲名文物數中華	聲律能諧是解人	聲傳大夏樂初觀	聲傳空谷足音稀	聲入春風舊鼓聲	聲應同人翰墨緣	聲容傳出滑稽工	聲鳴上下燕歸巢	聲子何修匹魯君	聲價龍門十倍增	聲伎豪華掩內庭	聲子班荆重故交	聲浪掀天欲汎花	聲調綠綺寄閑情	聲在希夷愜悅間
萱伯	一栗	瘦蝶	逸塵	俞衡公	鮑榛女士	徐个影	蓉齡	也愚	冲霄	魯泉	卓玉齋	萱百	湯達夫	志鴻	瘦蝶	湯慕真

晴窗月刊

滕稿

大石  
題



論閣下之胃部

如何能使胃弱轉強且能消化之症



五生廷局泰  
公之棟長廷  
子四先劉郵

為小兒及嬰孩之特製藥品

章廉士醫生藥局及成人所服用之藥品與嬰孩服用殊太猛烈是以特製一種  
良藥專為嬰孩及小兒服用故名曰嬰孩自己藥片其藥性和平可保絕無危害此  
藥片功能退寒熱止肚痛驚風及出牙各症立見功效能利大便止腹瀉治胃弱不  
化且使小兒得天然康樂之安睡人人為父母者均竭力稱頌嬰孩自己藥片之功  
效即如山東莊郵局局長劉廷棟先生來書云余之四小兒於二歲時乳食不足身  
體軟弱幸友人送給貴藥局嬰孩自己藥片二瓶服後弱為強隨後又託友人代  
購藥片數瓶服之給強壯且常服至五小兒後乳食亦係不足亦常服  
藥片是以至今五小兒已逾二歲身體甚為強壯余之四小兒均係康樂之利  
益實係藥片之功也特此表謝忱

國大洋八元郵力在內或直向上海四馬路九十六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亦可原班回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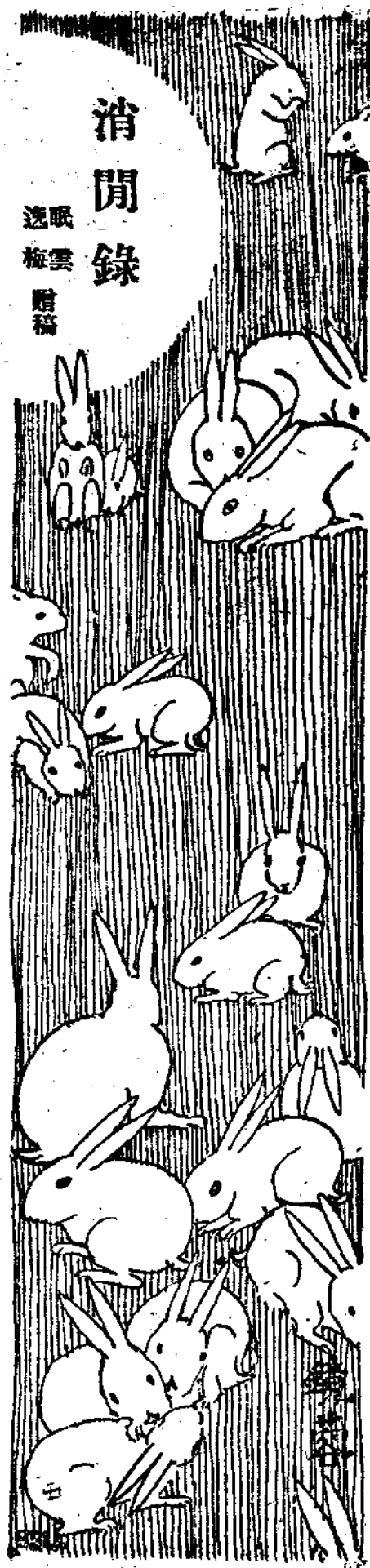
此邦人士之患胃症者甚多難以計數惟有少數人不患胃症而胃不消化者

四塊清導丸及藥片人物小圖版用

實專多數也閣下有覺胃中鼓氣否酸胃否  
嘔吐酸水否或噁氣或胃中熱或飲食厚  
味艱於消化或見食輒厭或食量頓減或  
胃乏力因苦體量輕減以上皆係胃弱之  
狀也欲滋補胃經以助消化開胃健脾之  
藥莫過於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矣是  
下馳名補血健腦增加精力之妙劑其功  
為各處名醫所公認即如廣州法醫醫院  
法寶城西醫科生歷任廣州法醫醫院監  
十字會醫院醫科生茲錄其證書於後韋  
紅色補丸乃一種強壯劑其補血強腦健  
消之功凡身體孱弱力衰血份稀薄胃不  
消化等症服之皆有奇效余對於男婦老幼  
之患以上各症者嘗屢用之無不奏效深信  
此丸有治病之功爰具證書為之揭藥  
奉送何物可食如何食之小書  
閱報之君如患胃症或胃不消化者即須函  
告韋廉士醫生藥局索取衛生小書一本名  
曰何物可食如何食之立即郵送不取分文  
欲治胃弱不化必食之立即郵送不取分文  
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四馬路  
出售每一瓶中國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中

消閒錄

眠雲 贈稿



碎琴樓作爲誦先生之近狀本幸福齋主人

求幸福齋主人曰。吾於寫求幸福齋隨筆初集時。曾盛言碎琴樓說部之佳妙。(此書係商務印書館出版。印有大本小本二種。頗暢銷。)近主僑務旬刊。忽得撰碎琴樓者何誦先生來書。神交久矣。得通翰問。喜何如之。君尙著有小說多種。奈不得善價沽之。吾近辦有小印刷部。印書似易。而發行獨難。文人不解商賈之事。強欲印多書。慮銷路滯。收款難。而印資乃不繼。往返函商。終未得善法解決也。茲特取誦君最近之函一通。錄登消閒月刊。藉作小說界中人消息觀可爾。

海鳴宗兄大鑒。月來趕著小說。久未暇奉訊起居。甚罪。現著起社會小說錢革命一種。計三十萬言。已於前日寄上海商務館。以弟私心自問。此書實遠在碎琴樓之上。但恐篇幅太長。該館或不樂於購入耳。旬日來除錢革命外。又著起龍營長。殘蟬魂影二種。各三萬餘言。此外陸續編著。尙有妾簿命。蒼梧怨。飛丐。狗之革命運動。鬼世界。紅袖懷恩記。秋影樓魂。

歸記大鐵椎前後傳諸種。深望吾兄之自印托賣試驗不至失敗。藉可次第印行。日人不如歸區區一短簿冊子。贏金乃至數萬。此雖未可援以爲例。然依五五折計算。但使能銷千部。已不至吃虧。而况手續完成。悉心經營。斷不至僅銷千部之理。然以僑務印刷部之組織觀之。則已是大印刷而非小印刷矣。碎琴樓舊作。原屬美人香草。有托而言。自商務館誤會序中之意。擅將著者著字抹去。易以編纂二字。遂令全書原意。無由自明。深恨其爲點金成鐵手段。吾兄題作。獨能深得我心。至可感也。屢讀吾兄乙卯醉作諸章。輒慨然有倡予和汝之志。風塵鞅掌之中。覺此成屋。牢騷滿懷。飢餓不知何日始得與吾兄傾筐倒篋。揚權之也。猛虎方食。人大豹亦嚙骨。中原積寒。雨荆棘。龍蛇窟。悄悄霓裳。衣窺雲。怯不出明。暎玉免。擣藥待朝日。此弟日者中秋諸章之一也。碩鼠碩鼠。莫我肯勞。萬轉千迴。覺臍此筆。墨生涯。尙是乾淨茶飯。久思卓錫京師。營業一種最新式之叢報。或綴趣短小新聞。期與當世士夫商量胸臆。而蹉跎蹉跎。至今尙在經營猶豫之中。行期迄未能自定也。

弟誠拜啓 九月十九日

樂陶齋詩話

朱天石

入世日深。一日天真。卽日滅。一日唯有十三四小兒女。頭作雙鬢。口鳴鳴而歌。誠一片天真爛漫也。  
風雪中高唱蓮花落。托鉢沿門之輩。卽豪富家兒。怒馬錦衣之變相。  
盜賊竊人財物。終有破敗之一日。無賴文士之盜人著作。何獨不然。  
京兆畫眉韻事也。後人効之。終成畫虎。  
信陵君酌酒婦人一語。實貽害後世不淺。凡沉湎酒色之途。無不藉口於此。

最可喜者夢也。夢中無不可到之地。夢中無不可見之人。夢中無不可爲之事。秋高月冷。攜一壺酒。獨酌松窗下。涼風陣陣。直入肌膚。陶然如世外人。安得白石上。磨墨幾許。爲江南佳山水。一寫照之。美人胸中。千絲萬縷。纏綿固結。實則空無一物。

清閒集

雨至園

陳眉公云。古人以蘭爲香祖。余欲結茆四面。雜蒔蘭蕙。匾曰香祖庵。有柱聯云。異人常在漁樵裏。老鶴多眠蘭蕙中。

袁石公云。杭人游湖。止午未申三時。其實湖光染翠之工。出風設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春未下。始極其濃媚。月光尤爲清絕。花態柳情。山容水意。別是一種趣味。或云不特西湖。凡係山水之勝。盡在此時。

蘇舜欽答韓持國書云。此雖與兄弟親戚相遠。而伏臘稍充足。居室稍寬。又無終日應接奔走之勞。耳目清曠。不設機關。以待人心安閑。而體舒放。三商而眠。高春而起。靜院明窗之下。羅列圖史。琴樽以自愉。踰月不跡公門。有興則泛小舟。出盤閭。吟嘯覽古於江山之間。渚茶野釀。足以銷憂。葦鱸稻蟹。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佛廟勝絕。家有園林。珍花奇石。曲池高台。魚鳥留連。不覺日暮。

陳後主云。吾盥撫之暇。事隙之辰。頗用譚笑娛情。琴樽間作。雅篇豔什。迭互鋒起。每清風朗月。美景良辰。對羣山之參差。望巨波之澗澗。或翫新花。時對落葉。既聽春鳥。又聆秋鷹。未嘗不促膝舉觴。連情發藻。

屠赤水云。紅潤礙脂花。上纔過微雨。翠勻淺黛。柳邊乍拂。輕風問婦。索釀甕有新芻。呼童煮茶。門臨好客。人生值此。清致何如。



又云。蓬戶掩兮井逕荒。青苔滿衣履。葦絕園種邵平之瓜。門掩先生之柳。曉起呼童子問山桃落乎。辛夷開未。手甕灌花。除去蟲豸。蛛網於時不巾。不履坐北窗。披涼風。焚好香。烹茗。茗忽見異鳥來鳴樹間。小倦卽竹牀。藤枕一覺。美睡蕭然。無夢卽夢。亦不離竹坪。竹塢之旁。醒而起。徐行數十步。則霞光零亂。月在高梧。妻孥來告。詰朝廚中無米。笑而答之。明日之事。有明日在。且無負梧桐月色也。婦亦頗領此意。相對怡然。

宋朱希貞居嘉禾。陸放翁訪之。聞笛聲。自烟波中起。頃掉小舟而至。拉與共歸。壁間懸琴筑。簷前育珍禽。皆所未觀。室中籃缶置果。實脯。鹽客至。挑取以供。不復舉烟火。

萬歷中。張汝調粘壁自課云。時花數本盛。以竹筒置碧紗窗下。香氣襲簾幙。間扁其檻曰花舫。于是掩關晏然。其中非雅客勿接。深居以四日爲度。其一日則報謝賓客。大約五日一出門。一月之內。靜坐當有二十四日。亦太古小年也。又常榜座。口胸中無一事。眼前多好人。要在隨境隨緣。清閒快活。亦人世一小樂法也。

清初張晉候云。甚矣天不負人也。人可負天哉。假若一年中。食物則按時而生。花卉則應期而發。他如和風。霽月。勝水。名山。無不畢備。以供人之玩賞。務須忙裏偷閒。苦中尋樂。或小分附賓朋之末。或杖頭挈知己之儔。散步遣興。隨遇而安。毋失良辰。有辜嘉會。倘居常兀坐。間極無聊。則聽簷前啼鳥數聲。亦足當鼓吹。四部撫几上瓶花幾種。尤堪寓物外品題。

又云。余於丙辰夏月。抱疴閒居。曾東友曰。溽暑灼人。大地如爐。病軀當此。如燔似炙。全賴青萍之末。一少浣之。忽得薰風和暢。洗却炎威。頓覺神清骨爽。尤可喜者。門無一客。胸無一事。但見荷香繞砌。秋色盈庭。清茶可以解渴。濁酒可以消愁。香不佳。而有烟可馨。花不麗。而有色可娛。短琴高挂。而無絃。殘編久來。而塵滿四壁。蕭然八窗。洞開坐倦。無聊則企脚北牖。覓覺好睡。凭你烈焰。燒天似不滅。於清涼台飛雪矣。少焉月中疏簾。又添出一種幽况。因朗吟袁中郎句云。世情貧自少。歲月貧偏多。倚闌。

看明月盈盈上石坡此實因病得閒之一樂也

陳眉公云落紅點苔可當錦褥草香花媚可當嬌姬莫逆則山鹿溪鷗鼓吹則松聲鳥嘯和根野菜不讓侯鯖帶葉茅門奚輸甲第

又云讀書霞漪閣上自之清享有六溪雲初起山雨欲來鴉影帶帆漁燈照岸江飛匹練村結千茅遠境不可象描適意常如披畫

又云箕踞於斑竹林中徙倚於青石几上所有道笈梵書或較讎四五字或參諷一兩章茶不甚精壺亦不燥香不甚良灰亦不死酒不甚佳樽亦不涸短琴無曲而有絃長謳無腔而有音清氣發於林樾好風送之水涯若非羲皇以上人物定亦嵇阮兄弟之間

又云余置一小舟白板朱闌垂以細簾橫敞半牕可以受月當風中著松几有爐燕香有瓶供花詩卷酒罍筆床茶椀具體而微布帆二丈許晝冷雲瘦鶴順風而翔於蘆花楊柳之間

又云住山須一小舟朱欄碧幄明樯短帆舟中雜置圖史鼎彝酒漿葍脯近則峯泖而止遠則北至京口南抵錢塘風順道便訪故人有留者不妨一夜話十日飲遇佳山水或高僧野人之廬竹樹蒙茸草竹映帶幅巾杖履相對怡然至於風光澹爽水月空清鐵笛一聲素鷗欲舞斯亦避喧謝客之一策也

王元美云得二頃波四圍列植梧竹垂楊芙蓉之屬波中養魚數千頭中構一島築高閣三間其下左室貯書籍及金石古物右室貯美酒旁一室宜茶竈潛釜兼之鮭脯瓜菜閣上一榻兩几讀書小倦即呼酒數行微醉輒假息島傍維二艇客有問奇善觴咏者以一艇載之來一艇網魚佐酒不問朝夕倦則相對隱几興盡便復載去若俗客見撓者雖叫呼竟日不應酬以

此終其身而已。

屠赤水云。余家深山。每當春夏之交。蒼蘚盈塔。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汲泉烹茗。啜一兩杯。隨意讀周易。國風左史。離騷或陶杜詩。韓蘇文幾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麋犢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歸竹窗下。山妻稚子。作笱糜供。麥飯欣然。一飽出步溪邊。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說秔稻量晴較雨。相與劇談。半晌回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影前溪矣。人生得此。以畢餘年。頗亦不惡。

# 一瓊傭經樞室記

李永修

賣花翁

乾隆中葉。吾邑有賣花翁者。年九十餘。目炯炯有光。背僂隆然。駝行若鳥。巢其頂。侵晨擔花。燦爛如雲霞。口作曼聲。往來求售。城市得錢。輒沽酒。酒酣耳熱。仰天而歌。嗚嗚已而泣下。旁若無人者。時人笑為花癡。歲莫矣。百卉凋零。萬樹葉脫。而翁之花。麗猶斯也。人異之。加括目焉。三十餘年。凡邑之孺子婦人。莫不與之相習。而終莫測其姓氏里居也。一日。翁方飲於肆。有游方僧。形怪異。于思刺刺。如秋潭老蛟。肩荷鐵扁擔。擔一囊。亦造飲呼酒。酒至解囊。出虎肉數十斤。以指甲割而啖之。盡百觥。無醉意。酒罷。竟揚長去。不給主人資。主人追索。合市大譁。隨逐之。僧怒。舉鐵扁擔折道旁古樹。曰。欲索酒資者。有同此木。時翁亦雜乘。隨觀賭。狀奮鬚。而前曰。願受教。衆為翁危。謂其癡病。又發也。僧大吼。以擔斫其首。鏗然有聲。火星迸出。衆咸驚仆。翁徐以手按擔。笑曰。公真惡作劇矣。取其擔。抵以脛。擔寸寸斷。於是衆大鼓噪。聲聞數里。僧色沮。叩頭如搗蒜。乞赦死罪。翁徐徐言曰。吾縱橫天下六十餘年。未逢敵手。公何人。遂謂草野無人耶。此何可哉。此何可哉。幸吾老不嗜殺。令當三十年前。若命絕矣。去。

毋。溷。乃。公。事。也。僧。乃。盡。債。所。費。拜。謝。而。去。於。是。衆。目。翁。爲。神。爭。禮。之。賣。花。翁。之。名。乃。大。播。而。翁。之。跡。亦。自。此。絕。矣。

### 錢生

錢生。佚。其。名。富。家。子。也。幼。嗜。技。擊。能。以。飛。錢。擲。空。中。飛。鳥。墮。地。無。幾。微。損。傷。痕。時。邑。中。富。豪。咸。爲。盜。患。各。聘。武。士。自。衛。生。自。恃。其。術。略。不。戒。備。一。夕。皓。月。當。空。皎。然。如。白。晝。生。方。閒。步。庭。中。忽。一。人。自。空。中。墮。視。之。面。戴。銅。具。生。知。其。爲。盜。亟。出。一。鐵。丸。擲。之。中。客。面。具。鏘。然。有。聲。客。亦。出。一。物。還。擊。生。以。劍。格。之。墮。地。視。之。鏢。也。客。揉。進。駢。二。指。探。生。墨。丸。生。略。避。客。飛。一。腿。至。生。承。以。手。力。擲。之。客。乘。勢。一。躍。翹。一。足。立。樹。巔。輕。如。飄。葉。隨。風。而。顛。生。大。驚。客。已。一。躍。至。地。啓。面。具。示。之。靡。顏。賦。理。蓋。亭。亭。一。好。女。子。也。生。愕。然。客。笑。曰。君。藝。誠。不。弱。雖。然。非。吾。敵。也。容。再。相。見。一。揖。而。逝。

### 捫蝨少年

有。由。滬。江。開。往。某。地。之。輪。船。一。日。乘。客。中。有。一。少。年。瘦。而。頤。衣。服。藍。縷。似。乞。丐。坐。而。捫。蝨。旁。若。無。人。船。中。有。頑。童。三。五。輩。爭。向。擲。搶。方。啖。梨。卽。以。梨。核。遙。擲。之。少。年。以。手。接。置。於。地。亦。不。怒。羣。兒。爭。起。仿。效。之。一。時。梨。核。紛。若。雨。點。少。年。從。容。接。置。如。前。須。臾。核。盡。繼。以。梨。片。少。年。承。之。以。口。且。操。吳。音。曰。味。殊。不。惡。觀。者。皆。拍。掌。稱。妙。正。喧。雜。間。買。辦。聞。聲。至。見。狀。大。怒。叱。少。年。勿。捫。蝨。少。年。乃。起。辯。曰。余。亦。乘。客。之。一。捫。蝨。乃。我。自。由。何。預。汝。事。買。辦。愈。怒。舉。手。擊。之。少。年。略。避。亦。不。回。擊。而。買。辦。之。手。高。舉。不。能。下。且。奇。痛。試。以。左。手。擊。之。亦。如。前。痛。乃。愈。甚。大。呼。少。年。能。邪。術。少。年。亦。不。辯。笑。曰。汝。自。欲。擊。我。耳。用。力。太。甚。而。臂。痛。各。由。自。取。何。預。吾。事。然。買。辦。之。臂。痛。愈。不。可。耐。哀。聲。求。解。旁。觀。者。代。爲。緩。頰。少。年。乃。曰。解。之。固。易。易。惟。須。連。批。其。頰。痛。可。立。止。願。以。買。辦。之。尊。榮。豈。容。吾。輩。乞。丐。辱。之。乎。故。不。敢。耳。僉。謂。批。頰。果。能。止。痛。何。妨。一。試。回。顧。買。辦。早。伸。頸。以。待。少。年。舉。手。但。聞。清。脆。有。聲。厥。痛。若。失。衆。乃。知。少。年。非。常。人。也。

旱烟袋

鈍鐵

胡二麻子。但是個倒糞桶的。他每天天亮起來。搨了兩個糞桶。套幾個圈子。把糞交了。他就拿着那根又粗又長底旱烟袋兒。到鎮上一家小茶館內。泡一碗茶。蹣起了脚。便自得其樂起來。

他底皮氣很古怪。然而他是個有血性有肝胆的好朋友。他除了生他底父母之外。他沒有兄弟。也沒有朋友。人家也。因他是個怪人。不願同他交友。他就拿這根寒暑不離底老毛竹旱烟袋兒。當做好朋友啦。

胡二麻子底父親早已死了。他所得底遺產。就是這根旱烟袋兒。他底父親是長別了。他所以把這根烟袋珍護得了。不得以爲他見了烟袋。就同見了父親一般。

說起這根旱烟袋兒。却也有一段狠好底歷史。他底原質是老毛竹做底桿兒。配上一個拳頭般大底烟斗。又重又粗。那烟斗底容積。也就不小。至少總可以裝半兩旱烟。胡二麻子底父親。烟癮很大。非得這們一個大烟斗。總過不了癮。有一天路上。遇見兩個人打架。他趕過去解勸。誰知勸到沒勸了。兩個兒都沒見他。情說話一個不合式。就同他們倆動起手來了。這個時候。他手裏拿着底旱烟袋兒。可是「禦敵底利器」。呢。一轉眼。有一個脖子上。吃了一下痛的。抱住頭頸。站不起來。旁邊看的人。不服氣。大家團攏來。就把胡二麻子底父親也打了個「一佛出世」。胡二麻子底父親帶着傷。回到家裏。就一病不起。臨死底時候。他就把這根旱烟袋。交給胡二麻子。叫他留住。做了紀念。後來胡二麻子底母親也死了。臨死底時候。也指着旱烟袋。向胡二麻子。顫聲道。你別忘記你父親臨死時底遺囑。

一天。胡二麻子交了糞。又走到平時喝茶底那茶店裏。一屁股。就向那盡頭底一張桌子上。坐了下來。跑堂的。沖過茶。他只呷。

了。一口便擲出一個烟袋兒。裝滿一斗烟。仰着頭只管慢慢地吸。

胡二麻子天天到茶館裏去。天天老是這個樣子。絲毫不會變更。他極力底吸這烟。一霎時烟霧漲天。把他底五官都遮住了。直待一袋烟吸完。纔慢慢地烟銷霧散。

一袋烟完了。胡二麻子底五官也漸漸地顯出來了。在平時他一定把這根烟桿在檯角上。按着一眼三板底調兒。撲下撲去。那烟斗裏底剩烟。這一天却不然了。烟桿依舊在他手裏。他底手雖已舉起。狠像要照平時功課向檯角邊敲下去。然而只是不動。細看時他底眼睛正望着右首一張桌子。

胡二麻子平日鎮定功夫。狠好隨你天大底事。他只是慢騰騰地不着一些急。他今日這個樣子。許多茶客多覺得詫異。萬分見他底眼光。注在右桌上。大家便齊齊的也把眼光一齊移到右桌上去了。

右桌上坐着三個人。一個老頭兒。鬚髮皆白。一個半老。一個少年。一會只見那老兒向少年開言道。兒呀。你可憐我吧。我便活也活不上幾歲了。你就讓我搬了出去吧。橫豎我憑着這幾根老骨頭。混一碗飯吃。底地方總不會沒有的。說着他底聲音。便有些哽咽起來。那個半老底人。也在旁邊幫襯道。阿三。你同你父親。又不是仇敵。你還是讓他出去了罷。

阿三把眼一瞪。道。談何容易。我們家裏。反正用不起人。老厭物。他在家裏。又不是不給他吃飯。他有本事。同我趕事。打雜。我就譬如雇了一個僕人。他要走嗎。哼。那是萬不能的。莫不是他走了。他就把個不孝底罪名。攔在我肩頭上嗎。我也不是傻子。你們也不用鬧這門一個鬼計啦。

這幾句話。把兩個老者鬧的啞口無言。一乘茶客聽罷。大家有些不服氣。此時早見那倒糞底胡二麻子。三脚兩步走了過來。瞪着眼向阿三道。老三。這回事是你錯啦。在理我們是街坊。我不用管你底閒事。只是你欺凌你底父親也太過了。你自己

要明白你底身體打那裏來底你趕緊讓你父親搬出去然後再評你底道理話未說完阿三早直跳起來道于你的事嗎我不賄你是街坊且請你嘗嘗我的滋味

胡二麻子再也忍不住提起旱烟袋照準阿三頭上拍鞭一聲阿三底頭上早開了果子鋪兒啦阿三也是個好漢早騰身過來把胡二麻子抓住兩個人就扭在一起

旁觀的人都滿肚子藏着不平見阿三被打不由的大家齊齊喊一聲好及見他們倆扭在一起早有幾個人過來把他們勸開一壁都埋怨阿三不是阿三見不是頭也只有不作聲的分兒後來搭搭地同着他父親去了

阿三底父親搬出去沒有大家不能知道這件事就算沒有解決胡二麻子心裏很有些放不下這一夜他回家躺在床工左思右想思量如何可以使阿三底父親搬出去

胡二麻子沉沉地睡着了。他隱約見他底父親走了進來拍拍他底肩頭道兒呀你今天底事你自己想想。這了我的遺屬沒有。

胡二麻子受了他父親底遺囑良心底裁判不覺頓足嘆道我錯了。我父親臨死底時候不是叫我拿這旱烟袋做紀念嗎他底死死在這旱烟袋上。殷鑒不遠我如何就會忘記。咳我真錯啦。

三天之後這村裏就沒有胡二麻子底蹤跡。

# 饑寒空艷詞

行像

滅爾 題蘇小墓壁

西冷橋下水已東。落花已謝飛燕雙。雙脚得紅泥骨也香。輕煙細雨淒絕湖邊。芳草路何處。王孫來弔亭亭。情女魂。

菩薩蠻 閨情 用飛卿韻

殘桃隔院飛紅雪。綠章私押送春別。雨過斷霞明。倚欄調乳鶯。微風披繡幕。小睡啼妝薄。清夜漾幽情。簾前花落輕。春魂低繞芙蓉枕。鴛機懶織同心錦。妾貌似花妍。拈花着意憐。離愁渾不淺。欲借并州剪。日映小窗紅。露枝泣曉風。玉爐香燼珠簾冷。紅欄寂寞梨花影。燭底卸華妝。羅衫繡鳳凰。莫嫌春夢短。夢比蓬山遠。何處最關心。殘宵風雨聲。東風吹送楊花白。鴛聲誤被珠簾隔。蝴蝶逐花飛。香留金粉衣。樽中春酒綠。夢繞清波曲。枕上思依依。春歸人未歸。

踏莎行

蝶夢方酣鶯啼又老。綠窗人倦春風曉。碧欄杆外雨濛濛。落花飛絮知多少。錦帳寒輕畫屏香。鳥留春又住。鸚哥惱。暈紅雙頰。傍妝台無端。蹙損眉山小。

點櫻桃

珠箔留香隔宵夢。影飛如絮小桃幾樹濕。徧傷春雨。芳草離離綠。盡天涯路。留春住。杜鵑啼處。簾外斜陽暮。

臨江仙

雲外一勾眉。月小清光護。徧紅樓。微風敲動玉雙鈎。闌前碎影動。簾底冷香浮。惆悵蓬山天樣遠。幾時同證。靈修淚珠也似。露珠流。三生花草。夢一夜雨雲愁。

憶江南 咏蝴蝶花

雙風子。懶作探春遊。自喜化身花底活。東風吹傍玉搔頭。渾不解春愁。



卜算子 偶學藝花三月燭紅姹紫開徧小齋有感率賦此令  
欄前芍藥紅架上葡萄紫秋菊春蘭次第栽算是埋愁地  
莫唱斷腸詞懶作相思字風泊鸞飄剩此身願向花叢寄

浣溪紗

風。脫。紅。心。一。寸。蕉。葉。花。簾。外。月。如。潮。玉。人。何。處。教。吹。蕭。  
金。獸。半。殘。香。欲。燼。銀。荷。微。炮。焰。仍。挑。最。難。排。遣。是。今。宵。

南鄉子

雨。過。已。新。秋。一。抹。斜。陽。卷。畫。樓。綠。樹。殘。蟬。鳴。不。住。悠。悠。羅。袖。清。涼。玉。簫。幽。  
風。動。翠。簾。鈎。鈎。起。當。年。一。段。愁。十。二。迴。腸。抽。欲。盡。  
休。休。夢。到。江。城。淚。未。收。

虞美人

春。風。吹。醒。桃。花。夢。淚。點。釵。頭。鳳。遊。絲。縷。縷。新。愁。還。把。相。思。散。到。小。紅。樓。  
流。鶯。枝。上。啼。聲。悄。風。雨。知。多。少。天。涯。猶。有。未。歸。人。  
不。堪。燈。明。漏。動。又。黃。昏。

中華民國十一年一月廿五日出版

版權所有  
——  
不准轉載

**目價**  
定閱本雜誌全年十冊運費大洋四元日本同歐美五元第六期起零售每冊大洋五角寄費二分郵票九五

廣告價目		地位	期數
全頁	卅二元	一期	五期
半頁	十八元	一期	五期
四分之一	十元	一期	五期
全頁	一百廿元	二期	十期
半頁	七十元	二期	十期
四分之一	四十元	二期	十期
全頁	二百元	三期	十期
半頁	一百十元	三期	十期
四分之一	七十元	三期	十期

封面裏頁及底頁加倍 彩色面議

編輯者兼  
發行所

撰述者

繪圖者

發行所  
經售處

新聲雜誌第八期

每冊定價洋五角

新聲雜誌社

- 旅日撰述者 柴小梵 陶伯千
- 天虛我生 天台山農 王鈍根 王均卿 朱瘦菊 朱大可 李浩然 李涵秋 周瘦鵬 周劍雲 吳雙燕 胡奇塵 俞天憤 范君博 施濟羣 徐枕亞 徐卓呆 陸小蠅 陳小蝶 孫秋石 陳企馨 姚哀 夏耐庵 陸澹齋 陸西 陸黎父 高棲 張丹斧 陸小蠅 陸小蠅 許瘦蝶 許指嚴 戚飯牛 屠守拙 程小鵲 鄭逸梅 趙眠雲 管義華 鄭鷓鴣 鄭賊菌 嚴獨鶴 嚴天伴 顧肯夫 繆賊菌 嚴獨鶴 嚴天伴 蘇少卿
- 丁悚 丁訥 但杜宇 何漢光 金麗生 張光 張光 張眉孫 胡漢光 胡鏡蓉 張清馨 趙藕生 錢病鶴 謝之光 胡亞光 楊清馨 趙藕生 錢病鶴 謝之光
- (以上均以首字筆畫多寡為次)

上海南市王家碼頭  
新聲雜誌社  
本外埠各大書坊



# 兜安氏馳名藥膏

各處藥房均有出售每盒七角每

打七元 上海兜安氏西藥公司啓

此膏專治一切瘡瘍癩  
 癩疥癬疹疥爛腳花柳  
 下疳等功能拔毒收濕  
 去腐生新誠外搽之佳  
 品而於內外痔瘡更有  
 奇效也

